



以文学之名  
卷四十一 2024. 5

小小鳥

金山的成色  
张辰极

我只是一个编辑 | 多萝西·康明斯  
永不停步 | 罗斯玛丽·沙利文  
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 | 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





## 小说

新书试读 | P.05 夜母 蕾切尔·约德

P.11 金山的成色 张辰极

P.17 我是每一个我爱过的人拼凑而成的马赛克 伊娅·根伯格

P.21 一首歌 科尔姆·托宾

P.25 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 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

## 非虚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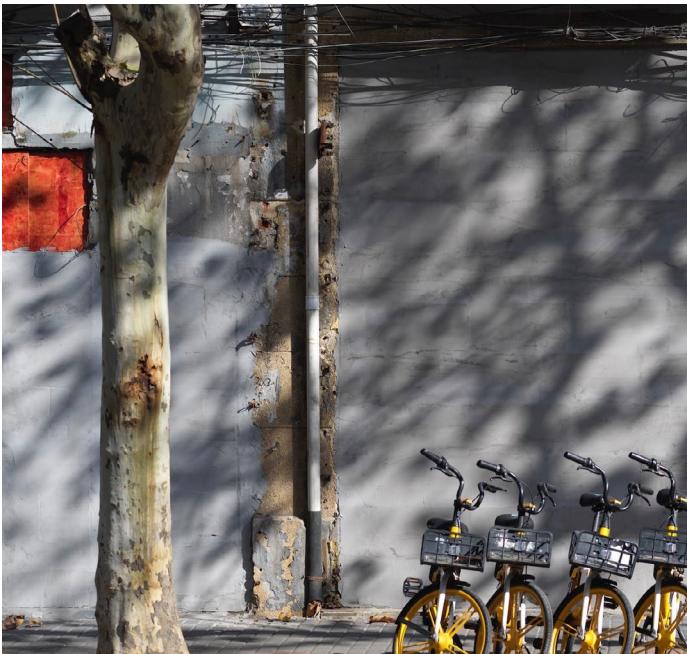
新书试读 | P.31 有一天，我的作者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多萝西·康明斯

P.39 一百年前，一个上海名医的北平历险记 陈存仁

P.49 1960 年代尾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亲历的“爱之夏” 罗斯玛丽·沙利文

P.59 美国的下一代还有机会走出困境吗？ 尼可拉斯·D. 克里斯多夫、雪莉·邓恩

P.67 在“吃得放心”这件事上，人类回不了头了吗？ 巴托·J. 埃尔莫尔



题图来自 [Tianhao Zhang](#) on Unsplash

## 小鸟问答 Vol.41

### 小鸟 | 小鸟问答

五月好。

i

那天中午本来计划去古北吃平壤高丽馆的冷面。走到陕西路地铁站了，看到环贸的饭店都不提供堂食了，才想起来应该给朝鲜人打个电话，他们说长宁区规定不能营业了，幸亏没贸然行事。在环贸里乱窜了一会儿，鼎泰丰和莆田也不能堂食，去LG1的城市超市，场面很惊人，很长的队伍排在外面等待结账。再回到三楼，无印良品，买了牙刷。然后去襄阳南路的“老地方面馆”，它居然还在开业，买了面，在永康路上边吃掉，今天天气不错。

在老地方面馆，身后一对男女恋人对话。

“我吃大肠面吧。”男生说。

“啊，”女孩听起来有点嫌弃，像一个对大肠有成见的女生，“你不要吃大肠面。”男生就犹豫。

“你都吃了三天大肠了！”女生补刀。

哇。我克制住了回头看的欲望。

下午天气温暖，到了 30 度。就想再去看看人类。

骑车去了乌鲁木齐路，这大概是整个上海或者整个中国最热闹的地方了吧。而且人还好看。他们坐在任何能坐的地方，喝咖啡，也可能喝酒。狗在旁边走来走去。黎巴嫩菜馆对面的小区门缩进去有十几米，它现在是一个大菜场，一边是乱七八糟摆着的菜，另一边是排队结账的人。

斜对面的正宗的乌鲁木齐中路菜市场，一样热烈。这个菜市场后来士绅化到登峰造极，与 Prada 联名促销，有人买了菜之后菜直接塞进门口垃圾桶，包装袋拿走。

红怡副食店，就是牛油果阿姨，站满了排队结账的人。

所有的水果店都在卖菜。如果这一波疫情结束，人们像这两天一样爱这些菜，好像也是一件满不错的事。

ii

浦西人管那天叫大年夜。3月 30 日的晚上自然叫小年夜。小年夜那天富民路上挤

满了人，东湖路 Prime 健身俱乐部的教练丹尼斯说他的所有在上海的朋友好像都聚在这里。那天风和日丽，温度爬到了 30 度，大家要享受这温暖的好辰光。第二天夜里就要静止了，就要“足不出户”了，当时说，要四天，整整四天！未来几天会是人生奇异体验。他们还不知道这奇异有多糟糕，要持续多久。

31 号那天，没有了前一天的好天气，下午起了风，降了温。三点钟从蒲园出来，长乐路一妇婴到陕南路那里的路边已经围上了铁马。两个个子不高的汉子扛着铁马迎面走来。陕南路路上没有多少人了，一家奢侈品皮具店门口贴着告示——“我要回家囤菜了！！！4/5 之后营业”。现在很多人对日月的简写方式不是太在意，我猜她的“4/5”想表达的是 4 月 5 日，但这种写法实际上是 5 月 4 日的意思。也许，她还真的说对了……

过延安路天桥，美新点心店已经关了。转回头去威海路，一家小吃店在卖剩下的一点青菜。上海展览中心对面的南京西路派出所，门口摆着很多物资，看起来有上百箱的防护服，方便面，脉动之类。特别壮观。转到富民路，今天萧瑟。人不多。

沿长乐路再向西，转到安福路，到话剧中心，原来马里昂巴那里人气旺起来。在这里转一大圈，发现两种人最多：跑步的人，闲逛拍各种西洋景的人。武康路安福路口有一个路边菜摊，有三四个人拿着单反狠狠地拍照。转过去的乌鲁木齐中路上，ELI FALAFEL 餐厅对面的小区门口，现在是一个菜市场，小区大门到马路边有二十几米的距离，一边的人在挑菜，另一边大家排队付款。

去年夏天，有一次在 ELI FALAFEL 吃饭，对着窗外，正对着的就是这里。一个紫头发小个子女生踩着滑板夸张地从这个小区里冲出来。

“相当做作了，这也。”我们看得哈哈大笑。

“很神采飞扬啊！”

“唔，这么做作，都让人嫉妒！”

十天以后，传出一个帖子要求说法。这个帖子来自于乌鲁木齐中路 261 弄 1 号楼，因为有阳性，他们楼被锁上了，贴上了封条。投诉者说如果着火发生紧急情况可怎么办？他们的代表打电话给区里一个主管部门。接投诉电话的人倒是很大无畏：“哪来这么多如果……”“他怎么不锁别人楼门呢？”感觉像是个中学老师出身的公务员。我去地图上看了一下，噢，这就是我看到的热情洋溢的卖菜的地方。谁知道十工夫他们就会变成投诉无门的弱势群体呢？

乌鲁木齐中路的街边人们还很开心。

五点钟之后吧，下起雨来了。几个外国人瑟缩在大吉便利店门口缩进去的雨棚下，他们也没想到大年夜就是这么凄风苦雨的吧，他们错估了天气和未来。

网上有各种消息。声嘶力竭。

差不多五个小时之后，雨停了，街上人也都不见了。骑着自行车，长乐路、富民路、常德路、新闸路、胶州路、延平路、乌鲁木齐北路、乌鲁木齐中路、安福路、武康路、五原路、永康路、襄阳南路、陕南路、巨鹿路、陕西北路，所有曾经热闹的地方都悄无声息。

咔地一声就停下来了。在停下来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这一声意味着什么。你不知道它要停多久。停下来的是什么。是大年夜，是一段个人的好辰光，是健康，是自信，是荣耀，是爱，是神话，还是所有？

iii

上面这段话大概写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或 13 日。愤怒和醉酒一样，事后会产生难为情的感觉，不是为情绪的冲动，而是觉得“4 月 5 日应该是 5 月 4 日”之类的感慨事后看起来还是过于天真了。我们都低估了隆隆作响碾过一切的大历史的力量，也低估了人们的承受力。我记得当时还担忧这是否有点夸大其词——这往往是愤怒的另一个衍生品。

要说两个月的时间对一个人有什么形而上的影响的话，时间算是一个。到第十五天，也就是写前面那一段文字不久，我就已经发现，原来“自由受限制十五天”并不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而且后来时间的刻度不再是小时、分钟之类，而是变成三天、七天……我每天会有固定的作息，比如该锻炼身体了，我就会产生错觉：难道不是刚做完吗？噢，那是前一天的事。时间是一个很主观的概念。史景迁写《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利玛窦时代一封从中国发出的信到葡萄牙，平均要六七年时间，你要跟人说一句话，大约要十来年之后才会听到回复。当你需要或者不得不在一个大尺度的时间概念里生活的时候，你对周期的概念也会做出调整。这道理虽然以前也懂，

但在限制自由的情况下，它是如何被启动并被人接受，我还没琢磨明白。

另一个形而上的影响，就是你难免要重新认识你自己。研究各种精神疾病和精神控制比如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候群之类都有大量的文献，某种意义上，当你在愤怒之后产生难为情感觉时，就已经开始进入到自我怀疑的境地了。大的方面比如对病毒的理解，对数字的理解，“我们是科学的呀”，“我们是精准的呀”，小的方面比较琐碎——前几天还在讲举着红酒杯的优雅，现在就已经咣咣地砸门了，现在已经拍死柯基了，过期物资了，带着哭腔说出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居然就被视为最有良心的了……同时各种炸雷一样的词在你耳边时刻轰响，不绝于耳。要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你要重新认识理性、重新认识科学，这些被教育要笃信与坚持的东西为什么在生活中不再发生作用。然后，当你没有答案的时候，你就开始思考更多的东西，当然也一样没有答案。

简单点说吧，就是理性啊，科学啊，专业主义啊，国际标准啊等等那些让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感觉很踏实的东西不管用了。就像阻尼器从陆家嘴那些摩天大楼里消失，原来晃动是保证安全，现在晃动意味着要出大麻烦了。

我们大抵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意识到我们正在做的这个记录要有更多的功能的。4月 20 日，我们在蒲园门口开了一个小会，几步之遥的长乐路变成了一妇婴的停车场，穿着防护服的警察神情紧张地走来走去，家属为从医院里出来的人从头到脚喷上酒精。

两位作者——杨樱封控在自己家，她的小区相对自由一点，偶尔还可以出门走动。我留在蒲园办公室照顾猫和花花草草。我跟很多人一样，以为四天过去就会结束，谁知道会持续两个月呢？在蒲园门口，一边看着各种紧张的人，一边盘点我们手边正在做的事，最后决定把这本书的写作往前提。原来我们想怎么也要等到七八月份做完这个街区的第二轮田野之后再动笔。我们那天想，也许应该加快点速度。它突然有了一点紧迫性。

与我们一样的，迷茫沮丧有点抑郁的人不是一个小数目吧。我们能为我们自己、能为这些人做点什么呢？愤怒也好，沮丧也好，难为情也好，未来总会时过境迁，我们还会回到过去吗？

噢，我不是说我们因此就要写这两个月里的上海。它是一个因素，一个影响了很多东西的很重要的因素。但它不是这么轻易就要被写出来的，这样太轻浮了。我们需要更久一点时间，去看待这两个月，现在还不是能驾驭得了它的时候。

也许可以这么说，我们觉得经过了两个月——4 月 20 日，我们站在长乐路街边的时候，还只是 20 天，还不知道会有多久——之后，我们会更有意识地去接近长乐路这个街区写作的意义：那些让每个生活在这里的人感觉还不错的东西、如今大家担忧被破坏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iv

上面的文字中，第一部分写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当天；第二部分写在 2022 年 4 月 12 日或 13 日；第三部分大约是那年七月某天写的。又过了一个月，上海酷暑中的八月，我们写完了那本书。又隔了一年多它终于出版了，最后的名字叫《九路口》。代价是删掉了很多东西，比如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组成的这一章。

v

本卷封面的鸟是红翅乌鸫。

ix

联系我们。

微博留言 @ 小鸟文学，微信公众号“小鸟与好奇心”，或写邮件到 info@aves.art

“摆脱会危害一个人的福祉的信息或习惯的有意识的头脑清洗过程并不罕见，这有时会被称为故意忘却。”

“不要将记忆视为检索已存储在大脑中某个位置的某些东西。”

——《从细菌到巴赫再回来》，丹尼尔·丹内特，P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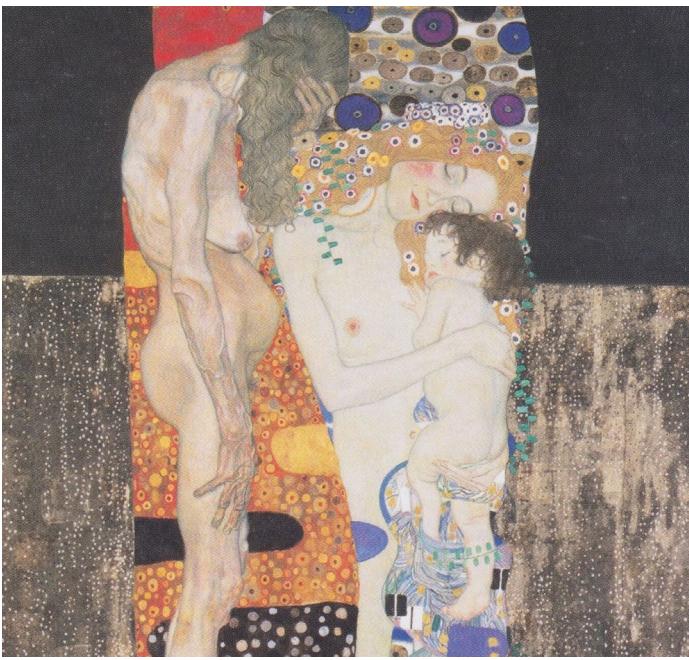
小鸟

一份新文学杂志。注意，不是文艺杂志。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最好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并呈现出来。

小鸟问答

这个栏目每月一次，回答来自读者的各种问题。  
它放在每月的第一篇，兼有告知功能。





题图为 [Gustav Klimt](#). (1905) *The Three Ages of Woman*

## 小说

# 夜母

蕾切尔·约德 | 新书推荐

一本女人版《变形记》，  
癫狂版《成为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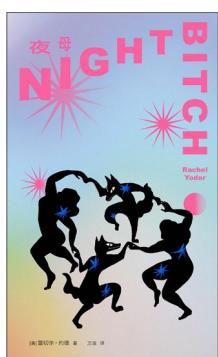
白天，她是疲惫的妈妈；夜晚，她长出黑毛、尖牙、尾巴……变身母狗，是她夺回自我的唯一方式。

当一位母亲拥有了变身的能力，当成为野兽的她可以拒绝母职内卷、结束丧偶式育儿、随时表达愤怒、体验久违的自由与快乐，“成为母亲”才真正成为女性自己的事。

“世界上怎么会有母亲这种生物？法律怎么还没禁止这种生物的存在？她们就像天神下凡一样，会让人又惊又惧。”

《夜母》是蕾切尔·约德的长篇首作，小说精准描绘了一位妈妈的自我被阉割时的痛感，通过魔幻现实的方式冲淡同类主题写作的沉重感，以轻盈的力道拨开严肃的主题，利落畅快地直击痛点。

以下经“野望”授权，节选自本书。



她说她是“夜婊”<sup>[1]</sup>，其实只是开了个无伤大雅的自嘲式玩笑。因为她就是这样的女人，开得起玩笑，舍得拿自己打趣，绝不会动不动就生气，在轻松愉快谁也无意冒犯谁的交谈中，她从来不会板起面孔，一本正经到连其中的幽默都听不出。可有了这个新称呼之后没几天，她就发现自己脖子根上冒出一片粗糙的黑毛，真是活见鬼了。

我觉得我要变成狗了，她对出差一周、刚回到家的丈夫说。结果他听了哈哈大笑。可她没有笑。

她本希望他不会笑。他出差那周，她每每躺在床上就会开始琢磨，自己是不是要变成狗了。那时她暗暗期待，等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丈夫时，他会歪着脑袋把事情问个清楚。她希望他能认真对待她的担心。可她刚把话说完，就发现自己不可能如愿。

我是说真的，她不甘心，我脖子上长出一片奇怪的毛发。

她将自己正常的人类头发挽起，给他看那片黑毛。他用手指揉搓了几下，然后说，没错，你真的变成狗了。

她没瞎说，她的毛发的确比以往浓密。她桀骜不驯的头发仿佛一群黄蜂，在脑袋上、肩膀上四处游走。她的两道眉毛则像毛毛虫一样爬在额头上，因为没被拔过而格外茂盛。她甚至亲眼见证了自己下巴上长出两根弯弯曲曲的黑毛，而且，光线对的话——其实在任何光线下都一样——你能看到她嘴唇上方若隐若现的胡碴，那是她做了激光除毛之后新长的。难道她手臂上一直有这么多汗毛？另外，她的发际线怎么会移动到了下颌边缘？脚背上竟然也生出一片片毛发，这正常吗？

你再看看我的牙。说着她露出牙，指着自己的犬齿。她坚信这几颗牙长长了，而且顶端收窄，形成了令人胆寒的牙尖，稍稍一戳就能刺破手指。这么说是因为她晚上在卫生间查看情况时就差点把手弄破。夜里，只要丈夫不在家，儿子穿着睡衣开心地玩火车，她就会站在镜子前，向后拉开双唇，把牙都露出来，将头从一侧转到另一侧，然后再把头放正，由下至上地观察自己的牙齿。她还会用手机在网上搜索犬齿的照片，以便和自己的做比较。她用指甲轻叩牙齿，告诉自己，别犯傻了；紧接着，她便开始在手机上搜索长狗牙的人类，搜索人类与犬类是否有共同的祖先，搜索人兽杂交和人体中的隐性动物基因，搜索人类与动物的基因传承，搜索狼人，搜索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狼人，(多少有些莫名其妙)搜索女巫，搜索 19 世纪的歇斯底里症(这还算有些关联)；然后，她依着自己的想法搜索休息疗法和《黄色壁纸》<sup>[2]</sup>，重读了自己在大学期间读过的这本书；再然后，她会在马桶上茫然地坐上一会儿，什么都不看，也不再搜这搜那。

你摸摸，她指着自己的牙执意要求。她丈夫探过身去，用食指戳了戳她犬齿的牙尖。

哎呀！他叫着抽回手，用另一只手将食指揽在身前。就是逗逗你，说着他举起那根毫发无伤的食指，在她面前晃了晃。

我看着，你的牙跟从前一样啊。你怎么老觉得自己有毛病，他温和地说。

她丈夫是个工程师，专门负责“质量管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她这个妻子并不十分清楚。上班时他会四处巡视检查机器运转情况，看看它们是否发挥出了最大效能调整系统设置，让机器嗡嗡地转个不停，而且转得越来越快；看生产报告，然后提出改进意见。应该是这样吧？行吧。随便吧。

但她清楚一点，丈夫没什么时间照顾别人的感受，对直觉有种居高临下的不耐烦，他还会公开嘲笑缺少同行评议的科学研究或没有数据支持的空谈。但归根结底，他是个好男人，一个体贴的男人，一个亲切友善的男人。因此，再怎么样，她还是对丈夫倍感珍惜。毕竟，在有些事上，她一开始这么想，过一会儿又那么想，反复无常，优柔寡断。她常常感到焦虑、忧心，胸口总有这么一种感觉——心脏快炸了。总之，她脾气急，想法多，需要保持忙碌，或者干脆躺下睡觉。她的丈夫则正相反，什么都不需要。

怪不得他们会遵从他的判断，会认为他那客观冷静的头脑将做出正确的判断，会相信他作为工程师的稳重。她自然没有什么毛病，她这样告诉自己；当时，她和丈夫躺在床上，孩子躺在他们中间，脚指头挤在她一条腿上，正睡得香甜。

我觉得我应该去客卧睡，她小声地对丈夫说。为什么？他同样小声地问。

现在一到晚上我就气愤难当，她说。看他没说话，她又补充了一句，我只是想睡个好觉。好吧，他说。

她悄无声息地翻身下床，摸索着走下楼梯，钻进了客卧干净的被窝。她摩挲着脖子后面那片粗硬的毛发，以缓解自己的情绪，然后让舌头裹在她牙齿锋利的边缘上。就这样，她进入了密密匝匝、无牵无挂的睡眠。

一天，白日里，她还是个母亲；可到了晚上，她就突然变成了别的。

是的，这事发生在六月；是的，她的丈夫已经整整一周没回家了。在这一年中，这已经是她第二十二次离家整周了；倒不是说有谁数过，可这一年总共才过了二十四周。

是的，那一周，孩子的耳朵感染了，睡眠时断时续。是的，他一直没睡好，甚至可能压根没睡着过。

是的，在三十七岁上，她体验了人生中首次严重的经前综合征。

那是一个平常的周五，夜深人静的时候，孩子在床上醒来，躺在母亲和父亲中间，因为他目前还没能自己睡，也不肯自己睡。这个晚上，他已经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哭闹了。具体她记不清了。

起初，她什么都没做，只是等着丈夫醒过来，可他没醒，因为他从来不会为这种事醒来。这回她等待的时间比以往长了些。等啊，等啊。孩子号啕大哭，她则像具尸体似的一动不动躺在原地，耐心地等待着有一天她的尸体能奇迹般地自行恢复活力，被带入天选者之国。到时候，她的尸体会在那儿创造一件了不起的艺术装置，装置将由许多张具有美学趣味的床组成。她的尸体将享有无限的儿童保育服务，可以随时与其他尸体出去闲逛、看展、喝尸体喝的葡萄酒，因为那是天堂。就这样。

她尽可能在一声不响、纹丝不动的状态下，一直躺在原地。孩子的声声尖叫仿佛化作阵阵疾风，让她胸中跳动的小火苗燃成了熊熊怒火。

在她自身黑暗的腹地，有一团灼热的白色火光，那正是她诞下新事物的源点，也是所有女人诞下新事物的源点。

早在少女时期，你就点起了一把火。你将它烧旺，对它悉心照料。你不惜一切代价守护它。你不能让它燃成一大团光，因为那不适合女孩。你要把它当成一个秘密，任它燃着。若你在其他女孩眼中看到火苗，你们就会像同谋一样点头致意，但从来不会把几乎难以承受的热和愈烧愈烈的火宣之于口。

你要照料那团火焰，不这样做的话，你就会陷入困境，如坠冰窟，孤立无援。等待你的将是制作节庆贺卡，做务实的选择，听“世事如此，由不得人”的劝说，将是妥协与理解、辩解与同意，将是换个角度看问题，从他的角度看问题，通过其他各种方式看问题，就是别以你自己的方式看问题。

听着孩子以他特有的音调与强度哭闹，她看到了自己阖上双眼后的那团火焰。有那么一瞬，它在看不见的气流中一抖，然后陡然拉长、变细、顿住，呼的一声坠入她的胸膛，进而坠入她的腹部，腾地一下将她点燃了。

睡——依——觉——，半睡半醒之间，她喝醉了似的从喉咙底咕噜出一句。也许，她是想说——睡你的觉，可说出口的不成句子，而是连绵起伏的一串咕哝和尖啸。这声音她只在很久以前，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听过，外婆家的哈士奇在门口急不可耐地等剩饭时就会发出这种声音。她从没喜欢过那条狗，因为它长了一双冰蓝色的眼睛——活死人的眼睛——还有它的叫声也令人讨厌，跟人声似的。结果，现在同样的声音从她自己的口中溜了出来。

因为这声音的古怪，还有关于那条哈士奇的记忆，她醒了过来，清醒程度之高远非她所愿。

闭嘴！她严厉地对孩子说。她的丈夫一动不动地堆在孩子的另一边，孩子则翻来滚去，踢腾着小腿儿，哭声变成了尖叫。

闭嘴。闭嘴。闭嘴！她咆哮着翻过身来，面向孩子。

拿他那该死的奶嘴来！她怒冲冲地对丈夫吼道，然后转身背对他俩，用一根手指堵上了一侧的耳朵。

孩子哭啊哭啊，没完没了；她的丈夫躺着不动，怎么都不动。火焰突然高涨，越来越高，冒着腾腾热气，几乎要将她整个人吞没。这时，她坐起身，发出一声嗥叫，把被单掀到一边儿，伸手去摸床头的台灯，却在匆忙中将台灯打翻在地。台灯摔了个粉碎，她呜咽着，怒气冲冲、踉踉跄跄地绕到床的另一边，找到那一侧的台灯，打开了开关，结果发现丈夫坐在床上，怀里抱着蜷缩成一团的孩子，孩子已经叼上了奶嘴。

她蓬乱的长发上沾着零星点点的叶片，还有薄脆饼干或面包的碎屑和不知从哪里来的白色绒毛。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刚刚她围着床边走过的地方留下了团团血迹，台灯底座的小碎片嵌在她柔嫩的脚上，但是这个母亲对此毫无察觉，或许是毫不在意。她眯起双眼，嗅了嗅周遭的空气，然后悄无声息地回到她睡的那一边，爬上床把自己裹进毯子里，完全没有搭把手的意思。就这样，她情不自禁、无辜无挂地突然坠入了溺水般的睡眠中。

早晨，她衣冠不整地站在脏兮兮的厨房里喝咖啡，双脚洗过了，也缠好了绷带。洗衣机里转着染血的被单。她的儿子在起居室里玩玩具火车时而发出叽叽咕咕、咿咿呀呀的声音，时而哈哈大笑。她的丈夫看起来挺精神的，正在往一片烤焦了的面包片上抹黄油。

昨天晚上你……他说到一半停住，想了想，然后继续说，可真够泼的，跟条母狗似的。

说完他咯咯笑了几声，暗示自己并没有恶意，纯粹是把看到的情况说出来。

夜姨，她毫不犹豫地说，我就是夜姨。

他们都大笑起来，不笑还能干吗呢？昨天夜里那个至暗时刻，她的愤怒、辛酸和冷漠让她自己都吃了一惊。她希望能把当时的自己视为完完全全变了的一个人，可她知道那可怕的真相——夜姨其实一直都在，而且在自己皮囊之下埋得并不深。

多年来，没人料到这层身份会显现，直到她成为一位合格的母亲，操持家务，自我牺牲，不怨这怨那，不乱发脾气，哪怕一夜无眠也要在第二天强打精神，给孩子喂奶，把孩子抱在怀里摇晃，跟孩子说“嘘”，让孩子保持安静；与此同时，她的好丈夫在一旁睡得鼾声大作，甚至大多数时候都不在家。

他有一份工作。他挣钱养家。他要出差，于是再见和我爱你，接着是几个吻，清清爽爽地挥挥手，挤挤眼。她抱着孩子，目送他把车从车库倒到马路上。她本科毕业于一所名牌大学，反正比他的那所要好。她拥有两个硕士学位，而他一个都没有。（不仅如此，她怀里还有个婴儿呢。）这不该是一场竞赛，她也的确没有跟他比，没有吧？没有，绝对没有。她永远不会把她的丈夫视为竞争对手，不过她确实做错了一件事，她不该选纯艺术这种不实用的领域。这个母亲，她可真是疯了！她只是位热爱艺术的女士，可不管她有多热爱艺术，在这方面多有天赋，艺术也成不了事业，赚不到钱。

她尽量不去想，在孩子到来之前，她也有一份工作，而且她每每和别人提起都会说，那是她“梦寐以求的工作”。她经营一家社区美术馆，展览在她看来有助于提升这个中西部小镇集体艺术认知的艺术作品，设计艺术课程，与学校协调学生项目，沉浸在艺术品和艺术的世界里，做自己相信的事。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份工作——在艺术的怀抱中工作，还能给她带来酬劳，真是一份稀罕又迷人的工作。当然了，工作内容范围之广与她的薪水并不相称，可她还是很感激。她为自己能在艺术圈找到份工作而感恩，尽管工作量极大。她在研究生院的同学们为了这样一份工作能抢破头，她却已经开开心心地干上了。

然后她就怀上了孩子。她想过，这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不便，但应该也没什么应付不来的。毕竟，在今天这个时代，在她这个年纪，孩子不会成为女人生活中的绊脚石。女性既可以去公司上班，也能在家办公。只要她们愿意，可以一直工作，工作，夜以继日地工作！这是她们的权利。可是，她没考虑到晚上举办的展览开幕活动、安排在周末的艺术课程、大早晨与其他老师开的课前会议和下班后的欢迎会。她有一个常常出差的丈夫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像之前那样安排日程肯定行不通。谁把孩子从日托机构接回来，放到家里的床上呢？她又不能带孩子去参加要求穿着正式的晚宴，无论那帮出席者心态有多开放都不行。她没有精力指导一名二十五岁的志愿讲解员，也无法一边喂奶一边主持董事会的战略规划会议。

她试过。有那么一段时间，她确实努力尝试了。毕竟，她做的是梦寐以求的工作。她梦寐以求的工作！所以她在生产后选择回去继续工作，尽管她的孩子只有三个月大，尽管镇上唯一能报上名的日托机构里，育婴室中放着一排又一排婴儿床，嗓门大却疲惫不堪的女人们用塑料奶嘴喂孩子们配方奶。那是她一直想要的工作。她在职业道路上不断进步，不断成长，迈向成功。结果，她多了个孩子。

她能给他的只有自己的奶水。从日托把孩子接回来后，她能陪他两个小时。而这两个小时之前，她只能在监视画面里盯着睡觉的孩子，一盯不知多少个小时。（她会想：你可千万别忘了我。不过，要是忘了我让你开心点儿的话，就忘了吧。要不，请你只忘记一部分，忘记我在你婴儿时期把你独自丢在日托八九个小时，忘记那里的女人把你放在铺着油毡的地板上，任由你哭上好长时间。把孩子往日托送了几个月后，她听那儿的员工说，你的孩子经常大哭不止。那员工淡淡地说了件平常事，却将一把极为锋利的刀狠狠插进了孩子母亲的腹部。她感觉自己受了重伤，伤口永远无法愈合，而且致命。这句话还会让她变得杀气腾腾：为什么那员工不把她亲爱的儿子抱起来？那员工怎么能对他的哭声置之不理？随口告诉一个母亲，她儿子独自躺在油毡上哭个不停，是件特别残忍的事，那位母亲能为此伤心难过好几周。说到底，还不是都怪她？难道不是她选择把儿子丢在那种地方的吗？这就是她的错。就是。）

还有就是奶水。奶水！奶水太重要了！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奶水是婴儿世界中最重要的东西，育儿书让全天下的母亲都相信这一点，这位母亲也相信。

她上班的大楼是美术馆和大学共用的，母婴室可能是其中最小、最丑的房间。这间最为神圣的、小教堂一样的屋子只有一个洗手盆、一张台子、一把椅子和几只荧光灯，没有通风系统。怎么没有敬奉和赞美母亲的赞美诗？她想歌唱婴儿、乳房、奶水、母子肌肤相触，还有温暖的小婴儿。他们身体柔软，散发着酵母味，好像一条条刚烤出来的长面包，香气四溢，快闻闻他们吧。快闻闻。

该死，怎么没有她的赞美诗？

可这里就是没有赞美诗，只有奶泵、电机、导管、塑料、静电、被汗浸湿的衣物、难闻的空气、大桶的消毒液、严重的焦虑和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

这里没有婴儿。

这位母亲也没有感恩之心。

她每天要去母婴室三次，一次、两次、三次。面对导管和一堆塑料配件，还有电机驱动的吸吮。处理腋下湿透的衬衫，忍受将毛衣脱下时头发上的静电。她偶尔穿的是拉链在背后的裙装，穿回去时很难把拉链拉上。在电脑的日程表中，进入母婴室的这些时间都被她标记为私人事务。有时，会有另一位母亲愤怒地敲打母婴室的门，因为她来晚了、来早了，或者干脆是做错了。做错了。

当然了，她还要打扫卫生，要用硬挺的厚纸巾，遵守尊重他人，使用后请务必擦干的原则。为了清洁可能会遗留的人类体液，这里还准备了大桶带喷头的消毒剂。

台面洒上了给她的孩子喝的奶水，谁会想到一个母亲需要清洁这样的台面呢？人们应该用典礼专用抹布吸干那些奶水，然后将抹布郑重地放在一座高大且极美的雕塑脚下。那座雕塑是为了向永恒的母亲、生命的赐予者、万物的创造者表达敬意而制作的。这好比对待一只白色的小猫咪——特别是一窝里最弱小的猫崽，我们应该把它放在屋子里，给它提供一个非常柔软的枕头、好吃的猫粮和新鲜的水；至于奶，小猫咪想喝几滴就喝几滴，偶尔往它嘴里呲上一小股奶也是可以的。

有一天，她把装着导管和一堆塑料配件的包落在母婴室了。这种东西谁会偷呢？确实没人偷，可是有个配件丢了，用来吸在乳房上的配件。谁会单单把那个配件拿走呢？难道是另一个做母亲的女人。当时她可能为了这件事哭喊了一通。不过现在，她已经不记得了。总之，因为那次重重的惩罚，她后来再也没有忘拿过包。没错，她认为就是“惩罚”，那件事给她的感觉就是“惩罚”。

（去哪儿买一个新的呢？吸奶器上的那个配件叫什么？她得搜搜，花时间调查一番。可她没时间搞调查，没时间弄清楚那玩意儿的名称，然后再买个新的。）

母婴室没有安装通风装置，所以没人用的时候，门得开着，可是三角形的门挡已经被磨平，而且变形了。那扇门挺沉的。谁有时间把门撑住呢？其他母亲怎么办？改用椅子挡门。更用力地踹门挡。想个办法。要考虑其他母亲。能用上这个房间就谢天谢地吧。有的职场妈妈还没有这个待遇呢。要有感恩之心。

总是匆匆忙忙的。快点，露出胸部。快点，放轻松，然后等奶水出来。如果奶水迟迟不来，那就是她的错。一定是咖啡喝得太多，正经饭菜吃得太少。得尽可能减轻精神压力。吃根能量棒。吃些坚果。一边吃一整块巧克力，一边将那仪器杵在乳房上。服下那些特制的草药丸。喝下大量的燕麦粥。好好想想如何取得平衡。抱着产生奶阵的希望喝下整整一升水。冥想。深呼吸。今天还有八个会。

给婴儿喂奶，多少奶水都不够。他长得太快。他一心只想喝奶，可她时间不够，奶水不多，连帮手都缺得很。日托六点就关门了，所以她不能参加太晚的会议，接孩子还必须得考虑交通状况、步行去停车场的时间和天气。别忘记拿吸好的奶。**别忘记拿吸好的奶。**

一天晚上，她忘记拿吸好的奶。她插停车票付费的时候把奶放在那个机器顶部，然后忘拿了。她哭着开车，将睡着的婴儿从日托机构带回了停车场，然后给安保部打了电话。

没错，有人把你的奶交给了我们，接电话的男人说。

她呜咽起来。那个保安带着她那失而复得的奶向她走来。他从车窗把奶递给她，因为她不能下车。毕竟，还有个婴儿在后座上睡觉。她开回家时哭了一路。

想象一下，有一个人，发现了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两瓶温热的奶。此人带着这小盒子回到与停车场相连的那家差劲的小商场里，游逛地找到保安室，对保安说，我发现了两瓶奶，对于失主来说，这东西应该非常宝贵，我希望它能回到她手上。于是，保安将这小盒子放进了办公室的迷你冰箱中。想到竟然有人捡到这种东西，想到归还此物背后的那份善良，或者想到某个母亲的损失，想到她的大意——一个人怎么能如此粗心——或许她根本没有心，再或者因为上述所有想法，保安摇了摇头。

这位母亲想感谢捡到奶的人。她想对那个人说，尽管我不认识你，但你是我见过的最善良的人。

在去参加一个午餐会（既然可以边吃边工作，谁还需要单独留出吃饭的时间？）的路上，她对眼下的情形产生了怀疑。随后，她一边用右手在手机上回邮件，一边用左手将两个吸奶器按在乳房上。在这位母亲的思考中，阴谋论逐渐形成了，就是那种最后会被证实为真的阴谋论。

她的父母要是知道她想了些什么，一定会说她受人蛊惑，或者被诅咒，然后还要唠叨一堆关于魔鬼的事。但他们不会知道的，因为他们从来不给她打电话，她也不给他们打电话，

也就是说，父母和她对彼此目前生活的了解基本为零。这位母亲十分肯定，他们也得为目前困扰她的种种不负责任，为她以为自己要变成一条狗的偏执妄想负责。可她说不出具体怎么个负责法，只是一头扎在一种笼统的愤怒中——对过往和东方的愤怒。之所以说“东方”，是因为她的父母住在她家以东几百英里的地方。

其实，她的父母远远算不上焦虑的来源，因为这一切，什么工作、挤奶、着急忙慌地赶场、没法儿把孩子抱在怀里，这些烂事就是一场骗局。她现在满腔都是为人母的怒火，不由地要对整个系统、资本主义、父权制、宗教、性别角色和生物特征发起精心准备的、情绪化的声讨。

她希望有一天能在咖啡馆与人分享这些理论。正巧有位温和的职场妈妈邀请她去喝咖啡。此人不仅是一位职场妈妈，还是一名艺术家，和她进修过同样的研究生课程。目前在她俩都上过的那所大学里教书，搞艺术，无缝过渡到母亲的身份，一路走来，没遇上任何让人变得尖酸刻薄的小挫折。咱们这位母亲曾经阴着脸在社交媒体上远远地审视她的生活，她分享了育儿过程中的里程碑，比如宝宝第一天去日托！还有宝宝帮助妈咪做装置。照片上，那位职场妈妈用背带将小婴儿绑在胸前，在展馆中用一堆细铁丝网制作装置。

我怎么就做不到呢？她总是问自己。这些事看起来怎么那么轻松呢？

聊聊吧，你做职场妈妈的感觉怎么样？这位邀请她喝咖啡的职场妈妈问。咱们这位母亲——这位疲惫不堪、愁眉不展的职场妈妈，做着她梦寐以求的工作却无法把孩子抱在怀里的妈妈，傻乎乎地盯着对面的人，一心想说出她的理论——这是一场骗局，害她们辛辛苦苦大包大揽的骗局，她们躲不开的骗局。可她的脑子不再像之前那么灵光了。对面的职场妈妈等待着。她是不是该说些什么？“对话”是怎么回事来着？

不怎么样，这位母亲终于开口了，我觉得职场妈妈或许是人们编出来的最扯淡的概念了。我是说，谁还不是职场妈妈呢？非要强调妈妈有份带薪工作。那怎么说才准确，挣钱的职场妈妈吗？怎么没人说职场爸爸这个词呢？

哈！她悻悻地啐了一口，并不清楚自己心里到底有多不甘。

那位温和的职场妈妈点点头，表示同情。另一位妈妈——那位睡眠不足、又要奶孩子、又要做梦寐以求的工作的妈妈，那位或许正拼命挣扎、竭尽全力、但仍需支援的妈妈……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没能当好一位职场妈妈。她和别人的差距显而易见。我们可以既有工作，又有孩子。为什么偏偏她这么不知好歹，满腹牢骚呢？

[1] 原文为 nightbitch, bitch 本意为“母狗”，在俚语中意为“恶毒、骄横的女人，泼妇”，常被译为“婊子”，但其内涵和“婊子”在中文语境中的含义（对妓女的蔑称）并不相同。

[2] 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先锋作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出生于 1892 年的短篇小说，讲述了“我”因产后抑郁被医生丈夫带到老宅，接受休息疗法直至康复的过程。



蕾切尔·约德

美国作家，散文家。《草稿：过程杂志》的创始编辑。拥有亚利桑那大学（小说）和爱荷华大学（非小说）文学硕士学位，曾在爱荷华大学担任艺术研究员。首部作品《夜母》即入围美国作家笔会 / 海明威奖。

##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 小说

# 金山的成色

张辰极 | 新书推荐

对抗美国起源神话中对华人的长期抹杀，  
塑造美国西部故事里罕见的华裔形象

“什么使一个家成为家？”

爸在夜里死去, 妈早已离世, 作为移民的孤儿, 12岁的露西和11岁的萨姆在加州这片拒绝二人存在的土地上带着父亲的尸体逃亡, 寻找埋葬之地。一路上, 两个孩子遇到巨大的牛骨骨头、老虎的爪印和破败的风景,**11**揭开家庭秘密和手足分歧的序幕。

《金山的成色》是一部以华人赴美淘金热为背景的长篇小说, 两个孩子在无情的土地上逃亡——不仅要生存, 还要找到一个家。

经群岛图书授权, 我们摘选了第二部分的《李》一章, 分享给读者。



“像颗李子。”爸检查着萨姆的脸, 温柔地说道。李子是萨姆喜爱的水果, 但萨姆脸上伤口肿胀后的瘀青和李子并不像。那伤口差一点就伤到眼睛了。

露西不忍心看, 转过头去。爸抓起她的下巴, 强迫她看。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爸说道要和家人站在一起我平时怎么教你的? 怎么能这么懦弱? 怎么就——”

妈挡在了他们中间。她拿肚子顶着爸的腹部, 说道: “宝宝。”可今天爸不愿就此打住。

“我和你说过,”爸这次瞪着妈说道, “学校不是萨姆该待的地方。”

“Bu hui 再发生这样的事,”妈说, “萨姆以后会乖的, 是不是? 我会找老师谈谈。上学是有价值的。Kan kan 露西。她表现多好。”

爸完全不理会露西。他看着妈。死一般的寂静再次在屋里弥漫开。那寂静似乎是从比露西和萨姆的年岁更久远的某个历史深处渗出来的。从那个地方, 传来了爸反常而又冰冷的声音: “你难道还没吸取教训吗?”仿佛妈不是妈, 而是和露西一样是个小女孩。“两百人的事你忘了吗? 你还觉得自己最懂吗?”

露西完全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萨姆也是, 两人的目光交汇时, 同样充满了疑惑。两百人这个数字简直莫名其妙。可妈却抓紧了桌子。之前长了些肉的妈, 这时看上去却又病恹恹了。

“Wo ji de。”妈用双手按着自己的脸, 非常用力, 仿佛要把骨头压碎, “Dang ran。”

爸虽然赢了争论, 可神情比妈还要难看。他脸上的血色消失了。他那条瘸腿突然站不稳了。萨姆赶紧上前去扶他。露西则去扶妈。这个家又一次分裂。

萨姆上学的日子就此终结。

萨姆得偿所愿。红色连衣裙被收起, 换上的是小号衬衣和裤子。“男孩的工钱多些。”爸说。妈没有反对, 她的底线是不要再剪掉萨姆的头发。萨姆的头发被扎好, 遮盖住之前剪掉的部分, 然后收进便帽里。

妈自从上次和爸吵完后, 一直异常地安静。她的眼神疏离。每当露西和她说话时, 她都像是吓了一跳, 仿佛刚从矿井里爬出来。

“我今天想待在家里。”露西重复了一遍。

“学校怎么办?”妈眨了眨眼, 终于把目光从油布窗户上移开。在此之前, 她一直望着窗外模糊的地平线。

“利老师说不用担心。”那天他一边穿过人群, 一边大喊, “住手, 你们这些野孩子!”他夺下萨姆的剪刀, 又把红发女孩扶起。“回家吧,”他对露西说, “不用担心明天上学的事了。”

露西对利老师的特赦心怀感激。问题是, 老师忘了告诉她什么时候该回去。过了一个星期, 仍旧没有消息。萨姆脸上的李子是倒着长的: 从黑色到紫色, 到蓝色, 再到没熟时的青绿色。爸仍是不看露西一眼。妈则不愿看爸。棚屋里比往常还要压抑。到周日这天, 露西终于忍无可忍。爸和萨姆那天在矿上加班, 露西决定去找老师。几周前他和她提过补课的事, 还说了他家的地址。

让露西没想到的是, 妈听说后突然两眼一亮, 坚持要陪她去。

在沿着镇子南边的主街走了很长一段路后, 一块写着“利”字的指示牌将他们引向了一条狭窄的小路。利老师家所在的那条路, 开头是一段土路, 接着就变成了石子路: 那条路是专属于他的。很快, 路的两边就出现了一排修剪得整整齐齐的郊狼灌木。落满灰尘的叶子遮盖住了那些难看的商店背面, 那是属于矿工们的那一边山谷的视野。它们也遮盖住了旁人的眼光, 那些人看妈时的眼神比看萨姆还要尖锐。

他们来到老师家门前时, 看见的是一栋带有石烟囱门廊还有八扇玻璃窗户的两层楼房。房子边上还带一个马厩, 里面有一匹灰色的马——肯定是老师那匹叫内莉的马。这房子整齐得让露西心跳加速。露西发现自己真希望妈没有跟来。

给老师编造妈的故事不难, 可见到妈的真人, 怎么藏得住她那裂开了一个脚趾还闪着油光的赤脚? 更何况, 不管妈怎么把她的肚子藏在裙子下, 用手套遮盖她那粗糙的双手, 她的声音都是藏不住的。除了历史, 利老师最喜欢的科目是演说学。妈说话的方式不对。调子不对。有些声音会被她吞掉, 而有些声音她又拖得太长。

“我想单独和他谈谈。”露西说。接着, 为了防止妈反对, 她又说: “我自己可以的。不需要你帮忙。”

妈露出了牙齿, 勉强算是微笑。“Kan kan。你长大了。”她先是往后退了一步, 接着突然凑到露西耳边, 说, “Nü er, 你让我想起了自己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从某种意义上说, 露西一生都在期待这句话。她感到耳朵里一阵暖意, 心也怦怦直跳。如果从前, 两人在篷车路上独处的时光, 她可能会对着夕阳呐喊, 不用在意谁会听见。可在这里, 她不得不注意到那些玻璃窗户, 还有长着郊狼灌木的幽静小路。她不动声色, 等着妈往后退去, 直到她靠着墙边, 隐匿在视线外。接着, 露西才敲了敲门。

“老师,”露西在门打开后说, “我是来补课的, 拜托了。”

利老师皱了皱眉头, 就像看到了一个愚钝的学生。露西未经邀请就上别人家是不礼貌的,

这你一定知道吧。”

“我很抱歉。可是，有太多我不知道的东西。要是能跟着你学习，我将非常荣幸。”

“我喜欢教导你。你是个聪明的姑娘，也很与众不同。确实非常可惜。如果我把你的成长情况写进我的专著，一定能在东部引起轰动。”露西露出了微笑。利老师把一只手搭在门框上，接着说道：“但上次发生的暴力事件是不可容忍的。你的血液中带着野蛮，我不能让其他的学生受影响。我必须为大局着想。”

露西脸上的笑容凝固了。“我没有打架，老师。”

“说谎并不能让你显得更有智慧，露西。我看到你在那群人里了。我还从其他学生那里听说，这事是萨曼莎先挑起的。不，结果怎么样不重要。我看的是你的意图。”

见老师准备关门，露西赶紧说道：“我和萨姆不一样。不一样。”

露西本可以把胳膊伸到门缝里，可以伸手去抓她梦寐以求的东西。但那只会证实老师的怀疑是对的。

就在这时，妈握住了门把手。利老师看了一眼她那戴着手套的手，露出了不悦的神情。他的目光接着扫向她的胳膊，到肩膀，一直到她的脸。

“感谢你对露西的教导。”妈说。

那沙哑的声音，与妈光滑的皮肤形成了鲜明对比。妈不仅能剥兔子皮，还能把骡子从水坑里拉上来。接着，仿佛是在回应，妈降低了语速。一把在蜂蜜中穿梭的匕首。

“我们走了很远的路过来。可以让我们进屋喝杯水吗？”

妈瞥了露西一眼，像是在说“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接着她对利老师露出了微笑，那是格外甜蜜的微笑，正如她的声音也变得格外甜蜜。像是一切都没变，又像是一切都变了。老师往后退了一步，把门向她们敞开。老师和妈之间的力量此消彼长。妈迈进门去。

妈在老师的马鬃沙发上坐下，仿佛那是她每天坐的沙发。她的皮肤在敞开的窗户下闪着微光。她属于这里，这个有着蕾丝窗帘、蜂蜜色木板和带金边的精致白茶杯的地方。

露西转过头去，又转回来，每次都感到心里一阵悸动。妈坐在会客室的中央，就像一幅画被镶入框中。从老师的表情来看，他心中也有着同样的悸动。

他倒好茶，又摆上果酱饼干。“这果酱是用温室栽培的李子做的，和西部野树苗上的酸果子可不一样。这些温室果酱是我东部的家人寄来的，一路上又是火车，又是篷车的，但只要你尝一口，就知道这么麻烦都是值得的。”

妈拒绝了，并给露西又使了个眼色。“不要欠下人情。”妈总爱说。她戴着手套的双手仍整洁地摆在大腿上。露西心里虽万般不愿，也只好不碰饼干。

“和我说说你的情况吧。”老师说。

光线照在沙发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顺着妈的身体往下游走，依次照亮每一个部位：柔嫩的脸颊，细长的脖子，手肘上的纹路，裙子底下将要露出的脚踝。萨姆的野蛮阴影在这个房间里消散了——妈证明了露西的血液里是有体面的。利老师和妈聊她的故乡，聊东部的最新消息，聊植物栽培和园艺，聊露西的阅读习惯，以及妈是怎么教露西的。

“那么你本人呢？”利老师说，“你是在哪学会阅读的？”

这个故事露西听过几十遍了。“你妈是个差劲的学生。”爸会先开口。然后妈紧跟着插道：“其实是老师太差劲。你爸根本坐不住。”他们会一起回忆爸是怎么教妈阅读的，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开着玩笑，露出孩子般的傻气。

妈微微一笑。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瓷茶杯，她的睫毛在杯子上投下阴影。“我不过是东学一点，西学一点。”

“那又是哪里呢？”

妈发出了一声与这个房间相称的清脆笑声。不再是往日那种像柴火爆裂的笑声。“我觉得你要考的人是露西才对。她是个聪明的姑娘。我知道她很想回去上学。”

谁能拒绝妈呢？

她们走的时候，妈把头靠向露西，问她是否开心。

夕阳的余晖落在郊狼灌木上，闪着金光。世界看上去简直秀色可餐。利老师站在门廊处向她们挥手告别，他的头发看上去就像玉米须，妈深色的嘴唇看上去则像是骨骼。

“我很开心。但是妈，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你是怎么学会阅读的呢？”

利老师的房子渐渐淡出视野。妈没有回答，而是脱下了手套。她把手指伸进口袋翻找，等再伸出来时，上面就像沾了泥。“试试这个。”她说着把手伸进露西的嘴。

露西尝到了一丝甜味。她小心翼翼地又舔了舔。

“这可是从大老远的东部运来的。”妈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李子酱饼干。“Fang xin，

露西丫头。你没看见他吃了多少吗？他注意不到的。说到底他是个好人。Ying gai 会答应补课的事。”

妈吃了起来，露西却忍住了。她舌尖的甜味现在变成了酸味。“可你为什么要说谎，妈？”

“别抱怨了。妈擦了擦手指。“Ni zhang da le. 应该可以分辨什么是说谎，什么是有所保留。还记得我教过你怎么埋葬吗？有时候，真相也需要被埋葬。”

妈吃完饼干，抹去了所有贪食的痕迹。她的脸上现出猫一般的满足神情。这一切是如此干净利落，露西忍不住心怀恶意地问道：“就像两百这个数字？”

后来，露西会想，如果她当时善良一些——不那么自私，或者像妈相信她能做到的那样聪明，可以读懂妈颤抖的嘴唇没有说出的话——这一切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妈开口了，非常温柔：“等你长大一些我会告诉你的。Xian zai 帮我一个忙，露西丫头。不要和你爸说我们今天去了老师家，也别说补课的事。Hao bu hao？”

露西想问：“为什么不是现在？长大一些是什么意思？”可妈又笑了，那是利老师未曾见过的笑，因为这笑容不属于那个充满光亮的会客室。而这也提醒了露西，妈最动人的美，就在于她身上的种种矛盾：沙哑的嗓音和光滑的皮肤，带着悲伤的微笑——某种奇异的伤痛让妈的眼神看起来有千里之遥，仿佛装满了整个大洋的眼泪。

“我不会说的。”露西向这个保守着秘密的女人承诺道。

妈牵着她的手，她们一起往主街上走去，路两边的郊狼灌木也和利老师的那块地一同远去。镇子又出现了。

接着她们看见了乌云。

怪异的乌云，飘得太低，且来得太早了——离雨季还有几个月呢。男人们从店铺和酒馆中涌出。他们瞪大了眼睛，看着乌云从矿井方向升起并迅速弥漫开来，天色都变暗了。妈紧抓着露西的手，抓得露西忍不住叫出声来。

他们上一次见到这样的乌云，还是一年前在路上时。一开始他们还以为是蝗虫群，直到一声巨响，地平线上亮起了一片橙色。远方的一个矿区起火了，大火肆虐了整整三天。而妈，面对暴风雨和干旱都毫无惧色的妈，曾自己把骨折的手指拉直的妈，竟把头埋进了膝盖里，颤抖起来。在他们的篷车早就驶远后，妈仍不肯抬起头。“她不喜欢火。”露西刚开口问怎么回事，爸急忙说道，“把你的大嘴巴闭上。”

此时妈提起裙子拉着露西跑起来，其他女人也在跑，一大群赤脚的女人都是矿工的老婆，纷纷跑回家去。裸露的小腿和大腿，急促的喘息，在这匆忙的奔跑之中，没有任何淑女的样子。妈的眼神狂乱，根本顾不上别的。

妈在跨越小溪时绊了一下。在妈倒下的瞬间，露西看了一眼天空，乌云已经完全遮蔽了太阳。

妈倒下前扭过了身子，让肩膀而不是肚子着地。她的裙子染上了深色——好在只是李子酱。

“Ni zhi dao 大火中的尸体会怎样吗，露西丫头？”露西把妈拉起时，妈说。她们经过其他矿工的棚屋时，看见里面点上了提灯，微弱的黄光从敞开的房门内传出，刺破这虚假的黑夜。“我知道。”妇女和女孩们站在门外，望着乌云。“大火过后，连能埋葬的东西都没有。”露西嘴里哼着什么，像是在安抚一只受惊的骡子。“Yi bei zi 阴魂不散。他们永远不会放过你。”灰烬开始落下。最大的灰烬就像飞蛾，这是妈向来厌恶的。妈曾说，飞蛾是到访的亡灵。

可他们的棚屋里并没有幽灵。有的只是爸和萨姆，摆好的饭桌，以及香喷喷的饭菜。

“你们俩好脏呀！”萨姆欢快地说。

爸拿着两个盘子站着。“Lai，”他说，“先吃饭再洗漱。”萨姆坐在饭桌旁晃着腿，哼着妈的老虎歌。

妈往后退了一步。“你们去哪了？”

“矿上。”爸拿着一只盘子向前一步。妈又退了一步。“是吗，萨姆？你告诉妈。”

“我们工作得很辛苦。”萨姆一边大口吃着什么，一边说。

“什么时候回的？”妈说。

“我们回来没多久。一定是刚好和你们错开了。”爸看了一眼妈裙子上的污渍，皱起了眉头。他伸出手，妈躲开了，像在跳舞，但此时安静的屋里已没有人在哼歌，也没有音乐。萨姆扭过头，就像一只警觉的动物那样，注视着妈。“你怎么了？”

妈打掉爸伸出的手。盘子掉在地上，没有碎，只是转啊转，发出呜呜的声音。

“别管它。”爸弯腰时妈生气地说。他伸出的那只手和他的脸一样干净，甲床是粉色的。他的手有多久没被煤染黑了？露西想不起来了。“你们去哪了？”

“矿上。”

“Fei hua。”

“我们好像在路上停下逛了逛。记不太清了——”

“骗子。”妈扯下窗户上那肮脏的油布，露出外面骇人的地平线。

“我可以解释，”爸看了一眼窗外，说道，“我们提早走了。Ting wo——”

“我还以为你们死了。”

“我们没事，qin ai de。”爸走上前要抱妈。

妈再次说道：“我还以为你们死了。”她往后退了一步。她的一个肩膀现在抵着门。这时露西第一次感到，妈的眼睛真的可以像那些小孩说的那样：细小，讨人厌，凶狠。妈看着爸，就像在看馊了的饭菜，在想哪些还能吃，哪些要倒掉。“我还以为你们死了。”这句话她已经说了三遍了，语气怪异而单调，就像咒语。“到底什么才是真的？外面 na ge 是真的。Ni ne？那你是什？那你是什？那你是什？是鬼吗？”

“听我解释。我们不是故意要吓你。我们做的事是希望可以——可以让你开心。”

“让我开心？”妈的声音变得非常刺耳，“你是想怪我吗？Shi wo de cuo？我的？”地上的盘子没碎，但这场冲突已在所难免。“到底什么才是真的？你的哪个承诺是真的？Ni bu shi dong xi，ni zhe ge——”

是妈让他们艰苦的生活有了秩序。在草地和泥地之中，在篷车床铺和破房子里，妈为他们争取到了轻声细语的文明生活。那是有着扎好的辫子、打扫过的地板、修剪过的指甲，以及熨平整的衣领的生活。“别人怎么看你，就会怎么对你。”妈总是这么说。可此时，妈身上有什么东西松动了，她的头发披散在她肮脏的脸上，她的话语变成了咒骂。

爸上前一步，妈已无处可逃，除了逃出门。她握住了门把手，这时爸把一只拳头塞到她嘴边。妈不说话了。

爸收回手时，在妈的双唇间留下了一个黄色的东西。屋里所有的光都涌向那东西。

“咬一口。”他说。

妈的手还在门把手上。只要一推，她就能跑出去。

她咬了一口。

她吐出一颗小卵石般的黄色物体，上面还能看到她的牙印。

“这是真的。”爸说，“但我要确保万无一失。我只是想在确定数量足够之前，先保密。”

“你一直在探矿。”妈说。那个被禁止的词在屋里回响着。一阵火热的焦味。“你答应过我会收手的。什么寡妇，什么砍柴，都是假的？”爸摇了摇头，“Kan kan，这就是我对探矿的看法。”

妈把“小卵石”塞进嘴里，吞了下去。正如她曾吞下骨头和泥巴，她又一次吞下了来自土地的馈赠。萨姆哀号了一声。爸也大吃一惊。但接着他却又咧嘴笑了。

“Mei wen ti，”爸说，“那儿还有很多。”

“我吃了。”妈说着猛地坐了下去。糟糕的姿势让她的肚子显得很鼓，圆滚滚的，就像那起伏的丘陵。

“是他吃了。”爸说。这次妈终于允许爸摸她的肚子。“哎呀，他会发财的。过来，萨姆。让你妈看看。”

萨姆拿着一个脏兮兮的旧袋子走上前去。露西认得那个袋子，就是她之前在矿上用来装破布和蜡烛的那个袋子。同一个袋子，在萨姆手中却散发着金光。露西想到了那个童话：一好一坏的两姐妹。一个从门中穿过，沾了满身煤灰，留下一辈子的印记；另一个从门中穿过，却光芒万丈。

有人说了一句：“金子。”

在露西人生的头七年，爸都是一个探矿人。那七年，一家人就像被风吹着走一样，随着黄金的传闻，从一个地方飘到另一个地方。

两年前，妈决心停止这一切。一天晚上，她把露西和萨姆留在篷车里，自己和爸在开阔的丘陵地上聊了几个小时。她们只能听到只言片语：妈不停地诉说着诸如饿肚子、愚蠢、自尊和运气之类的话。爸则一直沉默。到了早上，探矿的工具就被收起来了。爸生了一个月的闷气，又是赌博，又是喝酒。是妈最先提到了煤矿的工作。

从那以后，爸不怎么赌博了，也不怎么喝酒了。他开始大声嚷嚷怎么通过煤矿发财，正像他曾大声嚷嚷怎么通过另一个东西发财那样。那个被禁止的东西不再被提起——直到现在。

今晚，就在煤矿焚烧的灰烬透过窗户落进屋里时，爸和她们说了金子的事。

他从老探矿人和印第安追踪者们那里听到过一些关于这片丘陵的传闻。在这儿，一座高原之上，有一个已经干涸的湖，那里有疯狂的独狼出没。爸推测，一年前的一次地震，加上一个大矿的挖掘，让某个被掩埋了十年之久的东西重见天日。于是他开始在黑夜的

掩护下，用砍柴做幌子，秘密进行着探矿。

“没多久我就采到了金子，一边跪在地上帮妈洗脚上的煤尘，第二个发薪日的钱，是我用金子换来的。我往南一直走了十英里路，在一个偏远的小镇换了钱。所以那天我整整没有回来。我不是答应过你，我们会发财吗？你想买什么都行，qin ai de。这都是我们的宝宝他应得的。我们本就与众不同。”爸转向萨姆和露西，咧着嘴说，“姑娘们，你们知道这个地方唯一比枪还要强大的是什么吗？”

“老虎。”萨姆说。

“历史？”露西说。

“家庭。”妈摸了摸肚子说。

爸摇了摇头，闭上了眼睛。“我打算在这片丘陵地上买一大块土地。一块大到不会再被任何人打扰的土地。我们可以尽情地捕猎，自由地呼吸。我希望他能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想象一下，姑娘们。这才是真正的强大。”

接着大家都安静了下来，开始想象。最终是妈打破了魔咒。她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她说的是：“这是你最后一次骗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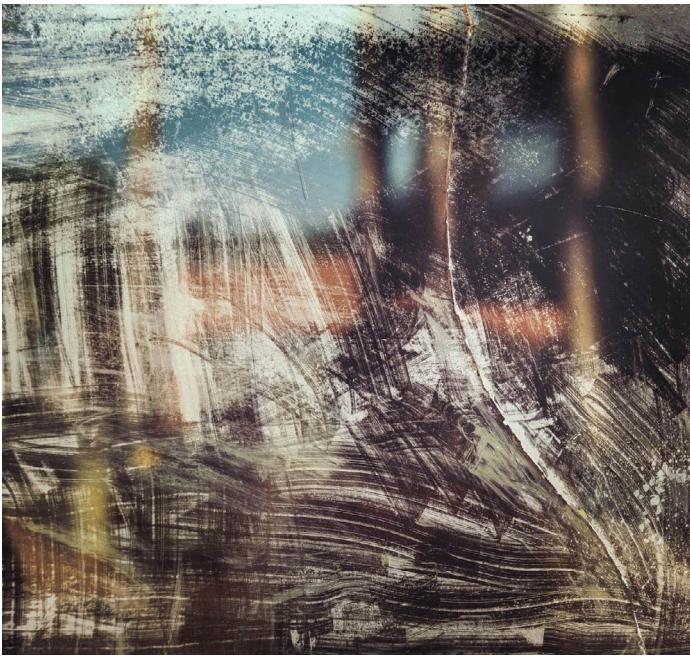
张辰极

1990年出生于北京，4岁时移居美国。在18岁之前，她搬过10次家。她曾就读于布朗大学，

并在剑桥大学深造。2017年，张辰极在艾奥瓦大学作家工作坊获杜鲁门·卡波特奖学金。《金山的成色》是她首部长篇小说，入围2020年布克奖和美国笔会/海明威奖，也被巴拉克·奥巴马选为年度最喜爱的图书之一。同年，她入选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评选的5位35岁以下最值得期待的作家。她的作品亦发表于《麦克斯威尼季刊》《纽约客》《纽约时报》等刊物，曾入选《美国最佳短篇小说年选》。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Tim Mossholder](#) on Unsplash

## 小说

# 我是每一个我爱过的人 拼凑而成的马赛克

伊娅·根伯格 | 新书推荐

一部诞生于新冠的小说：在疏离的现代社会，  
重新审视自我与他人的联结

在这本书里，高烧成为一道通往过去的入口，让人得以重温那些曾经至关重要的关系，重新进入那已然失落的生活。正是在这对于微小细节的高度感知中，整个世界苏醒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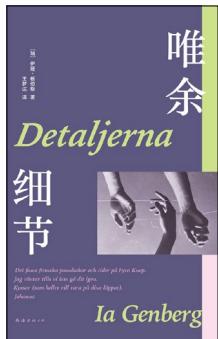
——奥古斯特文学奖颁奖词

“我”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袭击，开始发起了高烧。缠绵病榻之时，身体的高热令“我”对时间的感知产生折叠，关于过去的记忆开始显现。

四个人，四个章节，勾勒“我”的一生。

这些人在“我”的生命中出现，影响“我”，改变“我”，最后却又从“我”的生命中彻底消失，再无踪影。向前，向前。在时间的流逝中，唯余生活的细节四下散落。

以下经“新经典文化”授权发布，摘自《唯余细节》。



病毒在我体内蛰伏了几天后，我发起高烧，随即涌起一股迫切的冲动：重温那本小说。直到窝在床上，翻开书的那一瞬间，我才恍然明白原因。扉页上是几行蓝色圆珠笔的题词，字迹无可挑剔：

1996年5月29日

早日康复。

还记得水手结咖啡馆的招牌可丽饼和苹果酒吗？

等你一起重温。

吻（你的唇），

约翰娜

那次是因为疟疾。那是在发病之前的几周，我在塞伦盖蒂边上露营时被一只东非蚊子传染上的，一回到家我就病倒了。我住进了胡迪克斯瓦尔医院，检查结果没一项达标，着实让所有人费解；最后好不容易确定了病因，医生们排着队过来参观我这个正被异域病痛折磨的女人。一团火在我的额上熊熊燃烧，住院的那段日子，每天早上天蒙蒙亮，我就会被自己沉重的呼吸声吵醒，随之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头痛。东非之行一结束，我本该直接赶往海拉辛兰，探望弥留之际的祖父，结果自己却先病倒了，差点丢了性命。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当约翰娜送来这本小说时，我整个人正蜷缩在我们位于海格斯滕的公寓卧室里。在此之前，他们先派了救护车送我去乌普萨拉做了肝脏活检。检查结果我已经记不清了。关于那个夏天的回忆很模糊，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公寓，那本书，还有她。在高烧和头痛之中，小说渐渐消失，与它们融为一体，而在这团混沌深处，隐藏着通往当下的线索——一条被高热和恐惧所激发出的情感脉络，在这个午后驱使着我去书架上找到那本特定的小说。无情的高烧和头痛，脑中浮现的纷杂念头，汹涌而来的痛苦和折磨——我从过去的经验中认出熟悉的场景，床边地板上放着几盒聊以安慰的止痛药，几瓶根本无法解渴的气泡水。只要一闭上眼睛，画面就开始滚动播放：干旱沙漠中的马蹄，充斥着无声幽灵的潮湿地下室，没有形状、失去边界的身体，冲我尖叫的元音字母——我童年时代起的全部噩梦，只不过现在多了死亡的泡沫和疾病掌控下的毁灭。

文学是我和约翰娜最喜爱的游戏：从作者、主题、时代、地区和代表作，到古代、现当代和各种类型的作品，我们开阔了彼此的眼界。虽然品味相似，但我们在看法上存在相当多的分歧，对话因此变得格外有趣。对一些作品，我们意见相左（欧茨、布考斯基）；对一些作品，我们不为所动（戈迪默、奇幻小说）；还有些作品，我们都爱不释手（克拉斯·奥斯特格伦、埃温特·约翰逊的“克里隆三部曲”、莱辛）。我可以根据她的阅读速度判断出她对书的整体感觉。如果她读得飞快（昆德拉、所有的犯罪小说），说明她已经无聊至极，急着收尾；如果她读得奇慢（《铁皮鼓》、所有的科幻小说），说明她同样无聊至极，但仍勉强自己看下去。只要打开一本书，她就一定要读完，她将此视作义务，和修完课程、写完论文、做完项目一样的义务。在她内心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顺从，无论手头的任务看来有多么无望，她都会心存敬畏。我猜这源于她的家教，源于她那拥有旺盛创造力和百折不挠的奉献精神的父母。在她看来，有始有终的承诺能使自己毫无负担地走向未来，这是保持她所谓“崭新的开始”的方式。在约翰娜的世界里，生活只有一个方向：前进，一直前进。而这成了我们的不同之处：我几乎从没有完成过任何重大项目。在便利店打了一年工后，我注册了大学里的多门课程，但在以更严肃的态度开始写作之前，我要么半途而废，要么无限期拖延。甚至到后来，在决定成为一名全职作家后，我仍没能沿着自己设定的道路走下去，而是整日在阿斯普登、梅拉伦高地、米索马克兰森、阿克塞尔山一带闲逛。在那个年代，斯德哥尔摩城郊仍保留着一定程度的脏乱感：摩托车俱乐部、文身工作室以及附带美黑服务的地下影碟店随处可见。地铁站阴冷潮湿，各色人等比邻而居：拎着公文包赶去上班的白领；在工业区租用廉价工作室的艺术家；以毒窝为家，不定期被警察突袭的瘾君子；成天坐在街心广场，喝着啤酒，晒得黝黑的老头。这些人全部住在曲曲绕绕的主街两侧林立的三层楼房内。临街的低矮门店，有的售卖外国香料，有的被改造成有着棕色内饰的小餐馆。我就坐在餐馆的一角，桌上的塑料托盘里摆着吃完的空盘，一边喝着最后一点淡啤酒，一边打量着其他早到的顾客。我的面前常常摆着一本笔记本，搭配一支精心挑选的钢笔，但几乎派不上用场。或许我给人留下专注而认真的印象，但其实不然。我床头柜上的书堆里，总有一两本读着读着就不了了之。我更偏爱有强大吸引力，让人欲罢不能的那种书。对于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事情，我都是如此，这也意味着我要承担的责任很少，或许是太少了。老实说，我几乎推卸了所有的责任。站在普遍的立场来看，这绝对无法成为“崭新的开始”。我猜这种深入骨髓的怠惰在约翰娜眼里绝对是一种挑战，她的速度和热情多少带动了我，

推动事情向前发展。或许这正是她让我在这段关系中产生安全感的地方：她已经在我身上起步，绝不会轻易放弃。她哪里都不会去，她不会允许自己屈服于离开我的冲动。我放松下来，缴械投降。她是那么体贴，那么深情，那么忠诚。像她这样的人，会萌生哪怕丝毫不分的念头吗？不，我想，绝不。

我手中的这本书是《纽约三部曲》。奥斯特：隐晦却灵动，如此简单又极尽曲折，偏执而不失剔透，字里行间自有广阔天空。就这一点而言，我和约翰娜的看法高度一致。几周后，一等高烧退去，我就带着挑刺的心态迫不及待地重读了一遍——说不定这一次，我能看穿其中的文字把戏，或是就此心生厌倦，然而，我始终未能找到任何一处令人不快的瑕疵。没过多久，我读了《月宫》，再一次陶醉其中。无论是对于阅读还是写作，奥斯特始终是我的指南针——即便我已经不再关注他的新书，甚至将他遗忘，也仍然如此。于我而言，他的简洁利落无异于理想的标杆，是他的代名词，然后逐渐挣脱了他的名字，成为独立的存在。一些作品会深入你的骨髓，就算书名和细节都早已淹没在记忆的长河之中。当我终于得到机会到访布鲁克林时，我想都没想就直奔他的住址而去。那是进入千禧年后的头几年，约翰娜早已因为别人离开了我那一场分手决绝而残酷，让人猝不及防。我久久凝视着褐石大楼的入口处——那是保罗·奥斯特和希莉·哈斯维特共同生活和写作的地方，彼时的我已经建立起另一段长久的关系，那个男人正和我女儿在附近的咖啡馆吃着松饼。时间的交叠让我在身处公园坡的同时，仿佛约翰娜就站在我身旁，我可以听到她絮絮地说着有关机会的什么事，一些要到很久以后我才会明白的事，我们可以认为我们一起目睹了顶楼某幅窗帘后窸窸窣窣的动静。

一如我现在的高热，疟疾在我体内设置了某种永恒状态：疾病似乎成了常态。我们曾前去探望她的两个朋友，他们的工作属于“人道主义援助”的范畴，这一概念所涵盖的领域显然相当宽广，我们在他们的公司晃悠了两个星期，仍然没搞明白他们具体的工作内容。其中一个正在为某一机构拍摄在会议上播放的电影——前提是电影顺利杀青，会议如期举行。另一个看起来无所事事，成天扛着一副三脚架跟在后面。他们打算在那里逗留三个月，然后继续南下。在塞伦盖蒂边露营的那晚，是我们在坦桑尼亚度过的最后一夜，我们睡在同一顶蚊帐里面，可谁都没留意到咬我的那只蚊子。直到在返程的飞机上，我才发现手肘上多出三个奇痒的蚊子包。约翰娜没事。严格说来，我也就烧了两三个星期，顶多四个星期，可感觉上却像是卧床了几个月之久。约翰娜擦拭我的额头，去广场的面包店为我买来点心——小包装的那种，配合我有限的胃口。她说我凸出的颧骨令人担心，但语气中透着掩饰不住的痴迷。她煮了奶油浓汤，用烤炉烤了面包，抹上一层厚实到快陷下去的黄油。对这些食物和礼物，以及写有她的诗意图词的平装书，我都心怀感激。她来自泰比市的一个优渥的中产阶级家庭，遵循这样的馈赠传统：为特定或不特定的场合准备包装精美的礼物，蝴蝶结下还会塞进漂亮的卡片。哪怕是午餐时随手送出的小东西，也会让收到的人感到一种节日气氛。在她的世界里，礼物不仅仅关乎内容和包装，还在于惊喜程度、时机掌握，以及对过去和潜在未来的指涉。每一份礼物都是指涉网的一部分，充满暗示，代表着心照不宣的默契。随着时间的推移，礼物的累积渐渐成为我无法偿还的负担。她的礼物数量太多，价格太昂贵，也承载了太多的承诺。她还具有我缺乏的那种审美眼光：她在一家博物馆礼品店里挑到了完美的手表，还在一家行将倒闭的电影院里相中了一只印有电影海报的托盘。这两件东西我都还留着。孩子们曾问我关于莫妮卡的事，她是谁？谁和她一起度过了黑白色调的夏天？那只手表已经不走了，拆了腕带，被丢在洗漱包里，但那真的是我用过的最好的手表。因为她离开得强硬决绝，我扔掉了一些礼物，其他的统统束之高阁，打算在情绪冷静之后再拿出来。这和价值无关：金钱从来都不在讨论话题内。她不像我们其他人一样申请学生贷款（我们第一次相遇是在大学的新闻课上），而是有一张信用卡，直接挂在她父母会定期汇款的账户下。而我的情况是十六岁就搬出去住，自己养活自己，大学期间多次休学，每笔额外开支都需要挪用预算中的其他款项。还在一起时，我送出去的那些礼物，除了书之外她还保留了多少，我不知道：袖珍相机，仿丝质睡衣，装裱好的画——那位漫画家一度声名大噪，如今早已被遗忘。我送给她的这些礼物，以及馈赠的行为，都让我有种亏欠的感觉。因为我总会想到它们的价格，还有相形之下少得可怜的数量。对于比较，我向来反应迟钝，现在才突然意识到，金钱和传承的品位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它们仿佛生活之下涌动的暗流，属于我们从不会触碰的话题。她赠予的方式或许带着某种暴力，暗含着某种得胜般的优越：她会把一只方形礼盒推到餐桌中央（一条不对称造型的银质吊坠项链），或是在客厅中央留下一个大大的惊喜（配备冰爪的远足冰靴），要么在我的枕头上摆上一本包好的新书（特朗斯特罗姆的《悲哀贡多拉》），又或是拎着贡纳森面包店的盒子回家，在我眼前一晃，然后放在我们的茶杯之间。这是她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展现出的一种慷慨，但她知道

这也是我永远无法与之匹敌的，因此让她隐隐地占据了上风。当我手头拮据的时候，一定是她负责填满冰箱和食品柜，而她会习惯性地选择市集上的农家奶酪、鲜榨果汁，以及林奈大街专卖店出售的棕色纸袋装的现磨咖啡。在某些时候——或许是关系刚结束的时候——我会自问，这是否就是结构性暴力的表现形式：无意识地向对方灌输礼物的性质、购买的地点以及赠予的方式；教导对方不要满足于最便宜的裤子、蒜蓉酱、电脑或煎锅，就像我过去常做的那样，而是应该选择最好的。直到几年后我才意识到，认为这种交流方式暗含暴力的想法纯粹源于我的想象，被遗弃的经历激发，并于事后在满是怨怒的思绪中成形。约翰娜之所以送我《纽约三部曲》，无非是出于善意的冲动，而她题词中（想要落在我的唇上）的吻一如扉页上蓝色墨水的唇印般真实。



伊娅·根伯格

出生于 1967 年，瑞典作家、记者。2012 年正式出版自己的第一部小说，迄今为止已出版四部作品。2022 年，《唯余细节》出版，获得多项文学奖，并授权英、法等三十个国家，赢得多国读者喜爱。

####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Matthias Wagner](#) on Unsplash

## 小说

# 一首歌

科尔姆·托宾 | 新书推荐

一位著名歌手征服了满场观众，  
但无法取悦在场那个多年未见的儿子。

《母与子》是科尔姆·托宾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所收九个短篇小说均围绕母亲与儿子的关系，捕捉一个转折性时刻。在那一刻，母与子之间微妙的平衡被打破，或者他们对彼此的认识发生改变。一个男子埋葬了母亲，用一夜放纵冲刷内心的悲伤；一位著名歌手征服了满场观众，但无法取悦在场那个多年未见的儿子。而在本书最后也是最出色的故事《长冬》中，一个年轻人在大雪覆盖的群山中，搜寻离家出走的母亲。

托宾细致、优雅、流畅地刻画了各色男女，他们受制于习俗，受制于难以言说的情感，走不出过去的阴影。许多人无可奈何地陷入生活的泥淖，别无选择。托宾透过这些故事，准确展现了人的脆弱和渴望，震撼人心，令人难忘。

经群岛图书授权，我们摘选了《一首歌》这个故事，分享给读者。



在克莱尔的那个周末，诺尔充当司机，他是朋友当中唯一不喝酒的乐手。他们需要一个司机。他们认为镇上热切的学生和热切的旅游人士太多，酒吧里不堪设想。有两三个晚上，他们去找空荡荡的乡村酒吧，或是私人宅邸。诺尔吹锡口笛，技巧不错，天赋平平，在大

乐队里合奏比独奏更强。他的歌喉却很特别，虽然没有他母亲嗓音里的力量和个性，他们从她七十年代早期录制的一张唱片上知道这点。他与任何人都能合唱得很好，稍微往上或往下调整一点，就能自如地围绕其他人的声音，不管那声音是什么样。他没有歌唱家的歌喉，他曾开玩笑说，他有一只好耳朵，在这个小圈子中，大家公认他的听力无可挑剔。

星期天晚上，镇子让人无法忍受。他朋友乔治说，大多数游客都是那种会兴高采烈地把啤酒洒到你的爱尔兰风笛上的人。甚至几家较有名的乡村酒吧也都是来寻欢作乐的外地人，没法舒舒服服地待着。比如说，米尔诗镇的凯迪酒吧下午有个音乐会，消息传开后，到了傍晚，他的任务就是去救两个朋友，把他们从那里带到恩尼斯镇另一头的私宅，他们能在那里安静地演奏。

他一走进酒吧，就看到窗口壁凹处两个朋友一个在吹口风琴，另一个在拉小提琴，都朝他挤眉弄眼地打招呼。他们周围有一圈人，还有两个小提琴手，一个吹横笛的年轻姑娘。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放满了啤酒杯，有的满的，有的半空。

诺尔站到一旁，环顾四周，然后到吧台要了酸橙汽水，音乐让酒吧的气氛活跃起来，就连客人，包括对音乐一窍不通的客人，脸上也洋溢着莫名的满足和放松感。

他看到另一个朋友在吧台等酒，便对他轻轻地点头，然后走过去说他们马上就要开拔了。朋友同意跟他一起走。

“别告诉别人我们去哪里。”诺尔说。

他想，可能再过一个多小时，他们才能体面地离开，他会开车带他们穿过乡间，像是逃离危险似的。

他朋友一拿到酒，就挪到他身边，手里捧着一大杯满满的啤酒。

“我看到你在喝柠檬汁，”他讥讽地一笑，“想来点别的吗？”

“这是酸橙汽水，”诺尔说，“你买不起的。”

“我只能停下演奏，”朋友说，“太吃不消了。我们能走就走。要去的地方有酒喝吗？”

“你问错人了。”诺尔说，猜想朋友一下午都在喝酒。

“我们可以在路上买酒。”朋友说。

“伙计们什么时候走，我就什么时候走。”诺尔说着朝音乐传来的方向点点头。

朋友皱眉，抿了一口酒，抬眼在诺尔脸上巡视了一回，然后环顾周围，又靠近了些，免得说话让人听去了。

“很庆幸你只点了汽水，我想你知道你母亲在这里。”

“我是知道，”诺尔笑着说，“今晚那里没啤酒。”

朋友转身走了。

诺尔独自站在吧台旁，心想，他已经二十八岁，这意味着已经十九年没见过母亲，就连她是否在爱尔兰也不知道。他仔细地看着周围，觉得自己没法认出她来。他朋友们知道他父母离异，但没人知道分离的苦，以及其后沉默的那几年。

最近诺尔从父亲那里得知，她早先写信给诺尔，父亲却原封不动退了回去。他回了一句让他深深后悔的话，说宁可父亲放弃的是他而不是母亲。从那之后，他和父亲就不怎么说话了。诺尔听着音乐起伏，节奏变快，心里决定一回到都柏林就去探望他。

他不知不觉间喝完了饮料，就转向吧台，那里一片忙碌的景象。他想引起酒吧主人约翰凯尔迪，或者他儿子小约翰的注意，这样他自己能一直有事干，同时盘算着该怎么做。他知道不能离开酒吧开车一走了之，他的朋友都靠他，他也无论如何不想一个人待着。他知道只能留在这里，但可以退到后面，待在暗处，这样就不会遇见她。他想，最近十年每年夏天他都来这儿，酒吧里有些人知道他是谁。他希望他们没注意到他，如果注意到了，也希望没机会告诉他母亲，说你儿子离家两百英里，碰巧逛了同一家酒吧，正在人群当中。

这几年他在收音机上听过她的声音，总是出自她的老专辑的那几首歌，如今出了CD，两张是爱尔兰语，所有的歌都节奏缓慢，余音绕梁，她的歌喉有种深度和甜美，充满自信，行云流水。他从专辑封面上认识她的相貌，当然他也还记得她的样子，还有是从大约十年前《周日快报》上的伦敦采访看到的印象。他看到父亲烧掉了那周的报纸，但他又偷偷摸摸地买了一份，剪下采访和印在旁边的大幅照片。他最吃惊的是住在高威的外婆还健在。他后来得知，自从母亲和另一个男人逃去了英国，父亲就禁止外婆来探望，也不去探望她。母亲对采访者说，她经常回爱尔兰，去高威看她母亲和阿姨，她是从她们那里学会所有这些歌的。她没提到还有一个儿子。

之后几个月，他常常端详照片，发觉她笑容狡黠，面对镜头很自然，目光神采飞扬。

他快二十岁时学唱歌，音色被认为不错，在很多专辑中被用作和声和伴音。他的名字和其他乐手的名字印在一起。他经常看着CD封面，把自己想象成母亲，心想她是否会买这些唱片，她是否会随意扫视专辑背后的名字，然后看到他的名字，顿了一顿，记起来他

现在该是几岁，自问他是什么样的。

他又买了一杯酸橙汽水，背向吧台，面对乐队，想要找出自己该站在哪里。突然间，他看到母亲直直地看着他。昏暗的灯光下，她并不比《周日快报》上的照片老多少。他知道她五十出头，但因为垂着长长的刘海，一头红褐色的头发，看起来年轻十到十五岁。他不动声色地回视，不笑也不露出认识的表情。她的注视太过直接而好奇。

他望望门口和夏日的暮色，再次向她望去时，她仍然看着他。她和一群男人在一起，有些人他从服装判断是当地人，但至少有两位是外地人，他觉得可能是英国人。还有一个年纪更大的妇人坐在众人中间，他不知该如何判断她。

突然，他发现音乐停了。他张望着看朋友们是不是在收拾乐器，只见他们都看着他，似乎在等待什么。他吃惊地看到酒吧老板娘斯塔提娅·凯尔迪也在酒吧里。她曾对所有客人说过，过了晚上六点，她不会站在吧台后，这是规矩。她朝他笑着，可他不确定她是否知道他的名字。他想自己对她来说，不过是一个每年夏天从都柏林来几次的小伙子。然而你摸不透她，她有一双锐利的眼，什么都不错过。

她做手势让他走到边上，这样她能把大家看得更清楚。他照做了，她远远地招呼他母亲，唤起她的注意。

“艾琳！艾琳！”

“我在这里，斯塔提娅。”他母亲回应说。她口音中有轻微的英国腔。

“我们准备好了，艾琳，”斯塔提娅说，“你现在就开始吧，过会儿人更多。”

母亲垂下了头，又抬起，表情严肃。她朝斯塔提娅·凯尔迪沉重地摇了摇头，似乎说她不能，虽然她已经准备好了。约翰·凯尔迪和小约翰此刻也不再招呼客人，酒吧里所有人都望向诺尔的母亲。她给了大家一个少女般的笑容，把刘海往后一推，再次低下了头。

“现在安静！”约翰·凯尔迪大声说。

她的嗓音飘起时，似乎不知从何而来。比唱片上的更有力，甚至低音也是如此。诺尔想，酒吧里大多数人知道她现在唱的这首歌的一两个更平易的版本，有些人或许知道他母亲的这个版本。演唱热烈起来，优雅的音调，华彩段落，突变的调子。她唱到第二段，抬起头，睁大眼，朝斯塔提娅露出笑容，斯塔提娅站在吧台后面，环抱着胳膊。

诺尔觉得她起调太高，唱过八九段后，不可能毫不减色，除非强行把高音压下来。但她唱下去，他就知道自己错了。她对优雅高音的呼吸控制非常出色，但也是因为唱的语言自然，这是她的母语，也应该是他的母语，只不过他的爱尔兰语差不多忘光了。她是老式腔调，很有感染力，有时稍显夸张，不注重把调子唱得甜美。

他并不想从站立的地方离开，但他发觉自己已经距离她较近了，正独自站在她和她那群朋友与吧台之间。这首歌与其他许多歌一样，是关于单相思的，但它不同的是痛苦渐增，很快成了一支关于背叛的歌。

她闭上眼睛，唱出颤音和长调。有时她在两句之间停顿半秒，不是为了换气，而是考虑到酒吧里的人，让他们听到自己的静默，然后歌曲进入缓慢而绝望的收尾。

母亲唱起这些悲痛的歌词时，再次直直地望着他。她的嗓音更热烈了，但并没有夸张地追求效果。她唱到著名的最后一段，目光还是没从诺尔身上移开。诺尔则在心里构思着怎样在她声音之上唱歌。他努力地想象着怎么做，她的声音会怎样避开伴奏，可能还会故意让伴奏者感到意外，但他相信，他把调子随着她声音降低或升高就行了。然而，他知道自己要保持沉默，她看着他的眼睛，他也静静地看着她。她唱着她的爱带走了北，她的爱带走了南，她的爱带走了东，她的爱带走了西，他发觉大家都看着她。她又低下了头，最后一句几乎是用说白，她的爱带走了上帝。

唱完后，她朝约翰·凯尔迪和斯塔提娅点点头，谦逊地转向她的朋友们，并没有回应掌声。诺尔发觉斯塔提娅·凯尔迪看着他，热情亲切地笑着，他觉得她知道他是谁。他意识到不能再待下去了。他要召集其他人，自然地作出不耐烦的样子。母亲和她朋友在一起，他和他的朋友离开，他要让这事看起来很正常。

“上帝啊，唱得太好了。”他走到窗口壁凹处，其中一个朋友说。

“她的声音是很好。”诺尔说。

“我们留下来，还是怎么？”朋友问。

“我跟其他人说过，我会尽快送你们去古瑟汉。他们会等你们的。”

“那么我们把酒喝完。”朋友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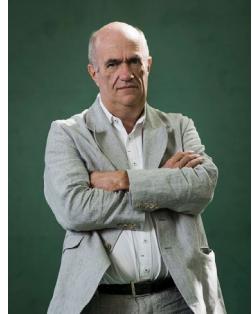
他们慢慢地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他一边留意着斯塔提娅·凯尔迪。她从吧台后出来，正和几个酒客搭话，开着玩笑，但明显是要过去和他母亲说话。斯塔提娅可能过一会儿才提到诺尔在酒吧里。其实她可能根本不会提到此事。但也可能她早就说过了，这足以让母亲站起来寻找他，或者只是温柔一笑，并不怎么在意，没有离开座位，神情也不变。这两

个结果他都不想看到。

他转过身，看到朋友们还没喝完，刚把乐器收拾好。

“我去车里，”他说，“你们去那里找我，记得把吧台上的吉米抓来，我要带上他。”

其中一人不解地看着他，知道自己说得虚伪，而且说得太快。他耸耸肩，走过酒吧前门旁边喝酒的人，谁都不看一眼。在外面，傍晚第一辆开了灯的车驶来，那车亮着大灯，他颤抖起来。知道自己不该再多说话，假装这只是个普通的傍晚。一切都会被遗忘的，他们会演奏唱歌直到凌晨。他坐在车里，在黑暗中等其他人来。



科尔姆·托宾

爱尔兰作家。自 1990 年出版首部小说《南方》以来，托宾已出版九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多部戏剧、文学评论集和散文集。《黑水灯塔船》《大师》《马利亚的自白》都入围

布克奖决选名单，《大师》荣获 2006 年度都柏林国际文学奖等文学奖。《布鲁克林》获 2009 年度英国科斯泰最佳小说奖。他的第十部长篇小说《魔术师》已于 2021 年 9 月出版。

####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 *Mother and Child* by a window by Carl Holsøe

## 小说

# 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

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 | 新书推荐

乌利茨卡娅“家族记事”典范之作，  
为命运迥异的两代女性立传

乌利茨卡娅是描写日常生活的大师。她的史诗始终如一地详细描写了主人公的生活，同时也描写了人物的整个家庭历史。

——加林娜·叶尔莫申娜（俄罗斯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

《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是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作家代表作，用轻盈的笔触，糅合神话般的历史，探讨重大的议题。

美狄亚·西诺普里膝下没有子女。她虽然和古希腊神话中的女巫美狄亚同名，但她却是整个大家族的守护神——她不像女巫那样杀戮，而是倾尽心血在脆弱的家庭内部维持联系，用她的操劳和博爱将亲人们聚集在她所居住的克里米亚半岛上，不论亲疏远近。俄国人、立陶宛人、格鲁吉亚人、朝鲜人、北方少数民族乃至来自海地的黑人儿媳，这些亲戚都是美狄亚的孩子，都属于受她庇护的大家庭。而她的侄孙女玛莎则在爱情的驱使下，冲破了传统道德的束缚，最终跌入痛苦的深渊。几代人迥异的生活围绕着小小的克里米亚半岛展开，折射出二十世纪这片土地上一段段引人回味的历史。

以下经湖南文艺出版社授权发布。



封美狄亚一直在关照康斯坦丁和季米特里两个弟弟，还有妹妹亚历山德拉，在日夜忙碌之中，不知不觉地消耗了少女的黄金时光，渐渐失去青春的润泽。刚把妹妹和她的初生子谢尔盖送到莫斯科她丈夫的身边后不久，便在疗养院里遇上了这位快活的牙科大夫。他微笑时，总要露出一排又大又短的牙，连同一条粉紫色的牙床来。一般认为，克里米亚的泥疗有奇特的疗效，可增进生育能力，身为护士的美狄亚当时正为此而努力，往病人身上糊泥巴。

起初，疗养院没有牙科，后来经院长在人民卫生委员会活动，搞到一个名额来，结果才有了这位牙科大夫，一下子使这个幽静并略显神秘的地方变得格外热闹。他吵吵嚷嚷，不停地开玩笑，晃动着手中那些镀镍的医疗器具，向所有的女病号同时献殷勤，表示可以在生育方面提供额外服务。美狄亚作为疗养院最优秀的护士，被指定给他当助手，参加了这种牙科表演活动。她用调刀在玻片上给大夫调制补牙用的药剂，递去各种不同的器具，心中则为大夫这种肆无忌惮的行径而感到惊愕，更为患有不育之症的大多数妇女的放荡不羁而震惊。这些妇女坐在牙科诊椅上就敢和大夫公开约会。

美狄亚以日趋浓厚的兴趣观察着这个瘦削的犹太人。他那肥大的裤子用高加索式的小皮带紧束在细腰上形成碎褶，上身穿的是蓝色的旧衬衣，不过披上白大褂之后，形象变得雅观一些。

“毕竟是个大夫。”美狄亚这样解释着他在女性当中的成功，“而且有他自己的俏皮劲儿。”

趁美狄亚填写病历的那点工夫，在信赖大夫的女病号还未开口之前，大夫就用敏锐的目光从头到脚扫视她一下，并且站在男性立场上对她做出一番善意的高水平的分析。再小的细节也躲不过这个专家的眼光。根据美狄亚的观察，他开口说出的第一句恭维话所涉及的内容绝对是上层建筑，即女性的头发、面色、眼睛等。如果对方反应良好（大夫对此是十分敏感的），那么他就滔滔不绝，发动有目的的进攻。

美狄亚偷偷地窥视着大夫，惊奇地发现，只要女性一进门，他就会立刻活跃起来。如果只留下他自己，加上一个严肃的美狄亚，他的表情就会马上消沉下去。他和美狄亚见面的第一天，就对她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对她的古铜色的秀发做了一番赞扬，但因没有得到任何鼓励，就再也不去谈论她的优点了。

过一段时间，美狄亚居然确信，大夫的眼光的确很敏锐，刹那间就能在女性身上发觉别人难以捕捉的优点，并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这些优点越是隐蔽，他对自己的发现就越是兴高采烈。

有一次进来一个特别胖的女人，无疑有肥胖症。当她把松软的屁股使劲地按进牙科诊椅里，大夫便用欣赏的口吻对她说了一句：

“假如我们在伊斯坦布尔的话，您准是全城最大的美人啦。”

肥溜溜的大胖子顿时红了脸，泪水夺眶而出。她用尖细的嗓门很不高兴地叫道：

“您这是什么意思？”

“上帝呀！”萨穆伊尔立刻紧张起来，“当然是好的意思。好东西多多益善，这是每个人的愿望嘛！”

美狄亚感到大夫下班时，总是很疲劳，不是因为工作紧张，而是因为他自己拼命努力，想在每一个女人身上都找出一些确实存在、虽然有时是值得怀疑的优点来，并且还要对她们讲一些好听的话。

偶尔有个别男人找他来看牙的时候（诊所的主治方向是不育症，还有一个颈椎肢部），他显得十分拘谨、胆怯。

美狄亚突然产生一个念头，觉得这个快活的笑嘻嘻的大夫好像是怕男人。她不禁为此失笑，后来才知道这种意外的观察结果的价值有多高。

当时美狄亚已年近三十岁了。弟弟季米特里准备报考塔甘罗格军事学校，康斯坦丁也快十六岁了，打算和大哥哥费奥多尔一样，当一个地质勘探员。把最小的妹妹阿纳斯塔西娅领到第比利斯的阿内利娅姐姐早就叫美狄亚到她家去住。姐夫的亲戚中有一个年纪尚不算老的鳏夫，姐姐暗中打算把他介绍给美狄亚。美狄亚并不了解这些计划，但也想去看一看姐姐和妹妹，只不过要推到秋天，做完家用储备再去。假如姐姐的计划能实现，克里米亚就不会保留这片也许是希腊人最后家园的房屋了，西诺普里家族的下一代就会完完全全地演变成内陆希腊人，散居在塔什干、第比利斯、维尔纽斯等地，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一九二九年三月中旬，疗养院全体员工被召集开一次紧急会议。务必全体参加，包括管理花园的拉伊斯这样一个歪着脸，总是似笑非笑的弱智人员。既然勒令拉伊斯也必须参加，说明会上要讲的是国家大事。

市委领导、大块头的维亚洛夫坐在铺着油光光的红台布的桌子后面，大放厥词，先是

宣读有关决议，接着就自行发挥，大讲起美好的明天和集体化思想的伟大。职工中多数是妇女，听得很入神。她们多半住在郊区，拥有半栋房子、几百平方米的菜园子、两三棵果树、四五只母鸡和一席公职，一般不爱大声发言。院长费尔科维奇是土生土长的克里米亚人，书香门第出生的卡拉伊姆族，一生中经历过多次摔打。一九一八年应征入伍，参加红军，在军医院里服役，但没有入党，也老是不放心家人。他宁愿沉默，把发言权让给别人。

“谁想发言？”维亚洛夫说。党小组长菲洛佐夫斗志昂扬，马上跳了出来。

萨穆伊尔坐在后排座上，浑身抽动着，就地蹦跳，眼睛环顾四方。美狄亚坐在他旁边，斜眼观察着他这种莫名其妙的紧张状态。大夫注意到她的眼光，便狂热地抓住她的手，凑到耳边，吁吁说道：

“我要发言……我一定要发言……”

“您不必这样紧张，萨穆伊尔·雅科夫列维奇。想发言，就发言吧。”美狄亚想慢慢地挣脱他那紧抓不放的手指，把自己的手抽回去。

“您知道吗，我是在一九一二年入党的老党员——我必须发言。”他的脸色发白，但不是那种高贵的蜡白色，而是像胆小鬼那样面如土色。

一个有德国姓氏的新来的女医生（她梳的是分头，左边还留了一绺扁平的头发）发表了有关集体化的长篇讲话，翻来覆去地说“从当前形势来看”这么一句话。

大夫抓着美狄亚的手，渐渐地平静下来。他抽动着脸，掀动着嘴唇，一直坚持到最后。一系列大声讲演结束，开始散会，他还是紧握着她的手不放。

“可怕的一天！您相信吗，这真是可怕的一天呀。请您不要离开我。”他恳求着说。他那双淡褐色的眼睛里流露出女性般的央求神态。

“好吧。”美狄亚居然轻松地答应了他。他们一起走出疗养院刷成白色的大门，经过长途汽车站，拐进一条僻静的小街。自从市里接通了铁路，这条街就成为铁路职工居住区。

萨穆伊尔在这里租用一间房子，有自己的独门和一个小花园。花园里有两棵老葡萄藤和一台又破又旧、长满青苔的木桌，其样子就像是它和这两棵葡萄藤一起在这里长大的，葡萄藤已爬到桌子上面的铁丝上。院子的一面是稀疏的木条栅栏，另一面是邻居的土墙。

美狄亚坐在桌边注视着萨穆伊尔。他在前庭跑来跑去，一会儿伸手从房梁上拿下用粗布巾包住的羊奶酪，一会儿又往平底锅里倒植物油。动作虽有些忙乱，但又是快速、利落的。美狄亚看了看手表：两个弟弟今晚不会回家，他们都去科克捷别利滑翔站，准备在美狄亚一个老朋友家里过夜，这个朋友有一座当地很出名的别墅。

“我没有什么着急的事情，”美狄亚吃惊地发现，“我是来做客的。”

萨穆伊尔唧唧喳喳，说个不停。他的神态轻松、活跃，仿佛刚才紧抓美狄亚的手的不是他，而是另一个人。

“这个人真奇怪，变化无常。”美狄亚心里想着，随即开口提出，要帮帮忙做点什么。

但是，萨穆伊尔让她休息，坐在长出嫩叶的葡萄架下好好观赏美丽的天空。

“我可以告诉您一个秘密，美狄亚·格奥尔基耶夫娜。我的阅历相当丰富，还曾经参加过为犹太移民开办的农业技术学校，一直读到毕业。现在我望着这个葡萄园，”他用高傲的手势指了指两棵歪歪扭扭的老葡萄藤，“心里想，这本是多么理想的工作，比起补牙要好得多呀！是吧？您是怎么想的呢？”

接着，他把晚餐端到桌上，他们俩吃起了有煤油味的土豆和羊奶酪来。美狄亚想起身离去，却不知为什么一直在拖延。

饭后，他穿过全城陪送美狄亚回家，一路讲的是他自己的情况，他大大小小的挫折、不顺和失败，但他好像不是抱怨，而是在笑，在惊讶……最后，他恭恭敬敬地向她道别分手，使她陷入沉思，弄不清此人究竟有什么动人之处……看来，他对自己的态度不是很认真的……

第二天，他们又像往常那样在牙科诊室里见面。大夫像是换了个人，沉默寡言，对女病人的态度很严肃，一句俏皮话都不说。到了午休时，美狄亚感到他似乎想对她说什么。最后一个病人一离开，他果然把自己带来的几块厚厚的夹心面包放在美狄亚的薄饼夹小青菜的旁边，摇摇头，咂咂舌，说了一句：

“美狄亚·格奥尔基耶夫娜，假如我邀请您去‘高加索’餐厅吃一次饭，您会如何？”

美狄亚笑了笑，大夫已不止一次地邀请过他所看中的女病人去“高加索”餐厅，况且他所选用的“假如我……会如何……”这个句型，使她感到好笑。

“我要考虑考虑。”美狄亚干巴巴地答了一声。

“有什么可考虑的？”他激动起来叫道，“咱们下了班就去吧。”

美狄亚看出他非常希望带她去这家“高加索”餐厅。

“不过，我反正需要回家换换衣服。”美狄亚犹豫不决地找了个借口。

“不要胡说！您以为去餐厅的女士们非得穿毛丝鼠皮大衣吗？”大夫咄咄逼人地说。

美狄亚那天穿的是灰色斜纹布连衣裙，带着白色小圆领、白色袖口，很像一个旧时贵族家里的侍女或寄宿学校的学生。这种式样她是从中学时代就开始穿的，一生中大约穿过近百件，闭着眼也能把它缝好……同类式样的丧服她一直穿到现在……

在“高加索”餐厅度过的那个夜晚是十分美好的。萨穆伊尔有些装腔作势。他认识那里的服务员，并为此感到骄傲。服务员弯着腰，面带笑容，竖起两道高加索式的小胡子，把放在透明的玻璃盘子上的各种小菜唰唰地摆到桌上，自然排成一个对称的十字。餐厅里，饭桌上铺着丝绒台布，角落里摆着棕榈树，在这样的气氛下，美狄亚比起昨天坐在小院子里、由白色墙壁来衬托她那古希腊式的侧影的时候，在大夫的心目中变得更有魅力了。

她掰下一块高加索烤饼，蘸上恰霍赫比利菜酱，仔细地嚼动着，嘴边连一点橙黄色的酱印都不留。萨穆伊尔看着她吃饭的样子，注意到她好像是满不在乎盘子上有什么东西，表情又是这样的和蔼可亲，想必这才叫训练有素、举止良好。想到他自己是从来没有机会学习用餐时的礼仪，他顿时失去胃口，连恰霍赫比利的味道也觉得变酸了。

他把金属盆连托盘一起推开，把赫万奇卡拉葡萄酒添进高脚杯里，喝了一口，又放下酒杯，果断地说起话来：

“您慢慢吃吧，美狄亚·格奥尔基耶夫娜，不要太在意我要说的话。”

美狄亚用期待的眼神盯住他。他们坐的角落中气氛温馨，但光线有些昏暗。

“我应向您解释一下我昨日的表现。我指的是会上的表现。请您注意，我是个职业革命家，敖德萨人都知道我。我经受过三年政治流放，还曾经为一个大人物组织过越狱行动，这个人物的大名我现在都不好意思把它说出来。我绝不是胆小鬼，请您相信。”

他又激动起来，把一盘恰霍赫比利拉到跟前，又上一大块鸡肉，像美食家那样啪嗒地嚼起来，似乎是恢复了胃口。

“您知道吗，我只不过神经有些……有些毛病。”他又一次把盘子推开说，“我三十九岁了，不算年轻，但也不老。和亲戚们没有什么来往，可以说是孤儿。”他开了个玩笑，便低下头来。他那浓密的头发是向后梳的，现在有一部分落下来，盖住了前额。他的头发确实很美。

“他要向我求婚。”美狄亚已经猜了出来。

“我是从来没有结过婚的，而且坦率地说，过去也从没有这种打算。但是，您知道，昨天我犯了一次小病，就是我们开会的时候。正因为有您在身边，我这次犯病很快就过去了，没有造成任何后果。后来您到我家，我们坐了一个晚上，我心里还没有什么感觉……”

“他傻得太可笑啦。”美狄亚心里笑了。

大夫继续解释说：“您知道吗，您根本不是我所倾心的那种女人……”

美狄亚虽然从不懂得向男人调情，然而如此的直率，连她都觉得过分。她已完全被大夫搞迷糊了，不知他要说什么。未料，大夫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像是用拔牙的器具狠狠地捅了她一下说：

“一般来说，我所喜欢的女人都是个子不高、身体强壮、腿部结实，有俄罗斯味道的。您别以为我很土气，我明白，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算是女王，但我从小就沒有向女王瞪眼的习惯。我找的都是些洗衣婆、打工妹，对不起，还有一些女卫生员之类的人……”

“您说得真可笑……不过，家里还有一大堆需要烫的衣服……”

萨穆伊尔用叉子钩住一块放凉了的恰霍赫比利，赶紧嚼嚼吞了下去，美狄亚一看就知道他是很紧张的。

“当您拉住我的手，美狄亚·格奥尔基耶夫娜，不，对不起，是我拉住了您的手的时候，我就感到，只要和您在一起，就不会有恐惧感了。但那天晚上我对您还没有什么感情，只是觉得和您在一起不会有恐惧感罢了。我把您送回家，自己回去躺下，才果断下了决心，一定要和您结婚。”

美狄亚始终保持无动于衷的心态。她已是二十九岁的老姑娘，多年来一直以轻蔑的态度拒绝着男人们各式各样的追求。

“此时我就梦见了母亲！萨穆伊尔激昂地说道您可不知道她生前的脾气有多坏呀！不过，这是题外话了。以前，我在梦中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次可真的见到了。她走过来紧靠在我的身边，我甚至能闻到她头发的气味，是白发苍苍的老年人那种气味。母亲表情严肃地对我说：‘对，萨穆伊尔，你做得对。’没有再说什么，让我自己去考虑什么叫‘对’。”

美狄亚直挺挺地坐着，她的腰板向来很直。她衣领左边的一角略微向上翘起，她没有在意，正在思索着用什么方式能够较委婉地向这个怪人表示拒绝，避免对他有刺激。他看来是想不到会遭到拒绝的。

“对啦，美狄亚·格奥尔基耶夫娜，还有一件事，我作为您的未婚夫必须向您交代。我在

精神病院里挂了号,就是说,我根本没有病。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啦,但我必须向您讲清楚。一九二〇年我被派到特种部队去外地征收粮食。这是叫人心惊胆战的事情,但对革命来说,意义极为重大,我心里一直是很清楚的。到了坦波夫省那个瓦西里谢沃村,粮食自然是找到了。我相信,当时每户都藏些粮食,但我们只发现了两户,看样子还不是最富裕的。事前我们就有命令,凡是私藏粮食的人都要枪毙,杀一儆百。红军战士抓了三个农民,带到村外。押送他们的时候,陆陆续续跟上了不少人。抓到的有两个是没有分家的兄弟,还有一个老头子。他们的老婆孩子都跑了出来。老头子的母亲——一个半身不遂的老太婆也爬着跟在后面。这两家一共征收了四普特的粮食,其中兄弟俩加在一起也只有一个半普特。美狄亚·格奥尔基耶夫娜,我当时是征粮队的队长,让他们三人排成一排,面对战士们的枪口。这时,妇女、孩子们大声号叫起来,我脑袋里就“嘣”的一响,倒在地上,突然犯了类似癫痫病的毛病,什么都不知道。人们把我放在马车里的一堆粮食上,拉回城里。听说,我当时全身发黑,手脚像木棍似的直挺挺的弯不下去。我在医院里住了三个月,接着又被送到疗养院,最后,医疗小组确诊我有神经衰弱。确诊后,本来想派我搞党务或经济工作,但我想了想,还是申请当牙科大夫好。他们考虑到我的确是神经衰弱,就放我去了。您也许注意到,我的牙科水平不错,既能看牙,又能镶牙。党的立场,我照样坚持,就是身体不大好。需要表明自己是站在党的立场的时候,我是一心一意想表态的,可是身体就软弱起来,叫我害怕,怕的是又会抽筋、闹出神经病来……就像昨天开会的那个样子。我给您讲的这些情况都是我的隐私,虽然病历上是有记载的。我本来有机会可以把它抹掉,但我想,还是不改好。万一组织上又要我参加什么特殊行动,我是干不了的。打死我,也干不了。但是,别的毛病我是没有的,美狄亚·格奥尔基耶夫娜。”

“上帝呀,上帝……我的一个哥哥菲利普被红军枪毙,另一个哥哥尼基福尔被白军绞死,他们俩人生前也都杀过人。而他是杀不了人的,还为自己的脆弱而伤心……的确,上帝的精神无处不在……”

萨穆伊尔送她回家。脚下的路面微微发亮。这部分城郊当时还很偏僻,没有多少房屋,遍地是杂草。要走三四公里,才能到美狄亚的家。平时口若悬河的萨穆伊尔半路突然沉默下来。其实,他把自己的生平已统统地交代出来了。婚后,他也只是对当晚讲述的情况做过一些无关紧要的补充。

美狄亚也默不作声。萨穆伊尔用细瘦却有力气的手搀扶着她,但她的感觉似乎是她在扶持着他向前走。

当他们走近哈拉兰博斯的老宅院的时候,一轮明月高高升起,给院内的老树披上了银光。大门早已被堵死,住户通常走旁门或后门。他们俩站在旁门附近。萨穆伊尔咳嗽了一声,以务实的口气问她:

“咱们哪天去登记呢?”

“不,”她摇摇头说,“不去。我还要想一想。”

“有什么好想的?”他感到很吃惊,“今天我们要搞集体化,明天还不知要搞什么东西。生活自然是越来越美好,不过,我想,俩人一起去面对这种美好生活,会觉得好受一些。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家里静悄悄的。她脱下灰色连衣裙,穿上另一件类似的休闲装,坐下来给叶莲娜写信。这是一封长长的充满伤感的信。她没有提及那位别别扭扭向她求婚叫人好笑的牙科大夫,只是写到弟弟们,说他们都长大了,纷纷离她而去。现在已夜深人静,她孤独一人在家。青春时光一去不复返,留下心中的一片倦意。

凌晨刮起大风,诱发了美狄亚一阵头痛。她用旧头巾把头裹住,卧在冰凉的床上,第二天就发起高烧,浑身酸痛。这一场流感在她身上发作得很厉害,时间很长。萨穆伊尔一直非常用心地照料着她。当她快要痊愈的时候,萨穆伊尔已如痴如狂地坠入情网,美狄亚心里也感到无限幸福,幸福到不敢承受的地步。她从不记得有人给她往床边送茶水、给她熬热汤喝、替她掖被子。她的病刚过,他们就去登记结婚了,婚后生活自始至终是很幸福的。



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

俄罗斯当代文坛著名作家。近年来,她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之一。她的作品大多书写当代俄罗斯女性的生存与境遇,就两性关系、家庭生活、代际关系和文化冲突等主题做出了严肃深刻的探索。她的创作关注普通人物的心理意识和生理体验,带有古典文学及宗教神话的回音,蕴含着独特的伦理观和命运观。

####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康明斯和福克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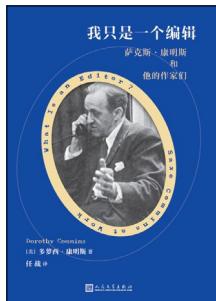
## 非虚构 有一天， 我的作者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多萝西·康明斯 | 新书推荐

有关兰登书屋金牌编辑  
萨克斯·康明斯的编辑生涯

作为高级编辑，萨克斯·康明斯在兰登书屋工作了二十五年，从1933年一直工作到他1958年去世。经其手出版著作的作家可以列出长长一串：西奥多·德莱塞、格特鲁德斯泰因、W.H.奥登、辛克莱·刘易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伊萨克·迪内森以及交往最深的两位尤金·奥尼尔和威廉·福克纳。康明斯女士从丈夫留下的编辑审读报告、通信以及笔记中择选精要，凸显康明斯所持“编辑需要扮演好多种角色”的信念。

在这些珍贵的资料中，尤其记录了尤金·奥尼尔令人扼腕的最后岁月，以及萨克斯·康明斯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书信往来。对编辑技艺精益求精、对作家超乎寻常的体恤，让萨克斯·康明斯成为“兰登书屋的伟人”（贝内特·瑟夫语）。

经“99读书人”授权，我们节选了第十一章《威廉·福克纳和诺贝尔文学奖》，分享给读者。



1927年，萨克斯与劳埃德·科莱曼合著的《简明心理学》出版后，出版方往萨克斯的家里寄了一包书。当时萨克斯与父母同住，包裹寄到时，他们决定好好庆祝这一事件，于是

迫不及待地等着萨克斯回家。傍晚，萨克斯回家后，在父母自豪的注视下打开了包裹，发现里面是六本名为《蚊子》的小说，作者的名字他以前并不知晓。这是萨克斯第一次接触威廉·福克纳的作品。

到30年代中期，福克纳已经创作了包括《喧嚣与愤怒》《我弥留之际》《圣殿》和《八月之光》在内的多部作品。1936年，福克纳把《押沙龙！押沙龙！》的手稿拿到兰登书屋，从那时起到1958年萨克斯去世，他们二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萨克斯承担了以下几部作品的工作：《押沙龙！押沙龙！》（1936）、《不可战胜》（1938）、《野棕榈》（1939）、《小村》（1940）、《〈去吧，摩西〉和其他故事》（1942）、《〈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和其他故事》（1945，萨克斯为这本书写了序）、《尘埃侵入者》（1948）、《骑士的开局》（1949）、《威廉·福克纳故事选集》（1950）、《修女的安魂曲》（1951）、《福克纳导读》（1954）、《寓言》（1954）、《裹林》（1955）、《小镇》（1957）。去世之前，萨克斯正在编辑《大宅》。

《故事选集》是福克纳出版的第三部短篇集，是由萨克斯和唐纳德·克劳福德共同策划的。起初，比尔拒绝了，但后来，他写信给萨克斯：“关于选集，您和唐是对的，错的是我；我是说，关于出版这样一部集子的时间和地点。比错误更甚：我是愚蠢。我似乎没有理解‘选集’的含义。它很好；若干年之后，十几二十年之后，它会看上去相当不错。我已经忘记了它的许多妙处；整个晚上，我都在笑话自己的顽固。”

1950年8月，故事集印好，比尔正在密西西比州的牛津镇打理他的农场。深秋的一个傍晚，萨克斯推开我们纽约寓所的门，说“今天真是不同寻常！我被记者包围了。据说比尔·福克纳会得诺贝尔奖。”10点20分，电话铃响了，是从牛津镇打来的长途。

以下重述了萨克斯在通话即将结束时说的话：“是的，艾斯黛拉，真是太棒了！您是从华盛顿的瑞典大使馆得到的消息？什么问题？比尔没有正装？哦，这根本不算是什么问题。如果他在牛津镇买不到，可以来纽约的路上在孟菲斯买。我跟您确认一下，他不想买，而是想租一套？”沉默片刻——比尔接听了电话，告诉萨克斯他第二天早上给他打电话。

唐克劳弗尔后来告诉了我第二天发生的事“比尔打电话来时，我正好在萨克斯的办公室。为了参加诺贝尔颁奖礼，他请萨克斯为他租全套正装和一顶缎面礼帽。在萨克斯的要求下，比尔提供了自己的尺寸——臀围、袖长、腰围、内侧裤长、外侧裤长、头围和颈围。”

萨克斯去了布鲁克斯兄弟，结果被告知那里不出租服装。不过，店员向他推荐了一家店，可以提供小礼服、常礼服、燕尾服、缎面礼帽以及其他必要配饰。于是萨克斯去了那家名为第五大道正装店的公司，一位和气的小个子店员接待了他。萨克斯说明来意并提供了尺寸之后，店员说：“我们刚好有适合您朋友的衣服，是一套墨蓝色的西装。”“不，不，”萨克斯表示反对，“我想要一套黑色的。”“您没明白我的意思，”店员说，“黑色也分灰黑、棕黑等好几种，但墨蓝是最棒的。”只看了一眼，萨克斯就明白他的推荐是对的。

接下来，萨克斯提供了礼帽和白衬衫的尺码。全套行头要在萨克斯电话通知店家之后第一时间送到兰登书屋。同时，他还要求届时请一位可以修改尺寸的店员去送货，以备比尔试穿后有任何不合身之处。

萨克斯离开前，店员说：“请告诉您的朋友，他一定会满意这套衣服的，因为斯佩尔曼红衣主教的侄子上个月就是穿着它去罗马觐见教宗的。”

同兰登书屋的所有人一样，萨克斯同样翘首盼望比尔的到来。同样迫不及待的还有比尔的几位酒友，不过这一次他们被萨克斯拦住了。“你干吗，康明斯？”他们抗议道，“这可是庆祝的时刻！”“没错，没错，”萨克斯说，“我明白，不过你们这次只能暂且忍耐，因为比尔必须保持最佳状态。”

比尔面临的第一个任务是写诺贝尔获奖发言，后来证明那篇致词简短而雄辩地呼吁了“爱、荣誉、怜悯、骄傲、同情和牺牲”的价值观。印好之后，比尔将第一本送给了萨克斯。

比尔出发去斯德哥尔摩的时间临近了。衣服已经试好。唐纳德·克劳福德告诉了我接下来的故事：“那套衣服对比尔来说还是挺合身的。可是，等他结束那辉煌的旅程返回后，他告诉萨克斯和我，他注意到国王裤子上有两道缎带装饰，而他自己只有一道。在萨克斯的提议下，贝内特和我将比尔在颁奖典礼上穿着的礼服买下来送给了他。在此之前，萨克斯找人在裤子上另加了一道缎带。”

到达瑞典之后，比尔和他的女儿吉尔被车接到斯德哥尔摩大酒店。庆祝活动期间，新获奖者和以往的众多获奖者在那里下榻。颁奖之后的两天里，酒店里举行了向新获奖者致意的一系列派对和宴会。然后，比尔父女二人飞往巴黎短途旅行，之后回到牛津镇的家中过圣诞。

第二年，也就是1951年，比尔获得另一项殊荣——荣誉军团勋章（Légion d'honneur）。颁奖仪式由法国领事馆于10月26日在新奥尔良举行。获奖信息到达时，比尔就在萨克斯的办公室。他找萨克斯借了一个记事本，坐下来，用法语写了一篇简短的受奖词。后来，

他在这张手稿的顶部写上“赠萨克斯·康明斯”，把它留给萨克斯保存。



福克纳在诺贝尔奖晚宴上  
发表讲话

在比尔获得诺贝尔奖很久之前，他就跟萨克斯讨论过创作戏剧的想法。无疑，这对他来说是全新的尝试。讨论主题时，比尔说他打算围绕着坦普尔·德雷克 (Temple Drake) 展开，这是《圣殿》里的核心角色。在那本书的结尾，比尔让她置身巴黎的卢森堡公园，与她的父亲德雷克法官坐在一起，在那“灰色的一天，灰色的夏日，灰色的一年”。“自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八年，”比尔说，“我一直在好奇这些年她过得怎么样。”比尔最终写出了《修女的安魂曲》，这部作品部分是戏剧，部分是小说。它包含三幕，每一幕前面都有大篇幅的解释性描述。坦普尔现在是高文·斯蒂文斯太太和两个幼童的母亲。以此作为出发点，比尔展开了一个同《圣殿》一样令人痛苦和憎恶的故事。不过，看到坦普尔为了赎罪而艰难挣扎，读者会产生怜悯之情。

在创作第二幕的叙述性前奏时，比尔给萨克斯寄了以下一张便条，询问他对于副标题的意见。

此处，我想借用艾略特的诗句：

“开端处是那个词

…的复殖”

我不懂希腊文。

我们能用

(开端是… ) 吗?

如果不能，就用

(开端处是那个词)

萨克斯提供了那个希腊词的释义（“命定之人”），但福克纳最终还是决定不引用“艾略特先生的周日礼拜式”。《修女的安魂曲》于 1951 年出版时，第二幕的前奏简单地改为“金色穹顶 (开端是那个词) ”。

人们对这部作品褒贬不一。福克纳最初对它的设想是戏剧，经过大量的讨论、协商之后，在瑞士、德国、西班牙、瑞典、荷兰、法国、希腊和其他多国制订了演出计划。在伦敦，由鲁斯福特 (Ruth Ford) 饰演高文·斯蒂文斯太太，演出取得了非凡的成功。1959 年开始在美国上演，鲁斯·福特同样收获声誉。但这部剧作本身则没有这么幸运。

福克纳来纽约时，会下榻在兰登书屋旁边的麦迪逊大酒店。比尔总是在兰登书屋的前门入口处等着萨克斯，他知道萨克斯日常会在 9 点之前从普林斯顿抵达。他们会一起去萨克斯的办公室，比尔有自己的书桌和打字机。在那里，比尔接受采访，用打字机打出正在创作中的作品；在那里，比尔默默地抽着烟斗，或许是在酝酿新的作品。

在某一次纽约之旅中，大概是 1951 年或 1952 年，比尔带来了《寓言》的前 100 页。这本书是他口中的“大部头”他已经断断续续写了九年。为了避免编辑办公室里常有的打扰，萨克斯把比尔带回了家。两人埋头工作，只停下来吃饭或去城里散步，有时也带着我们的狗一起去郊外然后重新开始工作。茶点时间停下来喝茶，继续工作。7 点时悠闲地吃个晚餐。《寓言》的前一百页就是以这样的节奏被仔细审阅。结束后，两人回到了纽约。比尔时不时会消失，回到牛津镇继续创作。不过，在 1953 年 11 月 5 日，萨克斯终于能够从普林斯顿写信给唐纳德·克劳弗尔：

亲爱的唐，

随信附上比尔《寓言》可下印的最终完整稿。顺利地结束了工作，我们二人心情激动而轻松，且都觉得这部稿件已经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趋于完美。做了可能的删减之后（如今我们认为再无一字可删），全书大概有十七万五千个词，也可能多或少几千词。

无需赘言我对这部佳作的欣赏，此时更有意义的是列出成书或至少长条校样出来之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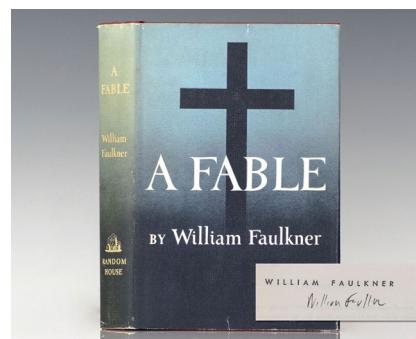
一些注意事项。

您会看到书前页各版块均已就位，可以排版。在版权页上，我们只要提供国会图书馆卡片目录编号即可。1950 年的版本信息需要涵盖比尔名下的《盗马笔记》(Notes on a Horse Thief)，这篇作品是密西西比州格林维尔的列维出版社以限量版形式发行的。此次为了《寓言》，比尔重写了这个故事。

在确认页上（前页第 6 页），您会看到比尔希望做出必要确认的准确方式。我们把它放在偶数页上、献词页（同样也已提供）的背后，为的是节省前页篇幅，而且让它不那么显眼。

您会在简略标题页上看到一张便条，对全书使用的十字符号向排版工人做出说明，包括护封、书脊、标题页、简略标题页，甚至还有文本中何处间隔双倍行距。我们必须避免使用有明确宗教意味的十字架，而要简单的符号，越简单越好。全书都使用木纹质感的。在十个部分的最前端出现时，它们必须足够大，占空间足够多，使得每章的起始页有明显的下沉感。在我们标注以三个小十字暗示时间流逝或场景转换的地方，它们的大小应与正文中排印的大写字母相当，不超过常规星标的大小。

我们想在蓝色的书封封面上放一个简单的十字符号。封底只有书名、比尔的名字、兰登书屋的商标，不放十字。



《寓言》

比尔建议：护封底部采用深蓝色，向上渐次变浅，直到顶部变为晴空蓝；护封上半部再次放置简单的十字符号，或许用白色；深蓝色的下半部的文字为：

寓言

威廉·福克纳

这些建议或许还不成熟，不过它们是我们昨天结束十小时的书稿审阅后彻夜长谈后的一些想法。

全书的排印顺序如下：

i 简略标题页

ii 广告页（比尔的作品清单）

iii 书名页

iv 版权页

v 献词页（已提供）

vi 确认页

1 H.T. (在此题目下)

2 白页

3—? 正文

我判断，全书不会超过 32 开 14 个印张，也就是说最多 448 页或 480 页。

您会注意到书稿中没有作者介绍。这是比尔特别要求的，所以本书会省去这一块内容。

书的最后会有三行的日期和出版地声明，我们决定采取短排、左对齐的版式，内容大致如下：

1944 年 12 月

牛津—纽约—普林斯顿

1953 年 11 月

不管您何时决定启动出版，若是比尔没有时间，我都会负责所有校样的审读；若是他能抽出空来，我会和他合作。

您会注意到所有的章节名——除了最后一章明天都有日期。我们希望这些日期不要太醒目，绝对不要同章节标题保持一致。显然，放入日期的目的是让读者保有时间概念。

1954 年 1 月，萨克斯开始审读《寓言》的长条校样，时不时停下来记录他的想法。第一批笔记中有一条是这样的：“我们做的工作在长条校样中得到了体现。比尔将一个场景缠绕在身边，一旦牢牢抓住，就会把它展开。很有趣，看着他赋予它极大的自由度，任它从潜意识中浮出，不加抑制地记录下来，只是随着细节的即兴创造而不断改进原有的整体性计划。”

好几天的时间里，萨克斯在家中和办公室里反复阅读这份长条校样。以下是他在不同时间做的笔记。

读了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之后，会对“秩序”产生更深刻的感受，而非为了情节发展而发展，也并非因为比尔自己如此看重情节的发展。谁又不是如此呢？书中某些修辞的夸张仍让我感到有些着迷而困惑，还有故事铺展过程中缠绕难解的向前或后退的进程。这个故事强而有力却又如此简单，虽然充满令人质疑的巧合，却因叙事次结构的存在而使得整栋文字大厦免于坍塌。

对话都很长，不管是玛格达、传令兵、德国将军、军需官，还是任何别的什么人。除了元帅，他总是很简洁的。巧合的使用感觉略牵强，但除非把整部小说的内部逻辑推翻，否则就无法改变这一点。父亲（老将军）和儿子（下士）见面，一方提出的交易被另一方拒绝，这次会面的人为设计的痕迹尤其重。只有福克纳可以容忍在自己的写作中发生这样的巧合，并单单运用叙述的力量赋予它几乎具有说服力的真实感。

我产生了一种神经性的心理障碍，几乎无法打开书封来面对我们的工作成果。有太多问题需要回答——是我，而非比尔，应该给出解答。

1 月 17 日，整日劳作后，萨克斯终于完成了 450 页长条样的审校。在最终的一段评价中，他写道：“写得最好的部分——特别是复活——感人至深而虔诚，同时又滑稽，散发着死亡气息，宛如醉酒癫狂一般。我们的福克小公子（萨克斯对福克纳的昵称）有一种古怪的、带着一丝恋尸癖的幽默感。”

当天吃过晚饭后，萨克斯给比尔写了一封长信，总结了他对《寓言》的最新看法。在两天后给兰登书屋提交的报告中，他给出了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写这份报告比他料想中花的时间长。“为了适宜地描述它，”他写道，“将有必要完整地描述整部手稿，如果我能够在这么短的篇幅内做到的话；或许需要跟这部小说本身一样长的梗概。”遗憾的是，信和报告都找不到了。

1953 年末到 1954 年初是一个寒冬，雨雪交加，路面结冰。医生建议萨克斯不要在恶劣的天气下前往纽约，唐和贝内特也叮嘱他一周上班不要超过一到两次。不过萨克斯是不会安于这样的束缚的，尽管他在家中可以不受打扰，工作效率更高。仅仅是想到被迫削减自己的活动，就让他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他想念在兰登书屋和人们面对面的交流，想念与作者和出版界同仁们即兴的午餐和讨论。

我们在普林斯顿的邻居爱因斯坦教授深知萨克斯的苦恼，为此鼓励萨克斯常去他家与他聊天。前去做客的萨克斯不仅受到教授的热情接待，还有教授的女儿玛戈（Margot）和忠实的家庭成员海伦·杜卡（Helen Dukas）的欢迎。一次，在跟爱因斯坦进行了灵感迸发的讨论之后，萨克斯回家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谈话的要点：“我们讨论的范围很广，从绝对道德准则谈到科学的局限性。尤其有趣的是这一命题的进展，即有必要对自由施加限制，这与 18 世纪自由论者的观点恰恰相反。当涉及安全与自由、生育与自由等问题时，我们能够接受限制；哪怕我们不接受，文化也会强迫我们接受。当我们对自由的目的进行发问，便进入了价值观和形而上学的领域。”

我对爱因斯坦和萨克斯之间谈话的记忆被福克纳于 1954 年 9 月写给萨克斯的一封信唤醒：“美国风格的自由——这种错用的自由和自主产生了麦卡锡主义，并导致罗伯特奥本海默这样的人遭受苦难。”后来，比尔在他的一篇名为“自由，美国风格”的文章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个观点。

1 月下旬，《寓言》的终校样来了，检查它们的任务再一次落在了萨克斯肩上。他在校样上写下来自己的想法：

我冒险预测，除了宗教上的背离，这个故事里还有其他元素也会遭到严厉的批评。比如国

绕父（陆军元帅）与子（耶稣）的过度巧合，玛莎对比德特的长篇大论以及军需官的发言，莱维纳这一人物设定及其死亡的含糊性，传令兵在无名士兵墓前的最终抗议，故事对于三腿马传说的依赖。

次日夜晚，萨克斯在日记中写道：“读完了《寓言》的校样，写下了所有的页首标题。它们和所有其他都是我的职责所在，因为手稿早已于 1953 年 11 月在我家完成了。”

1954 年，我们的儿子尤金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学习物理。他偶尔会回家过周末。有一次他回来时，比尔福克纳正在我家。为了不打扰比尔和萨克斯的工作，尤金躲进了厨房，在料理台上摊开演算纸，思考专业上的问题。回纽约之前，他收拾了大部分演算纸，但在台子上留下了几张。

几天之后，萨克斯收到了比尔寄来的一张简短的便条，同他商议《寓言》赠书分发的事项。看到这则消息是打印在尤金的演算纸的背面，我们都乐坏了。

我们的福克小公子真是个节俭的人！

自 1931 年《圣殿》出版引起轰动以来，比尔就成为好莱坞追捧的对象。他跟制片人、导演霍华德·霍克斯（Howard Hawks）培养了一种或许可以被称为“共生”的关系。“我要是缺钱了，”比尔告诉萨克斯，“就给霍克斯写信。他要是缺人写东西，就写信给我。”大家也可以想见，尽管这位小说家写了不少电影剧本，但他从不会认真看待这些写作，而且也坦率地承认这一点。

1953 年底，比尔把《寓言》的终稿交给兰登书屋后不久，就接到了霍克斯的电话，急切地邀请他飞去巴黎。紧接着，霍克斯又给比尔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关于埃及及其历史，以及他打算拍一部有关埃及的电影。

萨克斯帮比尔订了 12 月 5 日的机票。出发前三天，比尔从牛津镇打来电话：“萨克斯，我不想再去巴黎，我不想去埃及。我不太好：我的背很疼。”我听见萨克斯说：“比尔，我们见面再讨论这件事。坐早上第一班飞机离开孟菲斯。我记得是 3 点半左右到纽瓦克机场，我会在那里等你。”

比尔如约登上飞机，但他的状态很不好。他的眼眶下方有浓重的黑眼圈，而且看上去精神疲惫。首先要做的是使他平静下来。我打电话给我们的医生，但他不在城里。然后，我又致电我们的好友穆尔顿医生，他住在新不伦瑞克。他给比尔开了一剂温和的镇静药。比尔没有胃口，只喝了茶，吃了一些吐司。

第二天，比尔的心情好多了。天气很好，空气清新，令人振奋。虽然已经是 12 月，但秋天的叶片仍然尚未凋落。在林中散步时，满目酒红、棕褐和金黄色。他们回来后，我发现比尔的紧张情绪已经缓解。不用我们劝说，他也能正常吃晚餐了。

星期天下午晚些时候，萨克斯开车将比尔送到机场，一直陪他到登机。不过，这一次霍克斯的魔力失灵了。比尔从开罗写信说：“我对埃及评价不高。”

比尔频繁来我家做客并非只是为了工作，这也是他放松身心的机会。显然，焦虑和心脏不适让他心力交瘁。当然了，他在跟萨克斯交谈时吐露的心声，我们从信中只能猜到一二。

亲爱的萨克斯，

不，我感觉并不好。我的背有点痛，不过不厉害；主要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到完全的厌倦、乏味，我的生命被浪费了。很可能过不了多久，我就会采取某种激烈的方式来应对这个问题。有整整一年了，我没有写任何东西。不想写，但又有一些必须完成的工作。我们之前讨论过，给自己六个月的休息时间，远离这里和我熟悉的一切。我想，我需要更长的时间。我想，现在或许我可以——为了拯救我的灵魂，它应该是和平的、满足的；或者起码为了拯救我的写作——放弃这整桩事情，丢给他们，彻底离开。我可以赚到足够的钱养活自己，我认为。我是真的病了，我认为。睡不好，紧张，懒洋洋的，必须强打精神才能让农场不至于变成荒土，睁开眼迎接的只是无聊的又一天。我不喜欢这种生活。或许我需要离开，至少一年，人间蒸发。然后，说不定我可以恢复健康，继续写作。不过，我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可挥霍。也就是说，我仍然渴望着一直渴望的东西：自由；很可能以前我仍然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以某种方式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可是现在我开始意识到或许我终归无法自由。我等待着、期待着太长时间，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所以现在，我必须，或者说——在精神上——死亡。

还没有走到这一步，不过我想不会太久。必定会有嘲笑和辱骂，但我可能已经为试图成为一位杰出艺术家牺牲了太多，也为仍然为了这个目标而迟迟下不了决心牺牲了太多。

在另一封简单地命名为“星期六”的信里，也有类似的表露。我相信这封信写于 1953 年 10 月。

让我坦率直言：我喜欢在普林斯顿跟您和多萝西待在一起，不仅是因为可以安静地工作，和您一起处理手稿，也是因为钱。我又一次为钱而感到有些担心；今年的干旱使作物受灾，就连我们自己的食物都要花钱去买……

我试着在这里继续创作。我的判断力还在，写出的东西还说得过去，只是非常缓慢，非常艰难。我必须再次找到平静；我几乎已经教会自己再去相信这一点。我似乎已经到了自己以前绝对不会预料到的一个阶段：我需要某个人看我写的东西然后告诉我，是的，还不错。只能由您来担当这个角色。



#### 多萝西·康明斯

钢琴演奏家，不仅演技精湛，还著有多部关于音乐的作品，如《关于交响乐的一切》和《世界上的摇篮曲》。她十分熟悉丈夫萨克斯·康明斯的工作，因为他在家里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编辑上。

####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 Frank Dorn 绘制的 1936 年北平地图 (局部)

## 非虚构 一百年前， 一个上海名医的北平历险记

陈存仁 | 新书推荐

一块银元钩沉出的民国图景，一个市民眼中的百态世相

作为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名医，陈存仁以个人亲身经历为线索，从细微处着笔，生动记述了上海由清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近半个世纪的经济、金融、贸易、医药、民情、风俗，描摹了他所接触的三教九流的遗闻轶事，上至文化界、商界、政界风云人物——章太炎、于右任、吴稚晖、黄金荣、张啸林等，揭开这些名流普通生活的一面；下至底层小民——小伙伴、妓女、里弄瘪三、贩夫走卒，娓娓道来的笔下是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浮沉。

陈存仁从一个市民的生活视角出发，以银元流通为线索，串起老上海的经济变迁；通过有趣的掌故，细致刻画了民国的人事风物，呈现一个时代的悲欢离合；此外，作为一位儒医，作者更在书中记叙了传统教育浸润下的处世哲学、心理健康、人际关系、理财方法，对今日年轻的读者不失为一种亲切的启发与鼓励。

经“理想国”授权，我们摘选了第六章《药王庙遭遇离奇》，分享给读者。



我现欲追述前文提到的故都的情况，当时见到市民日常生活，物品美好而价廉，与上海大不相同，每一个人都悠闲轻松而有礼貌，人情味极为浓厚，尤其是交际应酬时的谈吐，另有一种艺术。即以买卖而论，每一句话，总是说到你心头深处。我们江南人听了他们满口谦虚如也的道地京语，真有谏果回甘之感，这种情形，是全国各省所罕见的。

我到北平的目的，是搜购古籍；我的太太则常到大栅栏一带购买皮货和玉器。他们总是恭而敬之地先给你沏上一壶茶，随你挑选货物，他们都和蔼可亲地在旁招待，加以说明。但那时我们的经验不够，所以常常翻了半天，他们取出皮货、玉器多到几十件、上百种，仍然未能决定，但是即使一件不买，他们也不会横加白眼，绝无怨言。临走时，他们的掌柜还要站到店门口抱拳恭送，希望主顾下次再来。

大商家如此，小贩们也是这样。在城内的街头，有一百多种食品小贩，如脆麻花、饽饽、狗不理包子、烤白薯、糖葫芦这类的小贩，交易不过铜元一枚至三四枚，但是他们在做买卖时，无不堆满笑容，令人感到亲切异常。那时节北方有时还使用铜钱，有些东西只卖三文五文，有些卖七文八文。路人对乞丐的施舍，都给铜钱，他们积到了三文就可以买到一个热腾腾的烤馒头，这类乞丐对人也很有礼貌。

这些小贩，因为当地气候冷，多数随带小型烤炉，出售的东西都是热的。他们一边做买卖，一边把所卖的东西叫出穿云裂帛之声，四周的人都会围拢来迅速购买，有时在寒凉的深夜，叫出各式声调，听来真如鹤唳猿鸣一般。

这种廉价食品的小贩，每一种各具风味，逢年逢节还有应时食品上市，足见那时的生活程度低廉非凡，一块钱可以兑到二百个铜元，所以各省的人，一到了故都，都喜欢长住下来。

### 药王庙中 阖下大祸

我是行医的，不免要到药材铺中看看药物，问问市价。那时节配一剂药，通常药物不过一角半到二角。只有产在四川、贵州、云南的药品比较贵，我虽然没有做成他们的生意，可是掌柜们一样招待得很好。有一家西鹤年堂药店掌柜对我说：此间有座药王庙，里面办理施诊给药，药材由我们药业公会各会员供给，每剂药公议只算铜元八枚。我即问明到药王庙怎样走法，问明了立即赶到那里去参观。

药王庙建自明代，庙门并不大，一走进去，地方很深，里面供奉着神农氏，两旁还有历代名医的塑像。我觉得药王庙一切的陈设，实在不像一座庙宇，可以称为医药界历代名家的人像展览馆。我认为这是在医学史上有崇高价值的，有全部摄影必要。可是那边样样都便宜，就是洋货最贵，尤其是关于摄影方面的器材，贵到离谱。我走到附近一家照相馆，请他们代为摄影，他们说这是要用镁光灯来拍的，所以每幅要两块钱。我听了这个价目，未免觉得太贵了。

回到旅店，恰好有一位在协和医学院当教授的钱廉桢来访，他因协和医院从前有一位陈克恢，以发明麻黄素驰誉世界，他要我也介绍几样有特效的中药。我说：“特效中药很多可以介绍的，我现在先要请你介绍一个会拍照的人给我，明天一早同到药王庙去拍照。”他说有一个友人自己有一架照相机，拍得很好，明天可以陪他来，随便要拍多少幅都可以。

次日一早，钱廉桢就带了一个西装革履的学生来，带齐了摄影器材，浩浩荡荡地进入药王庙，花了半天时间，将所有药王庙中历代名医塑像全部照了相。他们先走，我就在大天井两廊诊所中，参观他们施诊给药的情况。直到中午还有二三十个病人在候诊，我在旁看得很有趣味，随便在大天井中买些小食准备充饥，再盘桓一个下午。

这时见到许多病人，都要到偏殿去上香磕头，拜罢以后，跟着就抚摸一下设在殿旁的一只铜马。后来才知道，他们认为头部有病要摸马头，腹部有病要摸马腹，背部有病要摸马背，这也是明朝年间留下来的遗物，经过千千万万人抚摸之后，晶莹光亮，比打磨过还要滑润。这虽是迷信之举，但我觉得也很好玩。

全国各地都有药王庙，以北京药王庙历史为最悠久（按：此庙建于明代，那时节尚未改称北平），各地药王庙供奉的不出三人，一为神农氏，一为孙思邈，一为韦慈藏。北平的药王庙是以供奉神农氏为首的。我好奇心发，因为我知道各地庙宇供奉的佛像背部都有一扇小门，里边藏有心肝脾肺肾五脏。我于是到神农氏背后看看有没有小门，哪知道到后面去一看，背上贴上三层极厚的桑皮纸，表面一层写着“同治五年封”的字样，而且还有很大的一颗铃记。我仔细地察看，这种桑皮纸，经过北方的干燥空气和冷风侵蚀，第一层的桑皮纸一角已经翘起，我顺势轻轻地撕开一些，看见里面藏着一部书，但是药王的身后暗得很，看不出是什么书。于是到前面香烛档买了一对蜡烛，点着了火再走到药王身后瞧

一下。原来那时已有人暗暗地窥伺着我，认为此人点了蜡烛不敬药王，却偏偏握在手中。但我一些不觉得，继续观察。只见里面的一部书，是清初《天花精言》手抄本。坏就坏在我用手去掀了一掀，万不料此书一见风瞬时灰化，留下了一个我的手指型。

正在这时旁边有两个人大声叫喊捉拿偷经“者”。起初我不知“者”的用意，后来听到四面八方都叫起偷经“者”，我才明白，“者”就是北方人“贼”字的音。

我想这事也不至于如此严重，最多坦坦白白向两个捉住我手臂的人说明原委，哪知道这两个北方人孔武有力，紧紧地抓住了我，凶神恶煞地对我说：“你是偷经贼，不是偷经，你在这儿干什么？”

那两人说的都是北方土话，和正式的京片子不同，我操着上海式的国语和他们谈话，真好像“秀才碰着兵，有理说不清”。这时外边人声鼎沸，有些人摩拳擦掌地想打我，有些人操着土话破口大骂，两个大汉将我从药王木像背后拉出来时，竟然有一个女人对着我唠唠叨叨地说了一大套，最后还对着我的面孔啐了一脸口水。我因为两手被他们抓住，连抹口水的机会都没有。我心里只想见到庙里的主持人，让我平心静气地把情形说个明白。

哪知道有一位值年董事，已经走到我的面前，对我说：“现在各地庙宇都有人偷经，原来你也是这个调调儿，今天无论如何要依法重办。”这时我联想起报纸上曾经有过康圣人偷大藏经的记载，我自信一生谨慎，竟然也闹出同样事件。我不敢说出我亲戚的名字，怕被亲朋所笑。我说：“我虽然弄坏了你们的一本书，但能照样买一本来赔偿你们的。”

## 阶下囚 身不由己

我说话虽极诚恳，但在群众围拢之下，简直无理可喻。正在最紧张的时候，两个穿灰布制服的守门巡警已经来了，他们对我说：“现在你说的话，完全是白费的，有话留到局子里去说吧！”说了之后，他们就将一根很粗的麻绳，把我的右手缚在右面一个巡警的手上，左手也缚在左面一个巡警的手上，这时群众已有三五百人叫叫骂骂，跟着把我押出药王庙门口，在门口石阶上先坐下候车，我心中想，今天我真的成为“阶下囚”了。坐了十几分钟，有一辆马拖的囚车施施然而来，那位值年董事坐在驾车人的旁边，我就被两名巡警拖拖拉拉上了囚车。四围闹声喧天，认为这回真的捉到了偷经贼，幸亏还没有把我五花大绑，否则我就变成江洋大盗了！

一会儿，身不由己地到了警察分局，站在公案桌前，先由那位值年董事报告案情，然后那位巡官就问我姓名、职业、住址。他对我说：“这案件情况严重，一定要收押解送总局，转向法院起诉。”于是叫我除去长衫马褂和裤带，又叫我把身边的东西一件件拿出来放在公案上，我只能遵命办理。

我身上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个银包，内藏钞票一百多元，银元四枚，辅币若干，此外就是两张大红卡片，一张是“曹汝霖”的，一张是“萧龙友”的。

料不到这位巡官一看到这两张名片，面色立刻转变，周身官架子完全消失。他问我：“曹汝霖你怎样认识的？”我说：“他是我的姑丈。”又问：“萧龙友你又怎样认识的？”我说：“萧先生近日请我吃过饭，并送给我一副对联。我是专程来北平游历的，不过为了好奇心的驱使，用手指掀了一掀药王背后的那本书，并没有取什么东西，所以说我是贼，于法是不合的。”

那位巡官忽然笑容可掬地说：“对！对！拿贼要拿赃，没有取赃怎么能说您这样斯文人是贼？”即刻叫我穿回长衫马褂，叫巡警端上一张椅子要我坐，同时倒了一杯茶来，他还道歉地说：“他们不会办事，请您原谅。”

正在这个时候，那位药王庙值年董事已打电话给萧龙友，原来萧龙友是那间药王庙的总董，打电话时只见那位董事面孔一阵红一阵白，连说了几声“是！是！是！”那董事挂了电话，就对巡官改用央求的姿态说：“这件事，可否由我签保，把案子撤销了事。”

巡官这时对那董事，申斥了几句，并说“这位先生是上海来的正当游客，怎么能如此胡来？”接着又骂了几句“混账，混账”，就把我释放了。临行时，还对我再三抱歉。两个庙门巡警早已不知溜到什么地方去了。出门时那位董事竭力致意说：“这件事要请您先生多多包涵，要不然我这个值年董事就干不下去了。”

## 四大名医 折柬邀宴

我走出警察分局门口，巡警已经替我叫好了一辆洋车。我上车本想直返旅馆，但再一想，应该先把神经松弛一下，于是叫车夫拉到东安市场溜达一会儿。

在车上我想起今天的一幕惊险戏剧，只怪自己太不小心，国语又讲得不好。在北平一般人都说的都是京片子，上等人讲的京片子斯文有理，下等人讲的都是土话，既说得快，又粗得很，

所以有许多话听也听不清，说更说不上来。其实我们上海人说的国语，可以说是“上海国语”，四川人讲的是“四川国语”，湖北人说的是“湖北国语”，所以统一国语，实际上是“统而不一”的。我又想起我们上海有位黄炎培，他讲的是“浦东国语”，汪精卫演讲时讲的是“广东国语”，所以我的上海国语，在这种场合，便有口难言了。

后来又一想，今天要是没有那两个彪形大汉先把我抓住的话，可能还会受到其他的人拳打脚踢，不过坐上了囚车的一幕，总觉得大大的不吉利。

到了东安市场，我先进一家卖鸡鸭的回教馆。他们的食品，讲究得很，有一种卤制鹅肫，大而且软，味道鲜美，每只价钱要卖到小洋二角。我问何以价格这么贵，他们说：“这是用百年老卤汁做的。”我说：“哪里会有百年老卤呢？”那人指着后面的铜锅铜炉说：“这个锅，一切食物从生的放入，熟后取出，锅汁是从来不换的，至今算来已有一百年开外了。”我听了只当是齐东野语，但是北方人却最重视这类传说。

我又走到隔壁“小刀王”，买了一把象牙柄的小刀，花了四毛钱。又走到一家酒铺买了一小瓶白干，独自回旅舍痛痛快快地喝到酣然方止。那天内子恰好到她的哥哥家去吃饭，她返回旅馆时，我已昏昏入睡了。白干酒的性味极强烈，做了一夜噩梦，喜怒哀乐，一应俱全。最坏的是一幕戏，把我当作刁刘氏拥上木马，要我游四门唱小调，我才一惊而醒，大感没趣。

次晨即叫茶房出去买报纸，不问什么大报小报都要看看会不会有我的那幕丑剧的新闻。翻了好久，一张报都看不到，最后翻到一份“时事白话报”，竟然把昨天的情况描写得很详细，并且说出：“此人虽已具保释放，但是药王庙董事们意见纷纭。”幸亏这段新闻只说出是姓陈，名字完全搞错，总算我的亲戚们都看不出这个闯祸的就是我。

很沉闷地过了两天，忽然见到有人送了一张大红请帖来，具名的是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施今墨。我看了这请帖就呆了一阵，送来的人是萧龙友家的老管家，他说：“这四位爷们是本地著名的四大名医（按：北方四大名医初为萧龙友、孔伯华、杨浩如、汪逢春；杨死后，施今墨继之。萧为四川人。孔伯华开药方喜用石膏一味，号称孔石膏。汪逢春是苏州人），您想知道不知道？”我说：“知道！我一定准时而到，只是不知道有什么事情。”老管家期期艾艾地说：“这是医界中最风光的盛宴，到时还有汽车来接您老人家。”说毕，向我拱手而去。

我就想到，这次宴会，一定与药王庙事件有关，于是又到琉璃厂富晋书社。记得当时富晋书社的招牌，出于张伯英的手笔。我进门就找王掌柜，问他《天花精言》这本书，是乾隆时洛阳袁句著的，他没有。他说：“这本书冷门得很，可是我打电话出去一家一家查问，总能查得到。”于是他一面叫我随便看书，一面叫伙计打电话，果然不久有一家书店把《天花精言》送到，薄薄的一本，是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刻本，索价大洋十二元，那真是贵得很离谱了。我说：“这部书我买下来，另外还要请你找人替我手抄一本。”王掌柜一看这本书说：“那容易得很，这部书不过两万字，以每千字四毛计，大概十块钱就够了。”我说：“另外要装潢织锦缎的书面和书底，书签也要写得和原本一样。”王掌柜一口答应，准定明天下午五点钟送到。

次日，我在旅馆中换了蓝袍黑褂，预备去赴宴，太太问我：“怎么不请我？”我说：“北方风气古老，这种场合，女客是没有份的。”

正在谈话时，富晋书社已把正副两本书送到。又有一辆汽车开到门口走出来的是陆仲安。陆仲安也是北方名医，我在上海南京已见过多次，他见了我就哈哈大笑说：“你在药王庙中闹了一个大笑话，经过我解释之后，已然云开月明。我告诉他们你是‘三一七运动’反抗政府取缔中医的五位代表之一，现在本市全体中医界都想和你见一面，所以今天他们折柬相邀，把我请作知客，专程招呼你，也含有为你压惊之意。”于是我们就同车到萧龙友家中，看来那时北平的汽车很少，陆仲安坐的是福特轿车，已算是很豪华的。

到了萧龙老家，见施今墨、孔伯华、汪逢春等都已在座，龙老在东首花厅阶前迎接，厅内已到一百多位北平中医界同道。我一进门口，在陆仲安介绍之下，分别请教尊姓大名。我看他们的年纪，都在五六十岁以上，七八十岁的也有几位，我自己觉得年龄太小，他们对我也有一些奇异的想象，似乎我年纪之轻，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

入席时，龙老站起来举了杯说几句话，他说：“我是药王庙的总董，希望陈道兄对药王庙的这次误会，不要介意，我现在敬你一杯，祝陈道兄前程无量。”大家鼓掌后，忽然合座寂然无声，都在看我有什么反应。

我从从容容地站立起来，先抱歉没有向各位前辈拜候，接着说：“药王庙之事是我不合，一部《天花精言》被我掀了一页，已经损坏，现在我特地照抄一本，奉献药王，希望各位原谅。”说罢，大家鼓掌，我就把这本精装抄本恭恭敬敬地递给龙老。

席中人纷纷向我握手和敬酒，我每桌回敬了一次酒，十二桌酒，我连饮十二杯竹叶青，幸而尚无醉意，大家也高兴得很，纷纷还敬，认为是北方医界一个盛会。

龙老是有阿芙蓉癖的，席半叫我到烟室中去谈谈。这间烟室精雅极了，所陈设的东西，

在我看来没有一样不精致。龙老说：“再隔几天，是农历十二月初一日，是药王庙冬祭之期，您这本抄本，一定要再封入药王的‘封藏’中，到时要举行一个仪式，由我写一张封条，请您为主祭，四大名医陪祭，全体医药界都来参与盛典，您同意吗？”我说：“做主祭吗？那捧得我太高了。”他又说：“还有两件事，不知道您肯不肯答应。一件事是要备一副三牲，由我购买，但是对大家说是由您出钱的。”我一听这话就明白他的意思，我说：“这钱应当由我付。”当即拿出十块钱，他说：“猪牛羊三牲不过八块钱。”立时把多余的钱找还给我。

他又说出第二件事：“药王庙中除了有薪的四位长驻医生之外，其余是由北方医生义务轮值，您肯不肯也来值班两天，让北方医生看看南方医生处方是怎样的？”我说：“一定遵命。”

龙老和我倾谈完毕，即返花厅向大家报告，又是一阵掌声，随即对我恭送如仪。

#### 旧地重临 荣辱悬殊

到了十二月初一，是药王庙冬祭的日子。我想到我闯祸的那次是囚车把我从药王庙押走的，心想这一次我再去药王庙，旧地重临，一定要坐一辆北平名人私家车，才够威风。这也有一种近乎迷信的下意识存在，好像不如此不足以雪耻除辱似的。

因此我就向曹润老借了一辆汽车，牌子是雪佛莱，车牌号码是六六，这号码是当地尽人皆知的。车子开到了我住的旅馆，一个司机、两个卫士恭恭敬敬地来向我请安。不久，药王庙中也开了一辆车来接我，并有两位值年董事专程代表迎迓。我们寒暄之后，各自上车。润老那辆雪佛莱车，左右各有一条很阔的踏脚板，卫士们在车子行走时，一手攀着窗口，两足站在踏脚板上，像老式的军阀一般，十分威武。

两辆车缓缓而行，到了药王庙门口，药王庙张灯结彩，人头蜂拥，门前立着一位董事，恭恭敬敬地递上名片说：“我是当年司理某某某。”我一看原来就是那天捉我上囚车的人，大家笑而不言，我只是说：“劳驾在门口等候，真是不好意思。”我俯首看到石阶，心想前几天是阶下囚，今天却成为座上客。正在这时，忽然有人高举着一张硬纸大红帖子，上边写着“迎宾”两字，把我们一行人迎了进去。

那天庙中香客特别多，都是来酬神还愿的。我们一路走，两旁的人跟着让出走道，只见右面有一个花厅，前面站着萧龙友及其他十多位董事，我一一和他们招呼，然后进入花厅。

龙老年事相当高，他说“我们先举行一个茶宴，然后再祭药王。我一看里面排着五张方桌，每一桌桌前有红缎绣花的桌围。每一个桌子的正中，放一只太师椅，两旁各放二只太师椅，萧老先生即要推我坐在正中一席首位，我正在推辞，旁边一个“赞礼”的人，高声地唱着：“茶宴礼开始，请主人定席！”龙老就在正中一桌，拿了副筷子，双手举起。赞礼员叫着：“奉揖，升座！”龙老行礼如仪。又喊一声“就位”，龙老略略作拂拭状，然后请我站在首席座位的后面。一时我不敢坐下，幸亏其他四桌也用这个“就位”的方式，请四位年龄最长的老名医就座。

仪式既毕，然后一同坐下。我的一席有施今墨、陆仲安二位名医等作陪，因为他们是前任总董。执事们献茶既毕，我一看桌子上有十六个高脚碟子，四碟是生果，四碟是蜜饯，四碟是京果，四碟是糕饼，饮茶时大家要举杯相敬，首由龙老开口说：“今天天气特别好，本来这个季节，不是打风就是下雨，今天我们都是托您贵人的福。”我回说：“今天天气之好，是托你们几位老前辈之福。”大家这般谈吐，就像小说上的“今天天气哈哈哈”。我酌量吃了一些茶点，因为我和陆仲安比较熟，我问他说：“入境问俗，今天的执事们和门前的警察，是否要给些赏钱？”他说：“不要的！不过在祭礼完毕之后，大家分派三牲酢肉时，你要预备一些献金，这是一种捐款，专门作为施诊之用。”我说：“应该，应该。”于是要了一个红封袋，中间放入两张中南银行五十元面额的红色钞票，交给陆仲安，转呈龙老。龙老再三地说：“这太多了，这太多了！”接着四个陪祭的、襄祭的也都献金如仪，原来他们历年的规矩，是连献金都分着等级，不过捐款的数目，这次给我提高了许多。

不一会儿，外面钟鼓齐鸣，八音俱奏，有一种笳角声，呜呜地吹出来，声音不大，但在遥远也能听到，这时大家都肃静起来。执事引导众董事先行，两人一行进入药王殿上，四位常董，各人胸前佩着红绸绶带，襟上插了一朵大红花，对我加上一条×字形的红绸绶带，襟上插了一朵金花。董事们步出花厅时，都是“八字形”的步法，我知道这是传统的方式，走时每行一步，两手要轻轻地动一动，于是我也学着他们的走法，慢慢地走进药王殿。两廊的观众人头拥挤，而祭台之下，就排定了膜拜的蒲团，第一行是主祭人的位子，第二行四个蒲团，是襄祭员的位子，由四位前任总理站的，第三行也是四个蒲团，是最高等的老名医的位子，后面有十六个蒲团，就是普通董事的位置。

祭礼开始，赞礼生喊着响亮嗓子循次唱出：“主祭员上香。”我就点了三支香，插入香炉，接着又有“献帛”“献牲”，由各襄祭一一献奉。我看猪牛羊三牲摆定之后，前面悬着一条宽大红布，上面写着楷书“陈存仁拜献”七个字，接着赞礼生又唱出行三跪九叩首礼“跪！拜、拜、拜、起。跪！拜、拜、拜、起。跪！拜、拜、拜、起。”这是最隆重的仪式，岂知后面

四位老人家，蒲团特别大，跪了下去，全身扑在地上，两手直伸向前，尽管我们三跪三起，而他们却完全不动。后来我才知道这叫“五体投地”的拜神式，也是很恭敬的仪式。

祭典完了之后，一同退入花厅，由执事把三牲一块块斩开，每块斩得很小，跟着报告：“主祭人捐献一百大元。”大家掌声如雷，连花厅中都听得到，这时见到许多人已排列成行，纷纷献金取肉。他们中间也有一种迷信的观念，认为吃到药王庙的三牲肉，是能消灾延年的。

我们继续茶宴，大约过了半小时，执事就来报告：“这次的献金，为了主祭人出了一百大元，各大药行也纷纷各捐一百大元，现在已收到五千多元。”龙老对我说：“这次的成绩，打破了旧例，都是靠您的福。”我也学着京片子说：“哪里！哪里！岂敢！岂敢！”

分肉的仪式完毕之后，全场上就排起椅子来，原来还要演酬神戏，戏台前面又排了五个桌子，是预备我们几个参加茶宴的人看戏和吃饭的。

我们依旧逐一坐好之后，戏班里的“执事”向我恭恭敬敬送上一个“点戏折子”，请我点戏。这下子却把我难倒了，因为我对京戏知识浅薄得很，我就问那个戏班子里的执事说：“有一出华佗替关公刮骨治病的戏吗？”执事人讷讷其词，作思索状说：“噢，噢，噢，这是《水淹七军》中的一段，我们没有，请您换一出吧！”我看了剧目，真是不知从何着手，我就点了《跳加官》，对那人说：“别的戏请萧龙老作主吧！”龙老拈髯大笑说：“陈道兄，这下子你要大吃其亏了，你点《跳加官》，是要花赏钱的呢！”

我点一出《凤龙呈祥》。一会儿闹场锣鼓开始，打了好久，加官出场，大家一见，就高声喝彩，因为这个加官是由这个班子中的主角扮的。跳了一阵，放开手卷，上面有“大家发财”四个字，又跳了一阵，再放下来是“加官晋爵”四个字，都是用金线绣的。第三次放开来是夹着一张红纸，上面有“高中状元”四个字，是用红纸剪字贴成的，而且字的四周还贴上了一片祥云，萧龙老就说：“他们见你襟上插了大红花，把你当作状元看待，您可得给赏。”加官跳了好久，见我不动声色，没有把赏金抛上去，大家吱吱地笑着不懂规矩。一会儿加官下场，戏目开始，各人莫不掩口葫芦，只是对着我笑。

我就问龙老，这个赏钱应该封多少？他说：“您就封两元吧。”我说：“封四元如何？”他说：“不用这么多吧。”正在说得高兴时，由一个乏角儿穿了黑色褶子，戴黑色软罗帽从后台走出，双手奉上“高中状元”的红纸献给我，并且双膝微屈，有些打千请安的意思，接着又善颂善祷指着我插的一朵金花说了一番好话。我实在觉得不好意思，就封了四块钱的赏金，那位检场的在旁边代道了一声谢而去。

这一次酬神戏宴，是参燕席。所谓参燕，是以海参与燕窝为主，先上了四大碟热炒，我吃得很少。龙老说：“你该多吃些，等燕窝一上，我们就要告退的。”我说：“知道了。”一会儿，燕窝上席，大家敬酒，我也向各席回敬了一下，我就和龙老等一同告退。后来我才知道，一席酒要分成三个阶段，我们吃到燕窝为止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吃到海参为止，第三个阶段就吃到终席为止。

龙老这时精力已经有些不支的样子，他说：“我们同到西花厅去消遣一下。”原来那里有四个炕床，上面都放着很精致的鸦片烟盘，有一支烟枪头端，还嵌上翡翠的烟嘴。龙老脱了马褂，与我分左右躺下，还有三张炕床也都有人躺下来抽烟。

龙老要请我先吸一筒，我说：“我是外行，敬谢不敏。”他说：“那就偏了！”他吸烟时，我在对面相陪，谈得很是投机。大约等他吸够了，外面的执事进来报告说：“诸位老爷有请，封藏‘金匮玉函’的典礼要开始了。”我听了有些不明白，金匮是藏诸名山的意义，玉函是道教中封藏玉册的意义，现在不知道又要玩什么花样了。

龙老抽足了鸦片，起身穿上了马褂，领导我们全体循序而出花厅，一路步行，还有吹鼓手在前前后后跟着吹打，一路走到神农大殿。案桌上放着一个玉石的宝匣（按：这种玉石是产在德州，石质精致，还有一些透明的玉色），上面雕刻着“金匮玉函”四字，原来这匣子里就是摆我呈献那部《天花精言》的手抄本。我们大家先行跪拜，又是献香献帛一套仪式。最后由两人端了这玉盒塞进那座神农像背后窟窿中，由萧龙老亲自加封，仪式就此宣告完成。

我当时默不出声随着大众行礼如仪，龙老还说：“陈道兄，您再看会儿戏吗？”我连说：“不看了，可否我就在此告退？”龙老说：“恭敬不如从命。”于是就在他们恭送之下辞出，我坐来的一辆汽车，早已等在门口，于是互相深深躬身作揖而别。

#### 庙中施诊 南风北渐

我坐在车中，和司机闲聊。司机说：“今天药王冬祭，全北京所有的中医都休息一天，以示庆祝。今儿您大爷的面子真不小，连我和两个卫士们都沾了您的光，吃了一桌酒席，而且每人还拿到两块钱的赏封。大家还说明天起，您要到那里施诊两天，要不要我们来接您。”我听了这些话，就想起我还没有给他们封包，于是在车回旅店时，就取出三个喜封，每包

是二元。这位司机又客气又恭敬坚决不肯受，推来推去，推了好久才受了。我说刚才他们讲了明天由他们派车来接，不用麻烦你们了，他们说：“我们还要赶回药王庙去看戏，今儿的戏挺热闹的。”

次日早晨，药王庙中已经开来一辆小汽车，来人说：“我们已贴出上海名医施诊的条子，昨天有不少人预先来挂号，已发出一百二十个竹筹，上午是红筹，下午是绿筹，人数这么多，希望您不要见怪。”我就匆匆启程到了那边，见到各医生候诊的人坐满了两廊。我的一张诊桌前面贴的并不是纸条，原来是一面黄色的百足旗，上面写着“恭请上海名医陈存仁先生施诊”字样，里面已经为我安排了纸笔墨砚，还有三个助理，我的北平年轻医生，一个为我呼唤病人循次看诊，两个坐在桌边录方。我的座位上放上一支笔，意思是要我亲笔写方，录方只是想抄录我的脉案和用药是怎样的，并不代我写药方。

第一个病人是患“脚气病”，这种病在北方是常见的。我看桌上放的方笺纸，第一张是红纸的三十二行笺，以后一沓纸都是常用的八行方笺，我一看这个情形，心里已经明白。这是根据旧时的规例，病家拿出的纸要是又大又长，你一定要写满这张纸，不可以后面留空白的。我诊治之后，当然就写了长长大的一段方论，旁边两个年轻录方的医生运笔虽也不慢，但是看了我的药方，只是点头，连抄都来不及。

到了正午，恰好六十病人全部看完。一位董事要邀我去进午餐，我说“拿绿筹的下午病人，已有十几人等着，不如请你买几个窝窝头给我吃就算了，因为这东西的风味，我们久在南方是吃不到的。”董事拗我不过，只得照我的意思去办。下午另有两个年轻的医生来录方。如是者我看了一天病，临走时，药王庙当值司理恭恭敬敬地对我说：“你两天的药方，把南方医生处方的风格都表达了出来，将来我们准备印成一本小册子，这对北方医生有很大的影响。不过我们药王庙施诊的规矩，四位是有月薪的，其余轮流来当值的名医，向来连车马费都不送的。”我说：“应该效劳。”他说：“您一百二十张药方之中，用紫雪丹有八次之多，用小金丹有五次之多，因此乐家老铺同仁堂的老板听了这个消息大为得意。因为这两种药是同仁堂有名的制剂，所以由他们特备一份礼物，都是同仁堂有名的制剂，送给您作为纪念，希望能带到南方为他们宣扬一下。”我也就称谢而别。

#### 水木清华 垂老北大

我嫌应酬太多，晚上总是自己上菜馆吃饭。那边在逊清时代，毕竟是各省显要巨商汇集之所，所以各省菜式都有，四川菜、安徽菜、湖南菜、广东菜都在上海吃得多了，所以现在专拣冷门的菜吃。北方回教馆子特别多，都是回民开的，其中有几家是西藏的退职官员办的，以牛肉羊酪为主要菜式。蒙古人开的菜馆，都是把全猪全牛全羊烤起来，即时切成一碟一碟，供应主顾，每天规定各烤一只，卖完了也就算了，所以每天轮流等候来吃的人很多。

至于烤鸭子，以“全聚德”最有名。烤房设在楼下，一间一间地排列着，大约同时可烤十几只鸭子，都是用松枝烤的，实际上并没有炉子的设备。松枝含油脂特多，燃烧之后，火力旺盛，有专人管理着，烤鸭的铁枝转辗反复地烤着，即烤即食，有松子仁的香味。我和太太两人吃一只鸭，总是吃不完，因此常约几位内兄弟来同膳。但是一那时的生活真是好过。

有一位内弟叫作裕延，他对我说：“沅哥，你这样吃法极不合算，北方有许多的小吃馆，每一家都有一两种拿手名菜，两个人吃，只要几毛钱就可以吃饱了。”我说：“那好极了，可不可以经常陪我们去遍尝美味？”他说：“好，不过我在北海医院当庶务主任，每月薪金只有十八元，我只能作陪，请客是请不起的。”我说：“非但不要你请，最好你带同太太和孩子一起来，点菜就更容易了。”他又说：“这种小吃馆，都在偏僻冷巷中，一定要有当地的识途老马来向导。”我说：“那就更好了，你可在北海医院中访查一下，哪位识途，就请哪位带领吧！”于是他天天约了同事或是女看护，陪着我俩逐家去吃。有些馆子开在很古老的陋巷中，路上人烟稀少，但一到了那小吃馆中，却挤满了食客，坐的都是板桌凳，有的座位竟



是在水缸上铺了一块圆木板，就算是一张桌子了。

我记得有一种芝麻烤饼，既香且酥，实在好吃得很。又有一家专卖一种“方脯”，这是方形像馒头一样的东西，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包鲜而浓的汤液，这是令我一生难忘的美食。

这样的吃法，不但男女护士们来参加，连几位大夫也跟着一同来吃，大家都吃得很满意，每次结账，每人所费不过二三十枚铜元。就在此机缘中，有一位医生对我说：“你要不要参观一次开脑的手术？”我说：“好极了。”于是我看到一位关大夫开脑瘤的手术经过。我穿了浅绿色的护士制服，在旁屏息而观，对他们这种手术，我真是钦佩极了。医院中还附设有产科部门，我也穿着男护士的服装，参观过几次手术。这都是约同吃饭，彼此相熟所得来的机会。

那时内兄王明之，担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我要求去参观一次，他说：“现在已放寒假，学生们都星散了，没有什么可看。”我说：“清华是中国有名的最高学府，人才辈出，名闻全国，我无论如何要去浏览一次。”他说：“也好，寒假中我常去值日，本来有汽车接送，不过公是公，私是私，我一人坐车到学校中等候，你们要自己雇车前来的。”这位内兄，向来很慈祥而极随便的，但是这几句话就可以表达北平教育界良好的风气，公私分得很清，一些不肯假公济私的。

清华大学是在北平的郊外，汽车不容易雇得到，我们就搭了公共汽车，开了极长的一段路，只收铜元四枚。到了清华大学，大门上写着“清华园”三字，是满人那桐写的。清华园地方广大，从校门到大礼堂，要走十多分钟，大礼堂前面有四根石柱，极为雄伟，不过里面的座位，只能容纳五六百人，比了此间的大会堂，好像还要小一些呢！



每一间课室，都有些欧化，科学馆、图书馆，欧化气息更浓；体育馆规模相当大，设备都是由美国运来的体育器械。园中水木清华，饶有园林之胜。

有一个荷花池，极富有东方景色。走到“工字厅”，男性就要止步，因为这里面是女生的宿舍。我和太太两人，到教务处去访问她大哥，他说：“我现在正在阅卷，谈话只限五分钟。沅弟你再多玩几天，因为北平图书馆要举行一个‘样子雷工程模型展览会’，这是展出故宫建筑的模型，不过完全是用厚纸彩色绘制的，上面还注明尺寸，附有建筑方法，你不可不看。”我说：“好。”说毕，我们就告辞，他依然继续办公。

有一个学生带领我们参观，殷勤得很，临别时说：“招待不周，你们还要到什么地方去，我可以再做向导。”我就说：“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摇篮，不知道在哪里？”他一些没有难色说：“我陪你们搭车去。”因而又坐了好久公共汽车，才到北大校门。

北大的情况，又大又旧，比清华大学差得远了。我只在图书馆内外，看了好久，就缅想这个地方出过不少有名人物，所以在阅书处也坐了一会儿。

我又要求那位学生，带我看一看北大有名的“红楼”，这是北大女学生的宿舍，在报纸杂志以及小说书籍中屡次提到这座有名的女性学府，当代的金闺国士都是在这里产生的。那位学生说：“红楼是禁地，男性不能越雷池半步。”于是我们只走到红楼前面望一望，一看之下，真是大失所望。原来是一排古老旧屋，墙头污糟得很，不过在暮色苍茫中，见到窗格栏杆都是红的，其他一无足述。

过了几天，“样子雷工程模型展览会”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开幕了。这座图书馆还是新式钢筋水泥建筑，但是全部是宫殿式，顶上用的是琉璃瓦。

“样子雷”三个字，北方人都知道。这是一位姓雷的古法建筑师，完全采用中国的方法造成明代故宫，到了清代，他的后人世袭其职，整个紫禁城宫殿，全部是他设计建筑的。

从前没有什么建筑图则的，就是由姓雷的画成图样。样子是画在麻质的纸皮上，每一节，每一段，都注有尺码和材料。最有趣的，就是宫殿的地下，在泥土中的基础工程的样子，

成为一个一个重要部门。我在这个展览会中参观了三个钟头，觉得中国人的科学技术真是伟大极了。

故宫在清代已有三百年，内部虽屡经修葺，但是基础上的建筑一些也没有变动，看来再过几百年，依然如此，这可能性是极大的。

这一次我旅游北方，见到一般人的生活，要比在上海轻松闲散得多，而物价样样都便宜过上海，有时两个人一天的花费，还用不了一块钱。我本来对用钱是很省俭的，只是对于买书却不敢后人，往往一掷百金，全无吝色。

回到上海之后，不久，所有买的旧书都陆续寄到，好多有同好的朋友都来参观，认为便宜。

有一部书，是吕留良（即女侠吕四娘的父亲）手写的医书，题跋琳琅满目，因为后来吕留良被陷入文字狱，这部书没有人敢出版。徐小圃看了，坚决地要我转让给他，说是他有一把吕留良的剑，正可以和这部书配对。他竟然不问我同意与否，就开了五百元的庄票一纸，把书取去。诸如此类，我让出旧书十部左右，就收回了二千多元。我的太太，在瑞蚨祥买到两件玄狐的皮统子，每件代价为八十元，想各做大衣一件，但是因为配不到好的獭绒皮领，搁置了三年还没有去做。后来抛球场大集成皮货号开幕，他们知道我有两件皮统子，也来情商要我转让，他们肯出价每件六百元。因为那时节上好的玄狐缺货，我也就让给了他们。太太又以一百二十元买了一对翡翠的耳环，当时的代价并不贵，但是隔了二三十年，我们到了香港，这对翡翠耳环已贵了一千倍，所以我们以一万二千元脱手，但是至今还是懊悔不置。因为现在的市价已涨到五千倍以上，这是万万料不到的。那一次到北平所花的钱，事实上，还使我赚到不少钱。因此我又想起丁福保先生对我说过：“以钱赚钱，要比劳心劳力赚钱容易得多。”



陈存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疗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同年，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抗议“废止中医案”；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中国药学大辞典》；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1949年，赴港行医；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1979年，应“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1990年9月，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代表作有《银元时代生活史》《抗战时代生活史》《我的医务生涯》《津津有味谭》等。

####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Atwood at 80](#)

## 非虚构

# 1960年代尾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亲历的“爱之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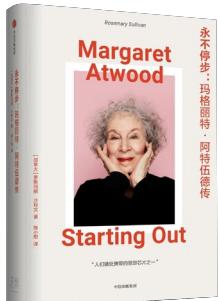
罗斯玛丽·沙利文 | 新书推荐

窥见阿特伍德创作历程的幕后故事

加拿大著名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父亲是一位昆虫学家，六个月大的她被放在背包里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丛林生活，后来成为她第一任丈夫的吉姆·波尔克说：“她是名副其实的丛林之子。”在阿特伍德出生的那个时代，女孩们还会因为创作野心而受到打压，但是她坚信自己要写诗，要成为作家。这一点从未改变，无论是她在“波希米亚使馆”参加文学活动时，在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求学时，还是在一家市场研究公司做小职员时。

通过罗斯玛丽·沙利文的描述，一位杰出作家的职业生涯图景徐徐展开，她“永不停步”的独门创作秘籍慢慢显露：为何她能创作出《可以吃的女人》《使女的故事》《猫眼》这样的作品？她的创作中有多少亦真亦幻的部分？她的艺术创作与个人生活又具有怎样的情感关联？如今，年逾八十的她，依然笔耕不辍，跨越题材，打破桎梏，永不停步地在创作。

经“中信·无界”授权，我们节选了关于“爱之夏”的第十章，分享给读者。



如果人们仔细观察，他们就会发现，在1967年，不可避免的商业主义也开始显现，这种商业主义将助力20世纪60年代与传统脱轨。年轻女性正是其对准的目标。无处不在的可丽柔美发产品广告从城市的广告牌上凝视着大众：“如果只有一次生命，就让我像金发女郎一样生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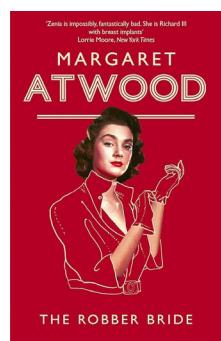
1967年，时尚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些本推崇随意装戴的人现在开始讲究起着装。年轻的设计师帕特麦克多纳成了首选设计师，她刚刚因为在伦敦为《复仇者》中戴安娜·里格扮演的艾玛·皮尔设计了服装而大获成功。当时，多伦多只有少数几家高档商店出售迷你裙和连裤袜，比如海湾多利鸟、美少女胭脂和独角兽。那年夏天，麦克多纳在贝莱尔街的天台上为她在央街开设的店铺举办了一场时装秀，模特们身穿乙烯基迷彩裙，脚上绑着铁球，在探照灯的照射下穿行走秀。其中包括著名的厌食症模特崔姬。观众站在街对面的停车场里，喝着香槟。这是多伦多最为时尚的一晚，直到警察赶到，指控观众未经许可在户外饮酒，并没收了他们的香槟酒杯。

1965年左右，摇滚乐艺人“珑宾”龙尼·霍金斯在洛杉矶红起来之后，开始在央街的金鸡区雇用摇摆舞女，打造自己的摇滚乐队特色。很快，女孩们穿着渔网长筒袜、迷你裙和闪闪发亮的白色靴子，在约克维尔海湾多利鸟商店二楼橱窗的笼子里跳舞。在年轻作家苏珊·斯旺看来，她们仿佛是大姐大，“散发着介于啦啦队长的健康活力和脱衣舞娘的诱惑之间的性感魅力”。这正是她想成为的，但不是在家乡多伦多。因为母亲不同意。她一直等到去蒙特利尔上学，然后在一家法裔加拿大夜总会工作。脚蹬贴着商标的靴子，画着克娄巴特拉式的黑眼睛，戴着假睫毛，涂着淡口红，头发用可丽柔染发水漂白和烫过，她觉得自己像个叛逆者。在夜总会观众的头顶上方跳弗鲁格扭摆舞，感觉就像混演艺圈似的。过了好一段时间，她和其他人才明白这一切是如何受人操纵的。她不知道底线何在，但龙尼·霍金斯知道。他说：“男人喜欢被关在笼子里的女人。”

大多数人都理解错了。“对我来说，摇摆舞象征着女人与男人的彻底分离。”一位舞者在多伦多《电讯报》上写道。又过了两年，几乎是那个十年的结束，才有一些女人开始意识到20世纪60年代的解放运动实际上是男人的运动。

1960年，避孕药首次面世，当时才刚刚开始产生影响。尽管有医生无视法律，但在1969年之前，传播节育信息是违反加拿大刑法的。许多年轻女性发现自己被困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保守的性压抑规范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自由性爱”精神之间。于是新词应时而生，包括“一夜情”和“（在酒吧、餐厅、街上等）寻觅性伴侣”。以前对说“是”感到内疚的女孩，现在对说“不”感到内疚。就像即将成名的乔尼·米切尔一样，在当时，常有女孩从人群中消失藏匿九个月，或者更糟，她们会进行非法堕胎。少女怀孕成为普遍现象。大多数这样的女孩在一层神秘的面纱下消失，她们住进了约克维尔或纽约的无电梯公寓，或者用假名住进未婚母亲之家。在那里，家庭成员被禁止进入，因为要保护其他女孩的身份。收养被以一种类似死亡的结局执行。

即便是激进的新左派也没有在妇女问题上找到妥协的余地。直到1969年1月，当结束越南战争全国动员委员会在华盛顿举行游行和集会，庆祝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就职时，一位年轻的活动家玛丽莲·韦布登上圆形马戏帐篷里搭建的舞台说：“我们作为女性正在受压迫。”当她继续谴责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将女性视为“物品和财产”时，台下激进的女性们高喊“把她从舞台上拉下来，干她！把她拖进黑巷子里！脱光衣服！她颤抖着结束了演讲。另一位女性，舒拉米斯·费尔斯通，接过话筒，继续攻势。“我们来说说大家生活的地方，宝贝们。”她在人群的嘘声中大声喊道，“……资本主义和所有其他主义难道都不是从家中开始的吗？……我们女性常常会想，你们所说的革命究竟是否货真价实，或者只是想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力。聪明的女性往往被运动招募并受到重视，但随后便微妙地降级为女友、妻子、记录员和煮咖啡的机器。女性若稍事反抗，便会在心理上受到合乎逻辑的惩罚。



《强盗新娘》

阿特伍德当时 27 岁, 已婚(不论其结婚过程多么不循常规), 即将在蒙特利尔找到一份年轻助理教授的工作。她拥有一本已出版的诗集, 还有一本正在创作中的小说。她不属于“婴儿潮”一代, 而这一代似乎正在改变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世界。事实上, 她比那一代人早出生了 7 年。可是, 毫无疑问, 她在旁观, 20 世纪 60 年代的嬉皮士确实在她的小说《强盗新娘》中出现, 这个形象便是古怪柔弱、却有远见卓识的查丽丝, 她住在多伦多岛, 相信命理学的力量, 能够识别他人气味, 并对自己在嬉皮士群居村度过的日子充满怀念。不过阿特伍德年已成熟, 对 20 世纪 50 年代的循规蹈矩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 这使她得以在稍远的距离旁观这场运动。

20 世纪 60 年代的人认为自己改变了世界, 但阿特伍德不这么想。她甚至持更加怀疑的态度, 尤其在所有人都认为已经永远改变的核心问题——男女关系方面。年轻一点的女性陷入了 20 世纪 60 年代令人陶醉的幻想中, 而她却从中逃离。

阿特伍德没有被“自由性爱”的花言巧语所诱惑。在大多数人尚未开始认真思考这些问题之前, 她已经认真审视了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 并得出结论, 这些亲密关系也仍然与权力相关, 而女性通常是接受的一方。但她对将女性设定为受害者不感兴趣。相反, 她讽刺地发现, 爱恋中的男女都在呈现无意识的神话。1970 年, 在比尔比塞特创办的《打破宁静》中, 她发表了一首诗, 这首诗后来成为她的《权力政治》组诗之一。当时她尚不知道, 这些诗多么深刻地融入了时代精神。她没有给这首诗命名:

我们在餐馆里争执  
两人中谁来为你的葬礼买单

但真正的问题是  
我是否会让你长生不老

此刻只有我  
能够做到

于是我从牛肉炒饭的餐盘上  
拿起那把神奇的刀叉  
用力插入你的心脏。  
微弱的爆裂声, 啪啦作响

从你自己裂开的脑袋  
你站起来, 容光焕发;  
天花板打开了  
一个声音歌唱着“爱是一件多么

美妙的事”  
你悬在城市上空

穿着蓝色紧身衣和红色披风,  
双眼同时闪着光芒。

其他用餐者都注视着你  
有些敬畏, 有些只有厌恶:

他们无法判断, 你是一种新的武器  
或只是一条新的广告。

至于我, 我继续吃着;  
我更喜欢你原来的样子,  
可你却总是野心勃勃。

她的表达可以简洁到无比惊人的程度: 她的仿拟中包含了超人、浪漫爱情、广告和武器, 并一举戳穿命运。阿特伍德明白, 在某种程度上, 20 世纪 60 年代的许多人还需要一段

时间才能认识到, 这个时代并没有解决两性关系中的权力相互作用。她得靠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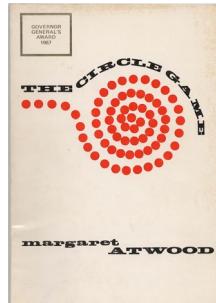
但这个年代确实以另一种方式裹挟了她。正如对每一个人所做的那样, 那些年头改变了整个文化景观。从 1966 年开始, 加拿大进入了充满活力和乐观情绪的十年。

从 1966 年开始, 新兴出版社开始在全国各地蓬勃出现。迈克尔·麦克勒姆 1966 年在渥太华创办了奥伯龙出版社; 戴维·罗宾逊 1967 年在温哥华创办了塔隆书屋出版社。此外, 还有巴里·卡拉汉的流亡出版社、霍华德·阿斯特尔的马赛克出版社和马蒂·热尔韦的黑苔出版社。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小型出版社已经多达几十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新发现, 跨越式地独立进入新领域, 但都朝着同一个方向。

小型剧院也纷纷开业, 雄心勃勃地为加拿大戏剧和加拿大演员提供演出场地。其中最好的剧院之一, 墙外剧院于 1968 年在多伦多成立。这个名字来自一个法国作家马塞尔·埃梅的故事, 有个人身怀穿墙之功, 当他突然丧失这种能力时, 他就永远被困在一堵墙中间了。对于这个剧院的演员们来说, 加拿大“感觉就像一堵厚厚的墙, 像中国的长城一样厚实, 厚到足以吞噬整个艺术家大军”。为了赶时髦、追热度、引争议, 他们制作了约翰·列侬的讽刺独幕剧《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他们还因《甜蜜的厄洛斯》登上了头条, 在这部戏剧中, 一个年轻男子绑架了一个女孩, 将她捆起来, 一边讲述自己的故事, 一边脱去她的衣服。最终放她走时, 她被其脆弱所打动。要在今天简直看不下去, 但那时舞台上的裸体极具刺激性。这部戏典型体现了 20 世纪 60 年代的特色。

回想起来, 民族主义会被定义为一种文化运动, 但它起源于一群艺术家, 他们试图在自己的国家实践自己的艺术。

戈弗雷和李询问阿特伍德是否可以出版《圆圈游戏》的第二版, 为此他们愿意预付 750 加元, 准备印刷 1000 份, 她对此表示了同意。联络出版社当时仅发行了 250 本, 阿特伍德获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时, 这本书已经绝版。作为作家, 她仍不太为人所知。1967 年秋天, 保留原始封面的新版《圆圈游戏》问世了。



《圆圈游戏》

阿特伍德和波尔克正准备前往蒙特利尔, 她将在那里的乔治·威廉姆斯爵士大学担任教职。那年夏天, 数百万人突然涌向蒙特利尔, 参观第 67 届世博会。世博会建在一个狭长半岛和圣劳伦斯河上的两座岛屿上, 与蒙特利尔市中心隔水相望。这个国家已经有百年历史, 世博会就像是它的生日聚会。

阿特伍德和波尔克去蒙特利尔看望帕赫特。他来这座城市已将近一年, 在圣岛国际当代雕塑展上为世博会工作。展览上有 55 件雕塑, 包括罗丹、马蒂斯和贾科梅蒂的作品, 从世界各地运到蒙特利尔, 他的工作是为它们各自建造单独基座。同时, 他还是亚历山大考尔德的杂事总管, 当时 73 岁的考尔德正在镍业广场上建造他那座十层楼高的巨大立式抽象派雕塑。

1967 年 9 月, 阿特伍德和波尔克在欧特蒙特区边上的剑山大道 17 号找到了一套无电梯公寓。奥特蒙特是法国富人区, 位于皇家山东侧。山下是这座城市的希腊区, 那里有很棒的面包店和餐馆。她和波尔克在“四兄弟店”购物, 然后用公共汽车把采购的食物和日用品拖回家。

波尔克很喜欢“在加拿大北部的北极光下矗立着一座如此巨大的罗马式城市这一想法”。他和阿特伍德都对自己不会流利地说蒙特利尔的主要语言感到难为情, 当一位修女因为他不会说法语而用伞打他时, 这种自卑感就更得到了证实。两人通过每周上一晚法语课来提高自己的法语会话能力。白天, 波尔克待在家里写论文, 当他无法忍受再研究另一个脚注时, 偶尔会跑去世博会换换脑子。

阿特伍德乘公共汽车和地铁到城西的乔治·威廉姆斯爵士大学上课。她教两门课：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和美国文学，一门课在白天，另一门课在晚上。她成了咖啡成瘾者，体重下降到约 47 千克。“回想起来，我似乎一直在奔跑……‘你看起来像个模特，’我的朋友们对我说，‘好棒的颧骨。’她们的意思是憔悴。”

她是个有创造性的老师。在美国文学课程中，她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发挥创造力的机会，而不是像往常一样单纯地记笔记。她说，她希望他们对自己的“自我发展”更感兴趣，并将 10% 的时间分配给个人研究课题。年底，学生提交的课题匠心独具，有按比例缩小的塞勒姆模型；有漂亮的小泥鲸；有打扮成清教徒的布娃娃；还有一些墙上的壁画。其中一个课题作业是一枚印有口号的徽章，上面写着：“白鲸不是一种社会疾病。”

社交生活颇为有趣。她在西海岸认识的乔治·鲍尔林，当年是乔治爵士大学的驻校作家。鲍尔林是土著，来自奥卡诺根山谷的一个小镇，他似乎已经许下诺言，永远不会背叛自己的根——他说，他的祖父是一名巡回牧师。他厌恶浮夸，虽然博学，却经常扮演小丑。她为鲍尔林和他妻子安杰拉（安杰拉极其冰雪聪明，阿特伍德非常喜欢她）专门发明了“鲍尔林派”。这个甜点的“蛋白酥皮里面装满了红色的食材”，浆果，葡萄，只要是红色的就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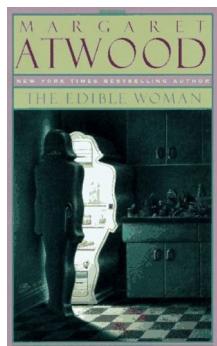
她和波尔克拜访了 F.R. 斯科特。她十几岁时就曾收到过斯科特写的加拿大讽刺诗集《枯萎的松树》，作为给她的圣诞礼物。斯科特是加拿大先锋作家，阿特伍德为此崇拜他。作为一名宪法律师，斯科特跻身于精英阶层。他喜欢讲，1964 年他与皮埃尔·特鲁多和其他一些男性朋友在西北地区的独木舟之旅。他在这次旅行中带了一台 8 毫米胶片相机，拍到了特鲁多早上游泳后裸体嬉戏的照片。当特鲁多当选总理时，皇家骑警来到斯科特家门前，没收了胶卷。

两人还拜访了约翰·（巴菲）格拉斯科在山街的地下室公寓，就在丽兹酒店的拐角处。他当时尚未出版后来一举成名的虚构性自传《蒙帕尔纳斯回忆录》，这本自传讲述了 20 世纪 20 年代末他年轻时在巴黎与詹姆斯·乔伊斯、格特鲁德·斯坦因、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等人会面的故事。他是波德莱尔传统的唯美主义者，喜欢称自己为诗人、小说家和色情作家。

（1959 年，他完成了维多利亚时代色情艺术家奥伯利·比亚兹莱未完成的浪漫小说《山下》。）当访客来到格拉斯科家时，通常会发现他身穿便服，系着领带。玛格丽特喜欢他的恶作剧。他还教阿特伍德学会吃棕榈心。

小说家克拉克·布莱斯和其同为作家的印度裔妻子巴拉蒂·慕克吉，也是阿特伍德的朋友。27 岁的布莱斯刚从艾奥瓦大学的作家工作室毕业，那一年他被威廉姆斯爵士大学聘为现代英美文学和创意写作的老师。慕克吉在麦吉尔大学教书。布莱斯是一位语言学家，一起在自助餐厅喝咖啡时，他经常把自己装扮为俄罗斯人，脸上做出各种表情，逗阿特伍德开心。他记得自己三岁的儿子常常穿过英语系的大厅跑到她的办公室，她总是在抽屉里放着饼干给他吃。阿特伍德也记得为他照看孩子的经历。

在回忆录中谈到蒙特利尔那段日子时，布莱斯写道：“一天午餐，她略带迟疑地说起她也写了一些小说，并问我是否愿意读一本小说手稿，名为《可以吃的女人》。她认为，如果能找到英国和美国的出版商与加拿大出版商联手合作，这本书甚至有可能出版。”他给了些建议，事实证明非常有用。布莱斯和慕克吉经常请波尔克和阿特伍德吃饭。波尔克回忆起自己坐在他们的无靠背软垫凳上，吃着带有异国情调的稀罕印度菜。屋里焚着香。他还记得慕克吉对摩托车帮文学产生了兴趣。



《可以吃的女人》

迈克尔·翁达杰、道格·琼斯和他的新婚妻子希拉·菲施曼也来访过。阿特伍德的朋友格温德琳·麦克尤恩也来了。她爱上了麦吉尔大学的一名来自埃及的年轻研究生，一路追求他到蒙特利尔。波尔克记得去看过她：

加拿大的文学生活让我眼花缭乱，有那么多诗人，全都是艺术家。这与我之前的生活环境完全不同。我来自美国中西部，是一个医生的儿子。还有眼前这位充满异域情调、古灵精怪的人物，正在和佩姬交换诗歌界的各种趣事。我们开怀大笑的情形宛若眼前。格温住在一个交通不便的地方，屋子里没有窗户。佩姬告诉我，她在躲她的埃及朋友。进入她的住处就像进入一个魔法森林。穿过无数扇门，我们来到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面有她的雕花箱子和各种东方小物件。她看起来也像东方人。她正在学习科普特语，为了能够阅读科普特语《圣经》。那之前我已读过她写的诗，感觉她是名副其实的古怪天才，在各方面都非同寻常。而我还很有趣。我将永远记得那个夜晚的诡异与美好。房间里点着蜡烛，科普特语《圣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还有笑声。

阿特伍德写信给帕赫特说，天气变得越来越冷，她只得把老旧的黛儿·伊万斯同款带袖短披肩当帽子戴。没有人能猜到它实际上是只袖子。她剪开了旧外套，声称缝纫是她现在唯一的消遣。在教学和写作的双重压力下，她感到自己累得要发出尖叫。社交活动太多，她甚至想重新隐姓埋名。

很快，很快，我会重整旗鼓，继续开始写诗，请上帝保佑。继续支持我吧，哪怕你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也请为我点亮一支蜡烛。我已形神俱疲、苦不堪言，工作多得超出我所愿。痛苦啊。哦，那些微弱细小的声音千真万确。学术界不是艺术家安身之地。至于华丽的法语，吉米在商店里说时，人们都很喜欢，因为他虽然说起来结结巴巴，但极其认真。我也没见有任何进步。啊，亲爱的。谁有时间？

事实上，尽管课程很重，阿特伍德仍想方设法坚持创作。她开始修订《可以吃的女人》，准备出版。

这份手稿的经历可谓离奇曲折。早在 1965 年 10 月，她就把这本书寄给了麦克莱兰－斯图尔特出版社的小说编辑 S. 托滕。1966 年 2 月，她收到了一封鼓舞人心的回信，但之后便音讯全无了。1967 年 3 月，她就一年半前寄出的手稿向出版社询问，并没有结果。终于，那年夏天，她回到多伦多，打电话并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打算取回手稿。

出版公司的负责人杰克·麦克莱兰给她回了电话。他相当尴尬地解释说，他刚刚在《多伦多每日星报》百年特刊上读到一篇关于她的文章，说她在 27 岁时便凭借第一本书获得了加拿大总督文学奖。麦克莱兰一下子就被“迷住了”。他口授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给她，要求看她在文章中提到的那本新小说。接着，他“突然感觉哪里不对头”，于是检查了自己的文件，发现自己的出版公司已经“看到这本小说”一年半了。他告诉阿特伍德，她完全有权利让他们见鬼去吧，但她会允许他读读这本书吗？8 月，他们共进午餐，午餐时间很长，谈话内容全是关于这本小说的。麦克莱兰建议，小说需要修改，但理应出版。1968 年秋天将是一个“明智”的时间。阿特伍德问：“我的经纪人怎么办？”他回答说，如果经纪人不再四处投稿，也许是明智之举。尽管阿特伍德做事谨慎，但还是决定把这本书留给麦克莱兰－斯图尔特出版社。这家出版社是“一人公司”，她知道，一旦杰克·麦克莱兰本人感兴趣，效率便会大大提高。

阿特伍德对加拿大出版业的权力游戏了如指掌。她的书要是先在她自己的国家出版，那将无异于死亡之吻。前一年夏天，当她告诉自己的经纪人霍普·勒雷舍，麦克莱兰－斯图尔特出版社，还有克拉克－欧文等出版社可能会感兴趣时，勒雷舍向她解释了当时的出版环境：

任何用英语出版的书籍，只要是想面向更广泛的公众，而不仅仅是加拿大公众，都是首先与英国出版商合作，获得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版权，再与美国出版商合作，获得在美国（包括其属地和菲律宾群岛）境内的版权。这不仅符合你的个人利益，也是通行做法。此外，不论是英国出版商还是美国出版商，先拿到书的出版商将同时拥有加拿大市场，这也是惯例。尽管从技术上讲，加拿大当然是英联邦市场的一部分。

如果一本书特别关注加拿大的某个问题，或者作者本人就是加拿大人，或者与加拿大当地有什么联系，那么有时可以在签订英国或美国版权合同时安排在加拿大单独出版，但这必须得到英国或美国出版商的许可和批准，并给予经济补偿。

至于你提到的两家公司，我想克拉克－欧文出版公司可能有兴趣在英国或美国销售这本书后安排出加拿大版。总之，相信我，这是正确的方式，而不是本末倒置。在等待主要市场的反应之前，我也得谨慎地着手修订针对小公司的计划了。

结果是，麦克莱兰－斯图尔特出版社的确出版了《可以吃的女人》，虽然又花了一年半时间。(此书于1969年秋天出版。)他们购买了全球版权，得以与外国出版商合作。同年，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在英国出版了这本书，1970年，利特尔－布朗出版社推出了美国版。这种，“本末倒置”式出版方式，确实成功了。

1970年秋天，阿特伍德一边在乔治爵士大学教书，一边也在校对《那个国家的动物》。这本书计划由威廉·托伊担任编辑的牛津大学出版社于次年春季出版。在托伊那里，阿特伍德找到了一位适合自己的编辑。在接下来的30年里，两人合作出版了她的大部分诗歌。

他们的第一次接触纯属偶然。托伊接到了老朋友A.J.M.史密斯的电话。史密斯编辑过许多诗集，包括著名的《牛津加拿大诗集》，并曾就阿特伍德的《圆圈游戏》写过评论文章。史密斯告诉托伊，阿特伍德是一位值得关注的年轻诗人。托伊立即联系了她，并表示牛津大学出版社愿意发表她未来的作品。托伊回忆道：“她对这种前景并非无动于衷，但如果我将来成为她的编辑，她自然想要见我。在公园旅馆吃午饭时，她问我是什么星座。我是双子座，她是天蝎座。我对占星术一窍不通，但她肯定认为这种组合作为工作搭档十分完美。”

两人开始信件往来，交流关于修改和封面设计的意见。托伊发现阿特伍德是一位专业素养极高的作者：从未误过交稿期限，他只需负责诗歌的编排和选择，根本不用亲自动手编辑文字：她的手稿寄达时总是经过充分润色。托伊曾说：“根据我的经验，天赋异禀的作家与编辑的合作总是最为顺畅。”

但阿特伍德渴望重新拾起《苏珊娜·穆迪日记》这部作品。穆迪是19世纪一位默默无闻的女诗人，于1832年从英国移民到加拿大，当时写了两本自传体小说《丛林中的艰苦岁月》和《荒野生活》。(前者是为了告诫未来的拓荒者，不要来加拿大荒野，因为那是被上帝遗弃的地方。)

阿特伍德的组诗写作开始得颇为神秘。她解释说，1965年她回到哈佛大学后不久的一天夜里，做了一个特别逼真的梦，在梦里她似乎写了一部关于苏珊娜·穆迪的歌剧。她发现自己独自一人在剧院里，抬头看到穆迪站在空荡荡的白色舞台上，“像拉美莫尔的露琪亚一样歌唱”。后来她意识到，这可能是多伦多大学哈特之家的舞台，她在那观看过詹姆斯·雷尼的《昙花》。

之前，她与穆迪只有过两次神交。在她成长的过程中，工作之一就是为家中书柜里19世纪穆迪的经典著作《丛林中的艰苦岁月》擦除灰尘。这本书放在一堆成人读物当中，当父亲把它推荐为加拿大经典时，她没有接受，因为“经典”就是无聊的代名词。此外，正如她解释的那样，在童年时期，小木屋和丛林毫无异国情调；她想要的是城堡和激光枪。

她六年级的阅读材料中有一篇摘自《丛林中的艰苦岁月》的文章，讲述了穆迪家烟囱着火，木屋被烧毁的事件。阿特伍德被吓坏了。过度使用的烟囱可能会着火，这是她童年的一大“恐惧和烦恼”。

但她的梦境仿佛是一个“无意识的指点”。她跑到哈佛图书馆，苦苦寻觅，好不容易找到加拿大作品摆放处，拿到穆迪的两本回忆录，飞快阅读起来。里面似乎仅充斥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散文和“华兹华斯式的狂想曲”，外加对“绅士风度和阶级势力的粉饰”。或许这是一个“糟糕的指点”。她尝试写一个剧本，但未能成功，很快就把穆迪忘于脑后了。

然而，这些诗还是孕育了出来。大约一年半后，她开始了组诗创作。在哈佛大学时，她曾给波尔克读过一些早期的初稿，他记得她说：“美国有先父，我们则有先母，真是太有趣了。”离开哈佛大学之前，她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找到了一张银版摄影的苏珊娜·穆迪肖像，“月亮一样的圆脸，头发灰白，表情模糊”。

尽管阿特伍德与穆迪的邂逅非常短暂，但穆迪究竟在她身上产生了怎样的共鸣，居然会在她梦中出现？除了来自潜意识的指点，没有什么能表明这些关于一位默默无闻、被遗忘已久的19世纪先锋作家的诗歌能获得成功。不错，美国诗人约翰·贝里曼的确写过关于17世纪诗人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的组诗，但至少布拉德斯特里特是美国人。

在创作过程中，阿特伍德发现穆迪和自己是彼此的对立面。穆迪是一个反自我的人。穆迪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女士，从过着舒适的英国上流中产阶级生活，到毫无心理准备地来到加拿大，开始拓荒者的生活。因此，她憎恨丛林。但是，对阿特伍德来说，丛林小木屋里的生活再平常不过。她就是让穆迪害怕的丛林。

在阿特伍德的诗中，当文字从内心深处浮现时，人们可以感受到那种战栗和激动。她完全沉浸在穆迪的生活当中：

恐惧使毛发如熊鬃般悚立

渴求灯光；或者等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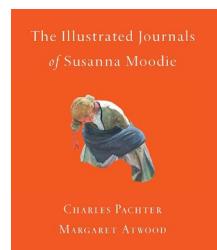
我的影子丈夫，听到

树木窃窃私语中的恶意。

我需要狼的眼睛看到

这一切的真相。

七年后，当历史人物穆迪离开丛林，回到舒适的沙发和瓷器茶具身边时，她开始渴望荒野。阿特伍德给了她第二次机会。在《苏珊娜·穆迪日记》中，当穆迪躺在坟墓里，听着20世纪的推土机铲平她的往昔时，她拒绝消失在推土机下。她以老妇人的身份回到多伦多的公共汽车上，告诉这座城市，这也是一个“尚未开发、给人带来威胁的荒野”。正如阿特伍德解释的那样，穆迪“终于彻底改变了自己，成为她曾经憎恨的这片土地的魂灵”。



《苏珊娜·穆迪日记》

通过某种神奇的移情作用，阿特伍德在穆迪身上发现了一种讲述她自己双重性格的声音。因为她的童年是在丛林里度过的，所以她总是把城里人看作有着古怪习惯和癖好的奇怪生物，看起来奇特有趣。(她喜欢拿抽水马桶给她带来的文化冲击开玩笑。)这使她与之保持距离。人类及其习惯比任何狼的眼睛都更为可怕。只要她愿意，她可以把这一想象推向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水平，这是绝对原创的。

阿特伍德对穆迪作品中的“暗示与空白”也很感兴趣。也许是因为她偶尔会把别人看作外星人，阿特伍德养成了一种习惯，几乎就像一种不可思议的第六感，那就是听别人说话，听他们说了什么，听那些话语背后隐藏的、只是没有说出口的东西。穆迪似乎说的是一回事，感觉却是另一回事。

阿特伍德与牛津大学出版社签订了下一本诗集的出版合同，但她对托伊说，她已经答应为阿南西出版社写一本书。托伊一读到《苏珊娜·穆迪日记》，就给她打电话，恳求她让牛津大学出版这本书。他不仅对这些诗感到兴奋，而且对苏珊娜·穆迪也很着迷。大家一致同意由牛津大学出版社负责穆迪这本，而阿南西出版社负责出下一本书，《权力政治》。托伊建议阿特伍德写个后记。她欣然答应了。

早在第一次待在哈佛大学的时候，她就阐述过了关于加拿大病症的理论。在阿特伍德的后记中，穆迪成了加拿大国民疾病的化身：

如果说美国的国民精神疾病是重度抑郁症，那么加拿大的国民精神疾病就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穆迪的病介于这两者之间：她赞扬加拿大的风景，同时又指责它毁了自己；她不喜欢早已定居在加拿大的居民，但在加拿大人身上她发现了逃离这片土地的唯一避难所；她一边鼓吹进步和文明的快速进程，一边悲伤地思考荒野的毁灭；她发表乐观的布道，同时又表现出自己对死亡、谋杀、金斯顿监狱里的罪犯和多伦多疯人院里不可救药的疯子们的着迷。她声称自己是一个热切的加拿大爱国者，但她一直远离这个国家，对其批评指责，就好像她是一个超然的旁观者，一个陌生人。也许这也是我们如今依旧奉行的生活方式。即便我们出生在这里，我们都是这个地方的移民：这个国家太辽阔了，许多地方尚无任何人居住。去到未知的地方，我们会心怀恐惧、带着流亡者和入侵者的心理。离开这个国家是如此轻易，意味着我们必须做出选择，而一旦选择了它，我们仍然得在强烈的双重性之间做出选择。

加拿大人渴望对自己的民族矛盾心理做出解释，他们觉得自己是对自身身份缺乏安全感的文化的一部分。阿特伍德清晰自信地表达出自己的看法，对此他们能够理解并坚定认同，这是她没有预料到的。自1970年出版以来，《苏珊娜·穆迪日记》从未绝版过。

夜里我的大脑

摸索着紧张的触角



罗斯玛丽·沙利文

加拿大知名作家，2012年沙利文因其对加拿大文化的贡献而获得“加拿大勋章”。著作包括获得加拿大总督学术奖的《影子制造者：格温德琳·麦克尤恩》，还有《欲望迷宫：女人的激情和对浪漫的痴迷》《心灵：伊丽莎白·斯马特传》等。她的新书《对安妮·弗兰克的背叛：一起悬案调查》已在多个国家出版发行。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电影《漂亮男孩》(2018)剧照



如果我们不利用美国巨大的资源来消除贫困,让所有上帝的孩子都有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美国就会下地狱。

——马丁·路德·金博士

加里克纳普没法再向迪伊开枪,因为他早就死了。除了最小的基伦,他的孩子们也都死了。现在轮到加里的孙辈来接受挑战,因为他们也在与毒品、酒精和法律做斗争。基伦认为这是个家庭魔咒,但更确切地说,是每一代人都继承了上一代人的劣势。

我们总以为小孩子有可塑性和适应力,但他们也可能会像飓风中的春花一般脆弱。作为一个社会,我们谴责“流氓”“暴徒”“恶棍”,但事实是,我们经常在问题孩子辜负我们之前就已经辜负了他们。在美国,每年死于虐待和忽视的儿童要比死于癌症的儿童还多。每有一名儿童死亡,就有数千名儿童被伤害、强奸或者残忍地虐待。数以百万计的孩子经历的创伤,不但会伤害他们,还会瓦解社会结构,可我们常常视若无睹,等出了问题时,倒反过来责怪孩子。有些物种有食子行为,事实证明,我们也是其中之一。

因为目睹过家人的经历,基伦的儿子没有走上吸毒之路,还用基伦寄给他的钱上了一段时间的大学。他高大强壮,找到了一份电工的好工作,似乎前途无量。但可惜的是,就像他那个圈子里的很多人一样,他也性格冲动,有暴力倾向。基伦解释说:“和他在一起的女孩,经常会跟墨西哥毒贩鬼混。”这激怒了他的儿子。“他喝醉后,拿着 0.45 英寸口径手枪,朝车道上那些该死的汽车开枪,并告诉他们:‘滚出城去,离我女朋友远点。’”警察赶到后逮捕了这个年轻人,现在他还在牢里。

来自神经科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证据表明,帮助美国儿童的关键窗口期是在 5 岁前,部分原因是如果在混乱和贫困的环境中长大,他们的大脑往往遭受终身性损伤:长期暴露在毒性压力下时,大脑中会被一种叫皮质醇的应激激素充斥,导致大脑解剖结构的改变。同行评议研究发现,经历过严重逆境的 5 岁儿童前额叶皮质通常较薄,因此冲动控制、情绪调节和工作记忆较差。

考虑到美国药物滥用的规模,大量儿童在出生前接触药物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在西弗吉尼亚州出生的儿童中,近五分之一曾在子宫中接触过毒品或酒精。研究虽然没有定论,但确实发现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更容易受到物质滥用的影响。我们现在有一个术语来描述这些童年创伤和毒性压力——童年不良经历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 包括身体虐待、父母离婚, 或者与酗酒者同住等。很多成年人都有过一种童年不良经历,八分之一的人有四种或更多。尽管 ACEs 发生在童年期,却会在成年期引发问题:有四种童年不良经历的人患成人抑郁症的概率会增加 460%,自杀的概率会增加 1220%。

美国在帮助危险儿童上非常短视,而其中最令人恼火的一个因素是,政客们经常坚称没有资金用于社会服务。但之后,他们似乎又能找到资金来支付监狱的费用。共和党议员不想为低收入女性支付 500 美元的宫内节育器费用,但愿意为生育医疗补助支付 1.7 万美元。他们不想花钱减少铅中毒,但愿意为未来数年内的特殊教育课程买单——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减少铅中毒的大规模努力中每投入 1 美元,就能为以后节省 17 美元的公共资金。

事实上,我们有一些最成功的国家政策正是针对危险儿童的。自 1991 年少女怀孕数值达到当代峰值以来,我们已将其降低了 67%。自 2011 年以来,我们将高中毕业率提高了 5%。但是,我们往往对行之有效的策略投入不足,而这种短视的代价就是功能失调被传给下一代,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和公共开支不说,还反过来责怪受害者。

乔治·B·凯泽是美国问题儿童项目最重要的倡导者之一。他是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的一名亿万富翁,家人逃离纳粹德国后,他先是涉足石油行业,后在银行业赚了大钱。身材瘦削、头发花白,已经是古稀老人的凯泽告诉我们,看到有关早期干预可以打破贫困循环的证据后,他深受感动,并得出了一个结论:为儿童创造机会对于提供基本的公平生活

## 直击一直追寻希望的人, 何以一步步失去工作、尊严、希望乃至生命

### 非虚构

# 美国的下一代还有机会 走出困境吗?

尼可拉斯·D. 克里斯多夫、  
雪莉·邓恩 | 新书推荐

《为何生活越来越像走钢索》是普利策奖得主夫妇,《天空的另一半》作者尼可和雪莉的新书,书中引用了富兰克林的话:“检验我们进步的标准,并不在于让富裕者锦上添花,而是在于为缺吃少穿者雪中送炭。”

在几十年前,和我一起长大的孩子们都相信,他们的世界一定会比父母的更美好!但几十年后,这些曾经和我一起坐六号校车上学的快乐的孩子,最后都死了,死了,死了,死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本对未来满怀希望的他们一步步走向破碎?

我们的老朋友克莱顿坦诚地讲述了自己的苦难,但令人痛心的是,本书尚未完成,他就离开了人世。陷入困境的他们并不比他们的父母差。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受过更好的教育。但令人震惊的是,这样的不幸并非个例:对于很多人来说,生活已经越来越变得像在走钢索……

可社会有一种流行的批判,去抱怨这些人的懒惰、不负责任和自毁行为。

为此,我们回到故乡亚姆希尔,并探访了全国 50 个州和 1 个特区,去深入了解和我一起长大的伙伴们的遭遇,去探寻数千万人经历失去工作、尊严、希望、生命的原因,并指出我们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经“磨铁·大鱼读品”授权,我们摘选了第十七章《我们食子》分享给读者。

而言至关重要。

“新生儿不该对其出生环境负责，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命运，”他说，“从根本上讲，这似乎很不公平。”凯泽用他的财富资助了一些实验项目，使塔尔萨成为一个令人惊奇的红州实验室，用证据驱动的举措打破贫困循环。他的乔治·凯泽家族基金会扶持了塔尔萨的“女性康复计划”，帮助丽贝卡·黑尔摆脱了毒品；另外一个重点是帮助儿童，因为这个方面的影响最大。他补充说，相比出生在悲惨环境中的孩子，美国富裕家庭的孩子拥有巨大的优势，这是“绝对且完全不公平的”。

“成功人士倾向于相信或者愿意相信他们是凭借自身的主动性、自律和智慧取得了人生中的成就，这些品质都是他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凯泽说，“但我倾向于认为，我们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走了狗屎运，以及沃伦·巴菲特所说的——‘中了卵巢彩票’。”

尼可的同学法伦·克纳普没有享受过父亲的爱，所以想努力做一个有爱的父亲。家里做饭打扫的事大多由他来做。“每逢节假日，我都会给他打电话，问他在干什么。”迪伊说，“他会回答，‘妈妈，我正在往火鸡肚子里塞填料，它滑到水槽里去了！’”他会和女儿安布尔和安德莉亚进行坦诚的长谈，会跟她们开玩笑，带她们去钓鱼。他取笑说安德莉亚是个‘懒虫’，因为她在凌晨4点被叫醒去钓鳟鱼后大发了一顿牢骚。法伦憎恨自己的父亲，曾发誓要杀死他，而法伦的女儿们却把自己的父亲当偶像崇拜。

不过，这些女孩仍然是在酒精和毒品的诱惑下长大的，比如在安布尔的一张婴儿照里，你就可以看到背景中有一盘可卡因。尽管法伦很爱女儿们，但家里的气氛和他长大的那个家一样凄凉，因为他和妻子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

安布尔回忆道：“我和妹妹之所以知道他将死于艾滋病或丙型肝炎，部分原因是妈妈会对他说：‘去挖你的坟，去死吧，艾滋小子。’”但其实，尽管他患有艾滋病和丙型肝炎，但他最终的死因却是喝酒导致的肝衰竭。安布尔说，面对这样的谩骂，法伦有时不会还口，有时会动手反击。父母发生口角时，安布尔就会捂住安德莉亚的耳朵，做一个保护妹妹的姐姐。

七年级时，安布尔和英俊的八年级男孩尼可拉斯·鲍曼成了朋友，他母亲是个单身妈妈。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克纳普家最常见的说法是：安布尔和尼可拉斯开始约会，其间有一次，他们开始谈论各自的家庭。

“我爸爸叫法伦。”安布尔说。

“真的吗？我爸爸也叫法伦。”尼可拉斯打断她的话。

他们很困惑，决定第二天每人带一张父亲的照片来学校，结果发现原来他们是兄妹。不过，据尼可拉斯和安布尔所说，他们只是好朋友，并不是恋人。尼可拉斯说自己从未见过父亲，但知道他叫法伦·克纳普。他也知道安布尔姓克纳普，但从没有多想，直到听说她父亲叫法伦之后才产生了怀疑。第二天在学校，尼可拉斯把安布尔拉到一边，给她看了自己拥有的唯一一张父亲的照片。照片里的法伦只有18岁。

“你认识这张照片里的人吗？”他问。

“不认识。”安布尔直截了当地回答。

“好好看看，”尼可拉斯催促道，“认识吗？”

“有点像我叔叔基伦，”她含混地回答。可把照片翻过来后，她看到了一个潦草的签名——法伦。她惊得下巴都快掉了。

“你爸爸有没有说过你有一个哥哥？”尼可拉斯问。

安布尔一度和同父异母的哥哥成了好朋友，而法伦也努力和他十几岁的儿子建立关系。后来，尼可拉斯·鲍曼加入了海军，获得了大学学位，在私营企业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他代表的是一条成功之路，一条克纳普家的孩子们本来也可以却没有一个人走的路。

安布尔高中毕业后租了一间公寓，把15岁的安德莉亚接过来，给了她一个更稳定的生活环境，并鼓励她继续读高中。就这样过去了几年。有一段时间，两个女孩似乎成功了：高中毕业后，漂亮、聪明、有才华、富有创业精神的安德莉亚结了婚，开始做房地产生意。但就在这个女孩的事业蒸蒸日上之时，父亲死了。两个女孩伤心欲绝，安德莉亚开始狂饮滥饮，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基伦说：“她把自己喝死了。”2013年去世时，安德莉亚只有29岁。

安布尔似乎是克纳普家年轻一代中最有可能成功的一个。作为克纳普家的第一个高中毕业生，她在一家电信公司从事数据库管理的工作，并负责培训员工使用计算机系统。安布尔展现出了高超的智慧和能力。聊天过程中，她的聪慧和出色的交际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沉着冷静、口齿伶俐，你要以为她是律师或业务经理也毫不为过。安布尔后来又参加了社区大学的计算机课程，借此在信息技术领域找到了一份工作，并很快就在该领域干得如鱼得水了。

“幻灯片演示、数据表、图表和矩阵分析，都是我喜欢做的事，”她告诉我们，“导人和导出数据，放在幻灯片上，向高管们展示公司在各个领域的运营情况，以及有多少钱逾期未付或未开具发票。”她补充说：“我赚了很多钱，有一份特别好的工作，特别好的福利，什么都有。”她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而且她还是克纳普家的“稀有品种”——唯一不吸毒的人。她在公司里干得越来越好，似乎一度打破了克纳普家的魔咒。

但每当压力过大时，旧的模式又会复活，童年的创伤会再次浮现。父亲去世后，安布尔悲痛万分，曾恳求医生给她开赞安诺等抗焦虑药。这些药确实有帮助，但也让她产生了依赖。药吃完后，她到处找替代品，然后人生中第一次吸食了冰毒。那年她32岁。

“我这辈子坚决反对毒品，”她回忆道，“我憎恨毒品，亲眼见过毒品给所有人带来的影响。我父亲是个制造冰毒的瘾君子，他失去了一切。你会以为这足以让我永远不碰毒品。”可停用抗焦虑药后，安布尔发现自己开始身体不适，变得焦虑、抑郁，无法入睡。她渴望减轻痛苦，而冰毒暂时起到了这个作用：“它让我感觉好点了，让我摆脱了抑郁，让我成了一名超级妈妈。”安布尔以为自己想明白了。

“在你的潜意识里——大多数瘾君子也都会这样告诉你——你不认为自己会是那个失控的人，”安布尔无奈地说，“你不认为它会消耗你的生命，而是觉得你会成为一个功能正常的吸毒者。”

但结果是，安布尔上瘾了，并且很快就成了监狱的常客。后来，她因持有海洛因和冰毒的重罪被判了刑，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健康保险，也无法参加她需要的药物治疗项目。因为毒品重罪，出狱后的安布尔没能找到工作，最终失去了驾照，婚姻破裂，连两个孩子也被送进了寄养机构。又进了一次监狱后，安布尔戒过一阵子的毒，还跟高中时的男友生了第三个孩子（一个儿子）。她本以为有了这个孩子后，自己可以远离毒品，但没成功，最终这个孩子也被带走了。

“我失去了一切，”她告诉我们，“事情发生得很快。”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部分原因当然是她做出了糟糕的选择，但研究也表明，无论是从遗传学还是从表观遗传学的角度来看，成瘾行为都是可以遗传的，所以作为一个有药物滥用问题的人的女儿和孙女，安布尔很容易受到危害。安布尔和安德莉亚这种在混乱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很容易经历功能失调、虐待、离婚、精神疾病、忽视、经济困难，或者被成瘾者抚养，而这些都是典型的童年不良经历。研究人员发现，毒性压力会损害儿童的大脑发育，导致更低的教育水平，甚至在几十年后导致更高的失业率、更贫穷的境况，心血管疾病、肺病、肝病、成瘾、精神疾病、早亡的概率也会上升。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2008年儿童创伤和儿童期不良经历给社会造成的医疗护理、特殊教育、社会福利和刑事司法等方面的总支出为1250亿美元，而生产力方面的损失就更大了。

正如克纳普一家的故事所表明的那样，如果没有好的政策来支持危险儿童，不只是孩子们，整个国家也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有几项研究发现，儿童贫困会造成医疗、犯罪、监狱、福利支出的增加和收入的减少，每年给美国带来10000亿美元的损失，平摊到每家每户的话，大约是每年8000美元。很多研究人员还发现，每投入1美元用于减少儿童贫困，就能为国家节省至少7美元。犯罪是儿童忽视引发的后果中代价最为高昂的一个，据研究人员估算，一起凶杀案的经济成本是300万美元，甚至更高。要知道，5%的人口导致了美国一半的犯罪，所以少数功能失调和被忽视的年轻人会让社会付出巨大的经济和情感成本——目前，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往往会被引向犯罪，而非大学。

英国流行病学家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夫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指出“不平等影响的不只是贫穷的少数人，而是绝大多数人”。但持怀疑态度的人不赞同这个说法，他们认为，社会存在的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不平等，而是穷人的绝对收入水平，这才是我们应该着力改善的。然而，不平等本身似乎与社会结构的破坏有关——而且不仅是对穷人而言。威尔金森和皮克特发现，更平等的社会不只是让穷人受益，中产阶级或者富人也会过得更好，活得更长，面对的暴力更少，后代也更有可能茁壮成长。而在不平等的社会中，暴力犯罪率和监禁率更高，经济产出更低，不满情绪更大，精神疾病发病率和婴儿死亡率要高出2倍到3倍，青少年生育率、监禁率和凶杀率要高出10倍，最终降低整个社会的福祉。”

2017年，美国疾控中心发现，近32%的高中生报告了自己在过去一年中有过持续悲伤或绝望的情绪。此外，17%的高中生称自己曾在过去一年中想过自杀。许多人认为，自杀是无法阻止的，有人想自杀的话，早晚都会成功。但这个说法不对。美国军方曾细致研究过一些策略，发现它们可以把自杀风险降低约50%。其他研究人员则发现，一些针对问题青少年的自杀预防项目更是大幅降低了自杀率。这类策略的主要内容是帮助人们制

订危机计划,让他们在产生自杀念头时可以向特定的人寻求帮助;同时给年轻人提供心理咨询,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康涅狄格州曾推行过一个名为“SOS”的反自杀项目,结果发现相比对照组,被指定参加该项目的九年级学生,企图自杀的可能性降低了64%。

我们不敢打包票这些项目一定能成功,但安布尔和安德莉亚如果在幼儿期就接受过专业干预,后来很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因为在那个时期,她们的大脑更容易建立积极的神经连接,促进她们的健康发育。专业干预的目的是与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使家庭少一些混乱和暴力营造一个更加适合孩子成长的家庭环境。此外指导父母读书给孩子听,给孩子灌输耐心、合作、自我克制的精神、解决冲突的技能,同样具有良好的效果。

八年前,一项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进行的研究发现,大量被学校开除的学龄前儿童曾遭受过早期创伤。里士满的教育者们猜测,破坏性行为的诱因很有可能是童年的不良经历,所以就向训练有素的临床儿童心理学家凯西·瑞安(Kathy Ryan)求助,最终创建了圆圈幼儿园(Circle Preschool),为那些有过不良经历的儿童提供心理治疗。经过专门训练的教师会使用游戏疗法来治愈孩子们的创伤,每周还会对家长进行辅导。现在,瑞安正参与创立一个教师培训机构,作为推广该方法的第一步。在我们访问期间,教室里的孩子们正在安静地做游戏。“我们跟他们交谈的方式,比你通常在学校里听到的那种要平静得多,”瑞安说,“我们希望帮助他们找到一种合适的声音,来谈论他们的内心世界。”

圆圈幼儿园一次只能招收八名儿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昂贵的干预项目,但其结果也确实令人惊叹。比如,我们去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小孩正在安静地玩一列很大的玩具火车。他叫杰伊,由叔叔蒂莫西做监护人。可就在几年前刚刚被蒂莫西和妻子丽贝卡收养时,他还是个愤怒的孩子,经常大喊大叫,撞倒椅子,朝老师和参观日托中心的老太太扔东西。在餐馆就餐时,他会乱扔玩具,所以要想带他和夫妇二人的另外两个儿子一起出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2018年9月,杰伊上了圆圈幼儿园,四个月后,他变成了一个活泼、幽默、可爱的孩子。丽贝卡说:“我看到他在包括行为在内的各方面都有了很大变化,太神奇了。”蒂莫西的语气更坚决:“简直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针对问题儿童研究最多的干预措施是一些早期儿童项目,比如“佩里学前项目”(Perry Preschool Project)和“家庭连接达勒姆”(Family Connects Durham)。结果证明,这些项目具有深远且有益的影响。一个名叫“阅读为医嘱,童书为处方”(Reach Out and Read)的项目更为简单,就是儿科医生在看诊时“开”出阅读处方,并免费分发童书。该项目的费用十分低廉,每个孩子每年只需20美元,成效却很显著,许多家长给孩子读的书都比之前多了很多。但可惜的是,其他国家在打造他们的幼儿教育计划时,美国却落在了后面,比如在4岁儿童参加幼儿教育项目比例排名中,美国在36个经合组织国家中排第34位。

儿童拥有一种或两种不良经历是很常见的事,但那些拥有三种或三种以上不良经历的儿童,极有可能会面临学业失败、出现心理问题和药物滥用的巨大风险。安布尔和安德莉亚就是童年不良经历受害者的典型代表,但现实是,只有4%的儿科医生会对儿童进行不良经历的筛查。

娜丁·伯克·哈里斯(Nadine Burke Harris)博士正试图改变这一现状。作为加州首任卫生局局长,她正在领导以证据为基础的全国性干预方案的开发,其中一些还涉及了测量生物应激反应的生物反馈传感器,以及监测脑电活动的神经反馈。哈里斯博士发现农村是加州童年不良经历的高发地区后,发起了一项公共教育运动,迄今为止已向3100万家庭普及了有关童年逆境的知识,让他们了解了童年逆境如何损害人体健康,又该如何治愈。甚至连著名的儿童节目《芝麻街》也参与其中,为遭受过创伤的孩子制定了一系列应对策略,比如让饼干怪兽学习呼吸练习,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加州的一项新法律规定,全州范围内都要进行童年不良经历筛查——其他州都效仿这种模式。

“我不想用气泡膜把我们的孩子包裹起来,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呵护……而是想帮助我们的小伙伴走遍天下,了解如何接受挑战。”哈里斯博士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面临的一大问题是:美国是否还会继续为每个人都提供机会?”

美国大约有1300万儿童生活在贫困中,而且从现金收入来看,其中约有200万人甚至应当属于“极端贫困”——国际贫困线标准为人均日收入不足2美元。如果他们生活在刚果或孟加拉国,一定会被归为极端贫困人口但他们生活在美国,我们不想夸大这种对比,毕竟刚果儿童通常得不到食品券,也无法去医院的急诊室就诊或者到教堂食品分发处和施粥处得到食物。但令人震惊的是,根据官方定义,即使按照孟加拉国的标准来看,一些美国儿童也属于极端贫困人口。美国出现极端贫困儿童的频率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德国几乎没有)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1994年的福利改革。改革的目的原本是要打击游手好闲的成年人,最终却切断了一些家庭的福利,对他们的孩子造成了毁灭性影响。

福利政策很复杂,善意有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不过还是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帮助孩子的方法,比如家访或幼儿教育项目。针对老年人的反贫困计划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老年人骤降了三分之二。有些时候,我们花在某个八旬老人住院治疗上的公共资金,要比一个儿童完成全部教育所需要的钱还多。所以,让我们直言不讳地承认吧: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犯有儿童忽视罪,而我们之所以这样对待孩子们,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无法投票。相比之下,其他国家会为有子女的家庭提供家访、带薪家务假和每月现金补贴,以减少不利因素。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携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妮·凯斯对美国的“绝望之死”进行了非常重要的研究。迪顿表示,美国极端贫困的曝光,让他重新调整了自己的慈善捐赠方向。现在,他会更多地把钱捐给国内:“数百万美国人正因物质贫困和健康问题而苦苦挣扎,他们的处境甚至比一些欠发达国家的人更糟。”

多年以来,美国索马里南苏丹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没有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这实在令人难堪,但也很说明问题。而现在,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没有批准这个公约的国家只剩美国了。

也许批不批准只是一个象征性问题,有些事却是真实到不能再真实的:美国的贫困人口中几乎有三分之一是儿童;在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里,每晚平均有11.5万名儿童无家可归。

既然安布尔和安德莉亚像很多有类似经历的人一样,错过了获得帮助的童年窗口期,那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成年之后的她们吗?很多雇主通常会解雇那些陷入困境、耗费其医疗保险的员工,而不是送他们去治疗。但现在,雇主们的态度可能已经开始转变,部分原因是成瘾问题已经侵蚀到了工作场所。在2017年一项针对全国500家大中型企业雇主的调查中,70%的雇主表示处方药的使用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转,比如会导致员工旷工,药检可能呈阳性,或者上班期间使用止痛药等。但调查也显示,相近比例的雇主说愿意帮助员工在治疗后重返工作岗位。



作为缓刑的一部分,安布尔·克纳普必须每隔一定时间就得拿酒精测试仪进行呼气式检测,以证明自己没有喝酒。一旁看着的人是她的女儿。(琳西·阿达里奥摄)

39岁的安布尔·克纳普想从头再来,她正住在中途之家所以我们约在了附近的公园见面。她随身带着一个呼气式酒精检测仪,和我们聊到一半时,她按照预定时间对着那个检测仪吹了一口气。她解释说,要是没有通过药检或呼气测试,她就要回监狱服刑26个月。

曾经做过公司经理的安布尔,现在却是一个与毒瘾做斗争的重罪犯。这种对比令她无法自容。她说自己的目标是创造一个五年的清醒纪录:不吸毒,不喝酒,不触犯法律。这会给她带来更多的工作选择,包括重返信息技术领域。

安布尔回顾自己过山车一般的人生,将其归因于童年的阴影。“当你在混乱中长大,经常在混乱中生活时,你的身体就会适应那种混乱。”她说,“为了让自己感觉正常,我其实有意在制造混乱。”

安布尔转向女儿,一个漂亮的14岁女孩,摇了摇头。“别吸毒,”她忧郁地对女儿说,“你比那些父母不是瘾君子的人更容易上瘾。”

离开安布尔时,我们心中充满了希望。她那么聪明,那么了解自己,或许还有希望把问题抛在身后,回到企业界,成为她立志要成为的那种母亲。我们因为照片和其他问题互发过几次信息,但有一天,她突然不再回复了。再后来,我们收到了她女儿回复的短信,得知安布尔因未通过药检而被捕,已经回到监狱,要再服刑两年。孩子们又开始走钢索了。他们不确定将来会怎样,而周围的世界又重新乱作一团。

订危机计划,让他们在产生自杀念头时可以向特定的人寻求帮助;同时给年轻人提供心理咨询,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康涅狄格州曾推行过一个名为“SOS”的反自杀项目,结果发现相比对照组,被指定参加该项目的九年级学生,企图自杀的可能性降低了 64%。

我们不敢打包票这些项目一定能成功,但安布尔和安德莉亚如果在幼儿期就接受过专业干预,后来很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因为在那个时期,她们的大脑更容易建立积极的神经连接,促进她们的健康发育。专业干预的目的是与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使家庭少一些混乱和暴力营造一个更加适合孩子成长的家庭环境。此外指导父母读书给孩子听,给孩子灌输耐心、合作、自我克制的精神、解决冲突的技能,同样具有良好的效果。

八年前,一项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进行的研究发现,大量被学校开除的学龄前儿童曾遭受过早期创伤。里士满的教育者们猜测,破坏性行为的诱因很有可能是童年的不良经历,所以就向训练有素的临床儿童心理学家凯西·瑞安 (Kathy Ryan) 求助,最终创建了圆圈幼儿园 (Circle Preschool),为那些有过不良经历的儿童提供心理治疗。经过专门训练的教师会使用游戏疗法来治愈孩子们的创伤,每周还会对家长进行辅导。现在,瑞安正参与创立一个教师培训机构,作为推广该方法的第一步。在我们访问期间,教室里的孩子们正在安静地做游戏。“我们跟他们交谈的方式,比你通常在学校里听到的那种要平静得多,”瑞安说,“我们希望帮助他们找到一种合适的声音,来谈论他们的内心世界。”

圆圈幼儿园一次只能招收八名儿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昂贵的干预项目,但其结果也确实令人惊叹。比如,我们去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小男孩正在安静地玩一列很大的玩具火车。他叫杰伊,由叔叔蒂莫西做监护人。可就在几年前刚刚被蒂莫西和妻子丽贝卡收养时,他还是个愤怒的孩子,经常大喊大叫,撞倒椅子,朝老师和参观日托中心的老太太扔东西。在餐馆就餐时,他会乱扔玩具,所以要想带他和夫妇二人的另外两个儿子一起出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2018 年 9 月,杰伊上了圆圈幼儿园,四个月后,他变成了一个活泼、幽默、可爱的孩子。丽贝卡说:“我看到他在包括行为在内的各方面都有了很大变化,太神奇了。”蒂莫西的语气更坚决:“简直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针对问题儿童研究最多的干预措施是一些早期儿童项目,比如“佩里学前项目”(Perry Preschool Project) 和“家庭连接达勒姆”(Family Connects Durham)。结果证明,这些项目具有深远且有益的影响。一个名叫“阅读为医嘱,童书为处方”(Reach Out and Read) 的项目更为简单,就是儿科医生在看诊时“开”出阅读处方,并免费分发童书。该项目的费用十分低廉,每个孩子每年只需 20 美元,成效却很显著,许多家长给孩子读的书都比之前多了很多。但可惜的是,其他国家在打造他们的幼儿教育计划时,美国却落在了后面,比如在 4 岁儿童参加幼儿教育项目比例排名中,美国在 36 个经合组织国家中排第 34 位。

儿童拥有一种或两种不良经历是很常见的事,但那些拥有三种或三种以上不良经历的儿童,极有可能会面临学业失败、出现心理问题和药物滥用的巨大风险。安布尔和安德莉亚就是童年不良经历受害者的典型代表,但现实是,只有 4% 的儿科医生会对儿童进行不良经历的筛查。

娜丁·伯克·哈里斯 (Nadine Burke Harris) 博士正试图改变这一现状。作为加州首任卫生局局长,她正在领导以证据为基础的全国性干预方案的开发,其中一些还涉及了测量生物应激反应的生物反馈传感器,以及监测脑电活动的神经反馈。哈里斯博士发现农村是加州童年不良经历的高发地区后,发起了一项公共教育运动,迄今为止已向 3100 万家庭普及了有关童年逆境的知识,让他们了解了童年逆境如何损害人体健康,又该如何治愈。甚至连著名的儿童节目《芝麻街》也参与其中,为遭受过创伤的孩子制定了一系列应对策略,比如让饼干怪兽学习呼吸练习,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加州的一项新法律规定,全州范围内都要进行童年不良经历筛查——其他州都效仿这种模式。

“我不想用气泡膜把我们的孩子包裹起来,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呵护……而是想帮助我们的小伙伴走遍天下,了解如何接受挑战。”哈里斯博士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面临的一大问题是:美国是否还会继续为每个人都提供机会?”

美国大约有 1300 万儿童生活在贫困中,而且从现金收入来看,其中约有 200 万人甚至应当属于“极端贫困”——国际贫困线标准为人均日收入不足 2 美元。如果他们生活在刚果或孟加拉国,一定会被归为极端贫困人口,但他们生活在美国,我们不想夸大这种对比,毕竟刚果儿童通常得不到食品券,也无法去医院的急诊室就诊或者到教堂食品分发处和施粥处得到食物。但令人震惊的是,根据官方定义,即使按照孟加拉国的标准来看,一些美国儿童也属于极端贫困人口。美国出现极端贫困儿童的频率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德国几乎没有)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 1994 年的福利改革。改革的目的原本是要打击游手好闲的成年人,最终却切断了一些家庭的福利,对他们的孩子造成了毁灭性影响。



尼可拉斯·D. 克里斯多夫

出生于 1959 年,美国记者、政治评论家,毕业于哈佛大学、牛津大学。1984 年加入《纽约时报》后,他先后担任过该报香港、北京和东京分社的社长。由于出色的从业水准,他曾七次入围普利策,并两次获得该奖。

雪莉·邓恩

出生于 1959 年,美国企业高管、记者、作家,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哈佛商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她曾任《纽约时报》商业版编辑和驻外记者,是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普利策奖的亚裔美国人。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电影《孟山都公司眼中的世界》(2008)

## 非虚构

# 在“吃得放心”这件事上， 人类回不了头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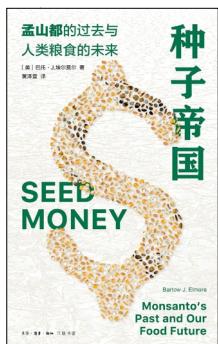
巴托·J. 埃尔莫尔 | 新书推荐

聚焦全球农业巨头孟山都公司的发展史

孟山都（Monsanto Company）是一家美国的跨国农业公司，它于 20 世纪初以生产糖精和咖啡因起家，后进入农业，成为除草剂的主要制造商，并一步步成长为 21 世纪全球最大的转基因种子生产商。人类粮食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与这家公司历史紧紧捆绑在一起。对我们来说，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

通过全球实地调查，对农民、化学家、企业家、工人、病人、律师和法官的采访，以及查询尚未披露的公司档案和政府记录，历史学家埃尔莫尔追溯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孟山都公司商业版图扩张史，揭秘其化学制品和转基因技术如何渗入全球粮食供应的几乎每一条缝隙。

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授权，我们摘选了本书引言分享给读者。



黑色越野车拐进位于密苏里州开普吉拉多县老拉什·哈德森林堡联邦法院的停车场。贝弗·兰德尔回忆道，“那个排场就像是联邦政府的人到了”。贝弗是堪萨斯城“兰德尔与施普利特格贝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年近 50，是个土生土长的密苏里人，就在距离开普吉拉多县几公里远的一个农场长大。对她来说，到这里开庭就跟回家一样。

那天浓雾笼罩，代表德国化工和制药的两大巨头——巴斯夫公司和拜耳公司的十名律师身着深色西服从车里鱼贯而出。法院坐落在密西西比河的岸上，庄严敞亮，贝弗称其为“宫殿”。他们即将在这里与联邦法官小斯蒂芬·林堡见面。林堡家族名人辈出，他的爷爷是密苏里州著名的律师老拉什·林堡（这座法院便是以他的爷爷命名），他还有一个堂兄是广为人知的保守派脱口秀主持人。这里就是林堡乡村地区，位于圣路易斯以南一个多小时车程的肥沃农田里，就在密苏里人所说的“州的鞋跟”以北。

一场重要的法律大战即将在这个小镇打响，虽然前来报道的记者并不多。这一天是 2020 年 1 月 27 日，巴德农场诉孟山都和巴斯夫案陪审团审判正式拉开帷幕。贝弗和她的丈夫比利正在准备发起他们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场战役。

这对夫妻代理的比尔·巴德是密苏里州的一个桃农。巴德早在 2016 年便提起这场诉讼，那时距离拜耳收购孟山都这一大型并购案登上全球各大新闻头条还有大概一年半。那时贝弗正忙着以共和党人身份竞选副州长，希望成为第一个当选州级公职的黑人政治家。她到巴德的农场拍宣传照，逛了很久，发现农场的桃子长势不佳，叶子枯萎凋零，许多桃树奄奄一息。当巴德告诉她，他坚信巴斯夫和孟山都销售的除草剂是罪魁祸首时，贝弗主动提出想要帮忙。

巴德所说的除草剂叫麦草畏。早年孟山都公司的拳头产品是另一款叫作农达的除草剂，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上市，其中有一种强大的除草化学物质叫作草甘膦。同时在 1996 年，孟山都公司研发了抗农达技术，通过对大豆、玉米和棉花等大宗商品作物进行转基因改造而实现农达抗药性。如果播种这种转基因种子，同时使用农达除草剂，就可以在整个生长季节喷洒农药以去除任何杂草而不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这套方法广受农民欢迎。然而，没过几年，杂草开始对农达产生抗药性，使得孟山都公司不得不把目光转向麦草畏——自 20 世纪 50 年代就存在的另一种强效除草剂。孟山都开始积极研发能够同时抵抗农达和麦草畏的作物。2007 年，孟山都从内布拉斯加大学获得了能够让植物产生麦草畏抗药性的基因序列。8 年后，孟山都推出第一批能同时抗农达和抗麦草畏的转基因棉花种子，第二年紧接着推出转基因大豆种子，这些具有双重特性的种子被命名为“升级版抗农达种子”。

但这里面有一个严重的问题——麦草畏比农达更容易挥发。当种植大豆和棉花的农户喷洒麦草畏时，这种化学物质会挥发，特别是在高温下。挥发后的麦草畏会飘到邻近的农场和生态系统中，破坏其他植物——从西瓜到无花果树，无一幸免。这对于没有种植抗麦草畏转基因作物的农民来说是致命打击，特别是像比尔·巴德这样的果农。由于没有桃树能够抵挡得住麦草畏的毒性，当桃林附近的农户在自己的田地上喷洒麦草畏时，巴德的损失根本无法避免。

比利描述这场庭审时说：“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恶劣的诉讼。”这一描述意味深长。要知道，比利可是代理过烟草公司菲利普莫里斯的律师，而那时候的烟草公司还在努力否认吸烟与癌症之间的联系。比利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执业已有 30 年，还竞选过密苏里州州长。他擅长公众演讲，甚至还在堪萨斯城浸信会教堂担任兼职传教士。但比利和妻子贝弗都从未担任过这种大案件的首席律师。

随着孟山都公司被拜耳公司收购，拜耳是如今孟山都技术的拥有者，一旦诉讼失败，于拜耳而言便是灭顶之灾。为此，拜耳公司派出了最顶尖的诉讼专家到开普吉拉多与这对夫妻组合开战。拜耳 / 孟山都公司的首席律师简·米勒（Jan Miller）深知这一诉讼成败的意义，因此早在审判前便已向林堡法官申请禁言令，以防止巴德的法律团队与媒体交流。林堡法官同意了这一申请。

对于法官的这一决定，旁听席上的观众不免感到惊讶。但当比利发表开庭陈述时，大家都明白了公司律师在害怕什么。比利开始展示一系列公司内部备忘录和文件，其中的内容相信没有哪一家公司希望被曝光。此时，他的妻子贝弗坐在原告席上，眉头紧锁，旁边是四年前她答应帮助的那个果农。

“千万别这样做，不然就准备吃官司吧！”庭审一开始，比利便引用了孟山都一个顾问小组得出的这个结论。孟山都曾成立审查委员会，试图了解麦草畏产品的真实反馈。而该顾问小组得出的结论便是，孟山都的种子将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特别是对那些种植“特种作物”的果农和菜农。受孟山都公司邀请加入顾问小组的番茄种植者史蒂夫·史密斯声称，抗麦草畏的作物是“我所见过的对所有特种作物最严重的威胁”。

他给孟山都的管理层发了一封言辞激烈的电子邮件，说：“虽然我知道你们在听我和其他人的意见，但我不确定你们是否真的听进去了。”

这些文件显示，孟山都很清楚麦草畏这种容易挥发的属性可以帮助他们赚钱。因为，飘移的麦草畏也会伤害那些没有使用孟山都转基因种子的大豆农、棉花农和玉米农。如果他们想要保护自己的作物不受麦草畏飘移的影响，他们也不得不使用孟山都的新种子，使作物既抗农达又抗麦草畏。2013年，孟山都准备推出这一新产品时，公司用PPT指导销售人员如何说服那些不受抗农达杂草困扰的大宗商品作物种植者购买这一款具有麦草畏抗药性的新种子。如果农户质疑“我为什么要购买我不需要的东西”，该怎么办呢？一张PPT上教大家：你们就回答“可以保护你们的作物免受来自邻居农场的侵扰”。这显示了，该公司负责人不仅知道麦草畏的飘移属性会对周边农场和生态系统造成影响，还将其视为能够迫使农场主购买这些种子的优点。

2013年，孟山都公司尚未拥有自己的麦草畏除草剂，德国化工企业巴斯夫才是麦草畏产品的主要生产商。但当时的美国环境保护署（下称美国环保署）并未批准在抗麦草畏作物的夏季生长期喷洒巴斯夫生产的除草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担心这些农药的挥发问题。一直到2017年，孟山都才推出一种经过美国环保署批准的麦草畏新配方，称为“抑挥发型升级版麦草畏”，号称它的挥发性比原有的其他麦草畏品牌要小得多。

也就是说，当孟山都在2015年第一次出售抗麦草畏的棉花种子和2016年推出大豆种子时，市面上还没有经过美国环保署批准的、可以在这些作物的生长季节使用的麦草畏除草剂。为了遵守美国环保署的规定，孟山都在种子外包装上贴上一个粉色标签，提醒农民不要在这批升级版抗农达作物上喷洒麦草畏。但公司的内部通讯显示，公司员工清楚这是徒劳无功的。升级版抗农达团队的一名成员在2015年的一封邮件中说：“跟我共事的是一帮罪犯……以为一个标签就能让我们避免牢狱之灾。”负责处理麦草畏产品投诉的工作人员博伊德·凯里说：“让我们面对现实吧，不管是否合法，总会有人喷洒麦草畏的。”巴斯夫公司2016年的销售报告也佐证了这一点：“对麦草畏的需求与抗麦草畏属性密切相关。”

本案的八名陪审员大多属于来自密苏里州的工薪阶层，他们正全神贯注地听着。正如比利在结案陈词中说的，他们现在是“这个世界上对麦草畏问题最清楚的人”，因为他们“看到了其他人从未看过的公司文件”。

这些文件还包含着孟山都试图阻止大学获取抑挥发型升级版麦草畏产品数据的记录。2015年的内部通讯显示，公司决定“撤回部分对升级版抗农达和升级版麦草畏产品配方的学术测试，以确保这些配方在接受美国环保署审查时保持‘干净’状态”。凯里后来证实，这种阻止大学的杂草科学家分析除草剂挥发性的情况是30年一遇的罕见情形。但孟山都公司对外声称，“这是因为难以生产出能够进行广泛测试的数量”。但在内部，这个理由被当作笑话。“哈哈哈，”孟山都的一名职员在2015年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嘲讽道，“难以生产足够的产品进行实地测试？哈哈哈！胡说八道！”

作为原告的比尔·巴德面有愠色。他是这个法庭里唯一没有打领带的人，坐在椅子上听着比利朗读孟山都公司的机密内部通讯。这些内部通讯显示了这家公司打算如何处理他的投诉。在2015年和2016年巴德的问题开始恶化时，他曾打电话给孟山都，但公司拒绝派人来他的农场查看。

这都是计划的一部分。“如果飘移的受害人不是我们的客户，就不要搭理他的咨询。”凯里在2017年一份被标记为高度机密的指令中说。由于公司已经公开否认麦草畏飘移是个问题，凯里小心翼翼地注明了：“注意这里的‘飘移受害人’只是一个内部术语。”比尔·巴德现在终于明白，孟山都从未打算回应他的求助。

比利紧接着又引用另一封机密电子邮件，邮件中孟山都的一名职员开玩笑说，如果巴德的案子上了法庭，“自会有体面的律师跟巴德先生好好玩玩”。他们的计划是“把矛头指向疾病”——这正是孟山都的团队正在做的——聚焦在巴德农场的根腐病和其他害虫问题上，说它们才是造成桃子毁损的罪魁祸首。“否认、否认、再否认！”凯里在孟山都的另一份文件中强调。公司的政策就是决不承认有严重的飘移问题。

但作为孟山都在麦草畏系统中的伙伴，巴斯夫公司很清楚问题的严重性。比利向陪审团提交了一份2016年巴斯夫公司的报告，里面写着：“一定有一大片麦草畏云笼罩在密苏里州‘鞋跟’区域的天空中。一直在滴答倒计时的定时炸弹终于爆炸了。损害的范围巨大，各类种植者的指责声将从四面八方涌来。”

然而，即使损害越来越严重，孟山都仍在继续推广其升级版抗农达种子系统。正如比利所展示的，公司继续将飘移问题当成推销种子的方法。孟山都员工约翰·坎

特韦尔在一封机密邮件中概述了这一策略：“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去联系那些受害者……我们的业务就可以显著增长，2017年的销售报告会很漂亮。大多数受害者对这项技术是感兴趣的，可以把他们……发展成新的用户。”

这一切的背后是待挖掘的金山银山。2017年孟山都的一次销售会议在一片赞美声中结束：“产品升级、美味可口、生机勃勃、成就非凡、财源滚滚、无限可能。”

在距离林堡乡村地区几千公里远的旧金山湾区，已退休的校园管理员德韦恩·约翰逊命不久矣。多年来，约翰逊负责为位于伯克利北部的贝尼西亚联合学区喷洒农药以去除杂草，用的就是孟山都的草甘膦除草剂。有一次，一根软管爆炸，导致他整个人都浸泡在除草剂中。2018年8月，约翰逊打赢了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诉孟山都的官司。陪审团裁定，约翰逊长期接触农达是他身患非霍奇金淋巴瘤的“重大促成因素”。虽然后来上诉到加州高等法院时，法官将2.89亿美元的赔偿金额减少到7800万美元，但没有推翻下级法院的裁决。全国各地还有数以千计与此类似的案件，到2020年，尚有超过12万件诉讼悬而未决。

对于约翰逊来说，这一结果苦乐参半。几年前，当他告知年幼的儿子们他被诊断出癌症时，他崩溃大哭。医生告诉他，他可能很难撑过2020年。再多的钱也改变不了这一结果。但约翰逊希望他的诉讼可以帮助其他人，揭露这个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除草剂的危害。

在庭审中，约翰逊的律师展示了孟山都之前从未向公众公开过的文件。最具冲击性的内容是，尽管孟山都的高管一直坚持声称公司的农达配方是无害的，但至今无法拿出无害的证据。而这一产品目前在美国种植的超过90%的大豆和玉米上使用，并喷洒在全球数百万英亩的广袤农田上。“你不能说农达不是致癌物”，孟山都毒理学家唐娜·法默在2003年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我们目前对这一配方的检验尚不足以允许我们做出这样的声明。”七年过去了，情况依旧如此。“关于我们配方的致癌性，另一位孟山都的科学家2010年曾在内部表示，‘我们没有直接进行过此类测试。’

这些内部备忘录表达了其他科学家公开表达过的观点：尽管关于草甘膦对健康的影响已有大量研究，但大部分研究并未考虑其中使得草甘膦渗入植物的所谓“表面活性剂”。这无疑令人担忧，特别是考虑到孟山都自己的科学家已经确定表面活性剂，如牛脂胶聚氧乙烯醚“能够增加皮肤对草甘膦的吸收”。威廉·海登斯博士是孟山都公司中与农达团队合作密切的毒理学家。他曾希望避免涉及表面活性剂的研究，因为“这项工作可能会破坏农达的风险评估（获得比我们以前见过的更高的皮肤渗透性结果）”。

2014年，在抗农达技术被引入近20年后，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表示，将在下一轮癌症研究中研究草甘膦。在内部通讯中，孟山都的高管承认现有的草甘膦研究“在流行病学领域存在脆弱性”，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考虑的其他领域也存在潜在脆弱性”。“草甘膦目前受到挑战不仅仅只是因为倒霉。”

尽管孟山都的科学家拒绝公开承认，但这个问题的证据几十年前就已存在。1999年，孟山都公司资助威尔士大学的詹姆斯·帕里教授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表明，在实验动物身上，“草甘膦能够产生遗传毒性”，或对遗传物质造成损害。显然孟山都对这一结果并不满意。海登斯博士说，他想“找到/发展另一个人”，愿意对草甘膦进行更正面的评估。“帕里目前并非合适人选，要让他为我们所用相当费时费力。”

2015年3月，当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宣布，已经找到足够的证据将农达列为可能的人类致癌物时，孟山都开始发布以其他专家名义虚假署名的报告，试图挽救公司的这一拳头产品。但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一做法。孟山都公司曾告知一名前员工和顾问，要在他的草甘膦论文中删除他的名字，替换为外部独立专家的名字，他拒绝了，“我不能参与到别人署名我的研究报告或出版物的阴谋中……我们称之为虚假署名，这是不道德的”。但其他人对这个计划没有异议，比如孟山都的大卫·萨米拉斯博士就曾在2015年的工作总结中写道：“撰写了由格雷姆等人虚假署名的癌症评论文章。”

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做出这一结论后，美国环保署快速跟进，对草甘膦的活性成分进行了重新评估，并在2016年9月发表了“草甘膦对人类致癌的可能性不大”的结论。但在2019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进行了自己的评估，得出一个有细微区别的结论。在所发布的报告题为致癌后果的章节中，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指出，统计分析显示草甘膦的使用与特定淋巴造血系统癌症之间的正相关性。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还引用了其他一些研究，显示“草甘膦暴露与非霍奇金淋巴瘤或多发性骨髓瘤风险之间的风险比大于”。尽管在2020年尚无明确的证据证明是农达导致了加州园丁约翰逊的淋巴瘤或其他农达诉讼当事人的癌症，但显然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需要回答。

最终，约翰逊一案的陪审团并没有要求无可辩驳的科学证据来证明草甘膦与癌症之间的联系。尽管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调查结果与美国环保署的结论不同，他们还是判决孟山都必须支付约翰逊赔偿金。一名陪审员透露，孟山都公司通过虚假署名干涉科学的做法令他非常恼火：“他们这样捍卫这款产品，只是为了赚钱。”

未来依旧会如此。尽管有该案的裁决，农达仍然是美国环保署批准的产品，种植者也将继续在数亿英亩的农场上喷洒它。2019年，由特朗普总统任命的美国环保署负责人安德鲁·惠勒在重申他们对草甘膦的批准决定时表示：“美国环保署没有发现目前已许可使用的草甘膦对公众健康有风险。”美国农业部部长、前佐治亚州州长桑尼·珀杜也表示：“农业部同意环保署的决定……如果到2050年我们要养活100亿人，我们需要掌握更多的手段，其中就包括草甘膦的使用。”在地球的另一边，在越南胡志明市市中心造型优雅的中央大厦里，销售人员正在努力推广孟山都的抗农达系统。2014年，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在越南获批。几个月后，孟山都为抗农达转基因玉米在越南历史上的首次丰收举行庆祝大会。这些玉米预示着孟山都在越南的锦绣“钱”程。但这不过是孟山都将种子帝国扩张到发展中国家的宏伟蓝图中的又一次胜利而已，估计公司高管们早就在楼上时髦的屋顶酒吧里喝着昂贵的鸡尾酒庆祝过了。

要让胜利的旗帜插遍越南的土地，种子销售员必须解决孟山都公司过往的死神形象。在越南战争期间，橙剂的使用摧毁了越南数百万英亩茂密的热带森林，并使全国各地的社区出现了严重的健康问题。而孟山都公司便是橙剂最大的生产商。2015年，当孟山都的玉米从越南的田地里冒出头时，美国政府仍在解决着橙剂污染的历史旧账，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纳税人的钱花费在清理40年前被橙剂污染的重点区域的昂贵项目上。很少有美国人知道这项工作至今还在继续。更少有人知道的是，孟山都没有为这些修复活动花费一分钱，尽管越南人民曾努力试图让这家公司就环境污染问题承担其应有的责任。

在距离中央大厦几个街区的地方，越南公民和外国游客仍然可以参观战争遗迹博物馆，阅读有关橙剂导致人类畸形的指控。一名盲人正在电子钢琴上演奏，欢迎进来参观的游客。他旁边放着一块牌子暗示他的残疾是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的除草剂战役造成的。在楼上，参观者会看到一个鬼屋：整个房间展示的各种悲剧均疑为橙剂造成的，包括浸泡在甲醛中的畸形胎儿，以及据称是被美国这场化学风暴蹂躏的毁容男子、妇女和儿童的可怕照片。博物馆的管理员们指名道姓地谴责战争罪犯，在照片和展览说明文字中，孟山都公司赫然在列。

回到街上，电话响起，孟山都的销售人员正在兜售转基因种子。这些种子必然再一次为越南引来另一种除草剂——农达。而紧跟农达之后的，便是麦草畏。

橙剂、农达和麦草畏。孟山都这些除草剂的历史是相互纠缠的，就像它们与用它们来杀死的杂草的进化谱系一样纠缠不清。这些人造化学物质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然而，正如上述故事所揭示的，我们今天仍与它们带来的后遗症共存着，无法摆脱。在越南，污染物二英依然留存在边和（Bien Hoa）乃至更远的空军基地下。作为橙剂中的活性成分之一，2, 4—D（2, 4—二氯苯氧乙酸）仍在世界各地的农场中被用于去除杂草。如今，草甘膦在美国被广泛使用，包括脆谷乐（Cheerios）在内的许多加工食品中都能检测出大量草甘膦。而麦草畏飘移意味着，即使是试图避免购买孟山都升级版抗农达种子的农民也别无选择，只能加入这一场基因工程革命。

事情本不应该是这样的。农用化学品本该提供的是自由——至少广告是这么说的。当孟山都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引进抗农达种子时，他们告诉农民，这将是一个“带给你们自由的系统”。橙剂也曾被视为一种解放的工具，通过清除丛林庇护所，帮助拯救美国人和南越人的生命。拜耳公司最近解释说，他们开发的升级版抗农达系统就是为了给予农民“按需控制杂草”的“自由”。宣传语承诺：“农民应该享有选择权。”

然而，当孟山都的客户被告知他们购买的是尖端创新产品时，实际上这些产品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而已。如今喷洒在孟山都转基因作物上、以解决草甘膦抗药性的救星形象登场的麦草畏，其实比草甘膦更早出现。事实证明，农业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化学制品的悠久历史。正是过去的化学制品造成了今天最紧迫的农业问题。

这就是我们一路走来的故事，走到今天，许多农民和消费者觉得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从那些制造了他们现在奋力应对的难题的公司那里购买“解决方案”。这本书追溯了孟山都从制造滴滴涕（DDT）杀虫剂到基因重组的非凡历程，研究它如何对我

们的粮食系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并在21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种子销售商。如今，孟山都被拜耳收购，这个名字可能已经成为历史。但历史依然在创造着未来——人类粮食的未来。这就是为何对我们如今生活其中的粮食体系进行寻根溯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在大多数美国化学企业都依赖德国和瑞士公司供应原料的年代，孟山都赚到了第一笔启动资金来资助它的种子帝国。当约翰·奎尼在1901年创建孟山都时，他正在探索将美国经济从欧洲化学企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把目光投向了美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煤炭和石油，试图将这些矿藏转化为能够推动全球经济的合成产品。

在追求崇高的自由——或许也曾崇高——的过程中，孟山都和它在美国的许多化学领域的竞争对手协力创造了一种新的化学经济。但这种新的化学经济依赖深埋地下的化石，并不牢靠。这些化学企业看似创造了一个神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新塑料、农药、纺织品和纤维似乎凭空出现。但事实上，看似无限的收益最终来自有限的资源。即使是在拥有煤炭、石油、天然气、磷酸盐，以及其他矿物的美国广袤大地上，这些资源也是有限的。

这本书将带领读者到达西弗吉尼亚州的奈特罗、阿拉巴马州的安尼斯顿、爱达荷州的苏打泉等小镇，在这些地方，从地球挖掘出来的化石成为我们赖以生存的化学物质。这本书还考察了俄亥俄州及越南、巴西等地的农村地区，那里的农民辛勤劳作生产出我们的食物。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故事，把工人的历史与农民的历史联系起来，平行呈现他们的生活。这本书是为了纪念他们，并记录下他们的感悟。这些感悟可以帮助我们规避曾经摧毁他们的身体且仍威胁着我们的健康的化学时代的危害。

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也面向活着的人，特别是拜耳内部的员工。这不是又一本宣扬转基因技术阴谋论或试图将孟山都塑造成绝对恶人的“弗兰肯食物”\*的宣传书。由于孟山都制造的有毒物质的遗留问题，这家公司一直在美国最令人讨厌的公司名单上，一些人把它称为孟撒旦（Monsatan）。这样的标签降低了这个品牌背后人类故事的复杂性。过去多年，孟山都中很多人做出了不道德的决定，导致灾难性的、影响深远的生态和人类健康问题。那些故事都被记录在这里。但孟山都中也有一些人，比如人们叫他鲍勃的罗伯特·夏皮罗、欧内斯特·贾沃斯基和约翰·弗朗茨，他们也致力于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今天，在拜耳公司的实验室中，人们投身研发的新药很可能可以帮助治疗癌症，拯救像提起诉讼的约翰逊这种病人的生命。还有一些人正在对抗旱作物进行基因改造，真诚地相信这些努力将养活美国农业部长桑尼·珀杜在为草甘膦辩护时说的那100亿人。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许多拜耳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为养活全世界和治愈疾病而从事工作的诚意。许多人带着尊严和智慧执行着任务，追求公共利益。但是，如果这些充满善意的人们没有从实验室的显微镜上抬起头来，以更宽广的视野审视他们所处的历史，他们就看不到这些种子可能带来的后果。

自孟山都掀起一个永远改变人类粮食体系的转基因种子热潮至今已有25年。现在正是回顾这段历史的合适时机。在搞清楚我们未来将走向何方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我们曾去过的地方。

旅程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南二街的一家小工厂开始。这家工厂位于密西西比河沿岸，在开普吉拉多往北仅一小时路程的位置。当时，孟山都的创始人约翰·奎尼正在那里修理二手化工设备。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决心有一天要自己当老板。一个美好的愿景驱动着他，那便是让美国人摆脱对一家叫作拜耳的德国公司的依赖。

\* 弗兰肯食物（Frankenfood）是指代转基因食品的贬义词。波士顿学院英语教授保罗·刘易斯（Paul Lewis）于1992年参考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中弗兰肯斯坦博士创造的怪物，将“弗兰肯（斯坦）”和“食物”合并为“弗兰肯食物”一词，意指转基因食品是实验室里被制造出来的怪物。



巴托·J. 埃尔莫尔

出生于美国东部亚特兰大，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资源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博士后。现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环境史教授，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核心成员，新美国基金会卡内基研究员。主要研究全球环境史、资本主义史。除本书外，主要作品有《可口可乐帝国》（*Citizen Coke*）和《国家资本主义》（*Country Capitalism*）。2022 年荣获历史研究领域重量级奖项丹·大卫奖（Dan David Prize）。

####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小鸟文学出品  
卷四十一，2024.5  
可以留档  
请勿商用  
有事联系  
[info@aves.art](mailto:info@aves.art)